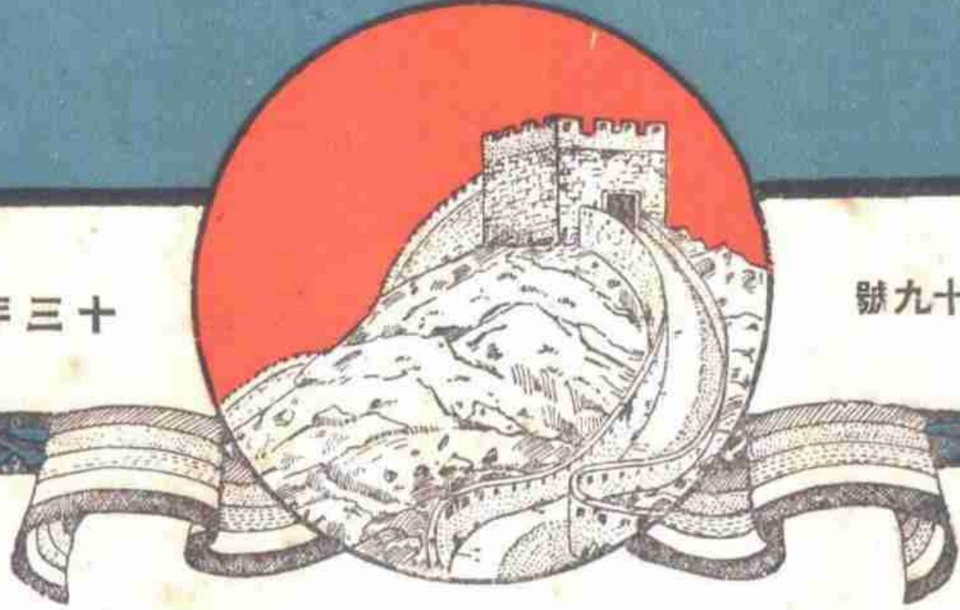
每月二回　一九〇四年創刊

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一卷第十九號　十三年十月十日

本號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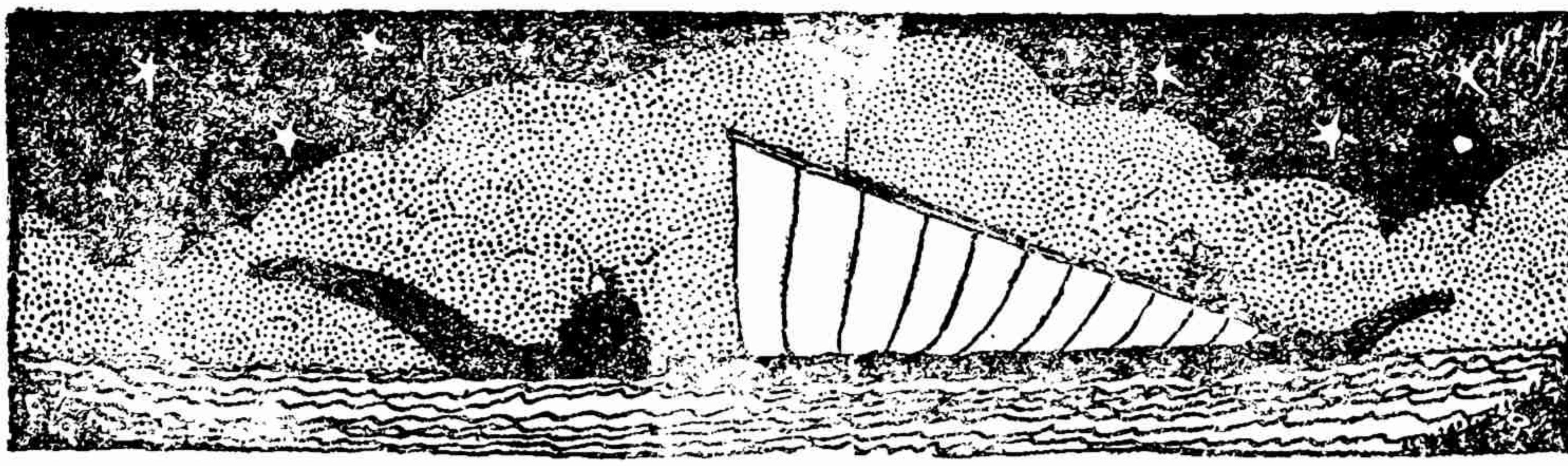
時事述評（七篇）　記者
中國的經濟問題及其解決法　董時進
法國政潮之餘響（巴黎通信）　樓桐孫
參觀不列顛帝國博覽會記　周厚樞　張宗成　唐啓宇　潘序倫
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　陳垣
辨史記體例　孫德謙
論劇　黃仲蘇
印刷術之新進步　賀聖鼐
病兒（小說）　曹元杰
歸來（小說）　李青崖
在貴族長家裏的晨餐（劇本）　曹靖華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Vol. XXI, No. 19, October 10, 1924

東方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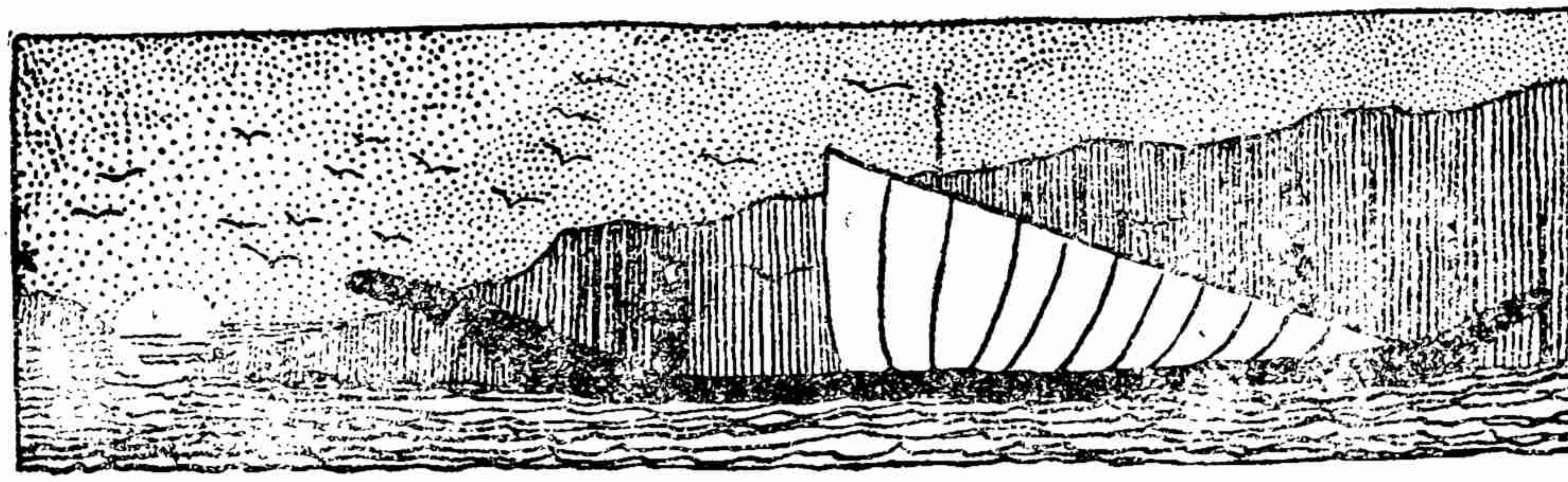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卷　第十九號



時事述評

東南戰事的了結……大山（一）
榆關大戰……大山（六）
奉俄協定與中東鐵路改組……朔一（九）
國際和平公約成功的初步……化魯（一三）
否認歐戰責任問題與德內閣……幼雄（一七）
墨西哥的新總統……化魯（一八）
若斷若續的日俄交涉……幼雄（一九）

中國的經濟問題及其解決法……董時進（二一）
法國政潮之餘響（巴黎通信）……樓桐孫（三〇）
參觀不列顛帝國博覽會記……周厚樞　張宗成　唐啓宇　潘序倫（四四）
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陳垣（八〇）
辨史記體例……孫德謙（八七）
論劇……黃仲蘇（一〇三）
印刷術之新進步……賀聖鼐（一一〇）
病兒（小說）……曹元杰（一二一）



歸來 法國莫泊三著（小說）……李靑崖（一三一）

在貴族長家裏的晨餐 俄國都介涅夫著（劇本）……曹靖華（一三七）

參考資料

奉俄協定草案……（一四〇） 直奉兵力之比較……（一五三）

南方孫文系之兵力調查……（一六二）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一六五） 外國之部……（一六七）

【補白】

佛朗士死了……（四三） 男女天賦果是相等麼……（七九）

日人目中的中國政局（四）……（一一〇）

【插圖】

陳老蓮畫册『摘阮』……一幅

大變政中之北京……九幅

德國陸軍秋操……一幅

第五屆國際聯盟大會之開會……一幅

倫敦會議最後之成功……三幅

騷擾中之埃及……二幅

上海俄領署之升旗禮……二幅

中國與國際（漫畫）……四幅

時事述評

東南戰事的了結

東南戰爭於九月三日開始接觸，至十月十三日盧永祥及何豐林臧致平等出奔日本而始了結。這一場繼續四十日的大戰爭，依照他本身事實的改變，可分成二個段落：其一，自開戰至九月十八日杭州事變的發生這半月間，戰事的重心點在上海附近的黃渡嘉定瀏河青浦及太湖西面的宜興長興間，而其變化則發生於聯軍東路及其根據地的杭州，是爲第一期；其二，自聯軍集中松滬至十月十三日莘莊危急盧何出奔爲止這二十餘日中，戰事的重心點改移在松江，順黃浦江而延至聯軍根本重地的龍華附近，其變化則發生於王賓的失守松江及十月十二日龍華軍事會議中陳樂山楊化昭態度的突變，是爲第二期。

我們通觀這兩個時期中的軍事，雙方戰鬥，可謂旗鼓相當。惟盧永祥在第一期中因潘國綱的退守而疑其通敵，致倉皇離去杭州，使第二軍失其效用；在第二期中又因徐樹錚的活動，致有陳楊的變化，而使全軍不能作戰：是聯軍這次的失敗，其原因不在對方的攻擊而完全在於內部的變化了。第一期的經過，已見本誌第十七號東南大戰及其前途篇中，現在再分節略述其第二期的經過，並附及其戰後的餘波，以結束關於東南戰事的記載。

一 聯軍縮短戰線後的形勢

我在第十七號中曾說：「……盧永祥集全軍於淞滬，雖得以優厚兵力從事固守，而對方軍隊向松江進行，盧軍亦有被包圍之憂，此形勢究竟於何方有利，現在也難於斷定。」但我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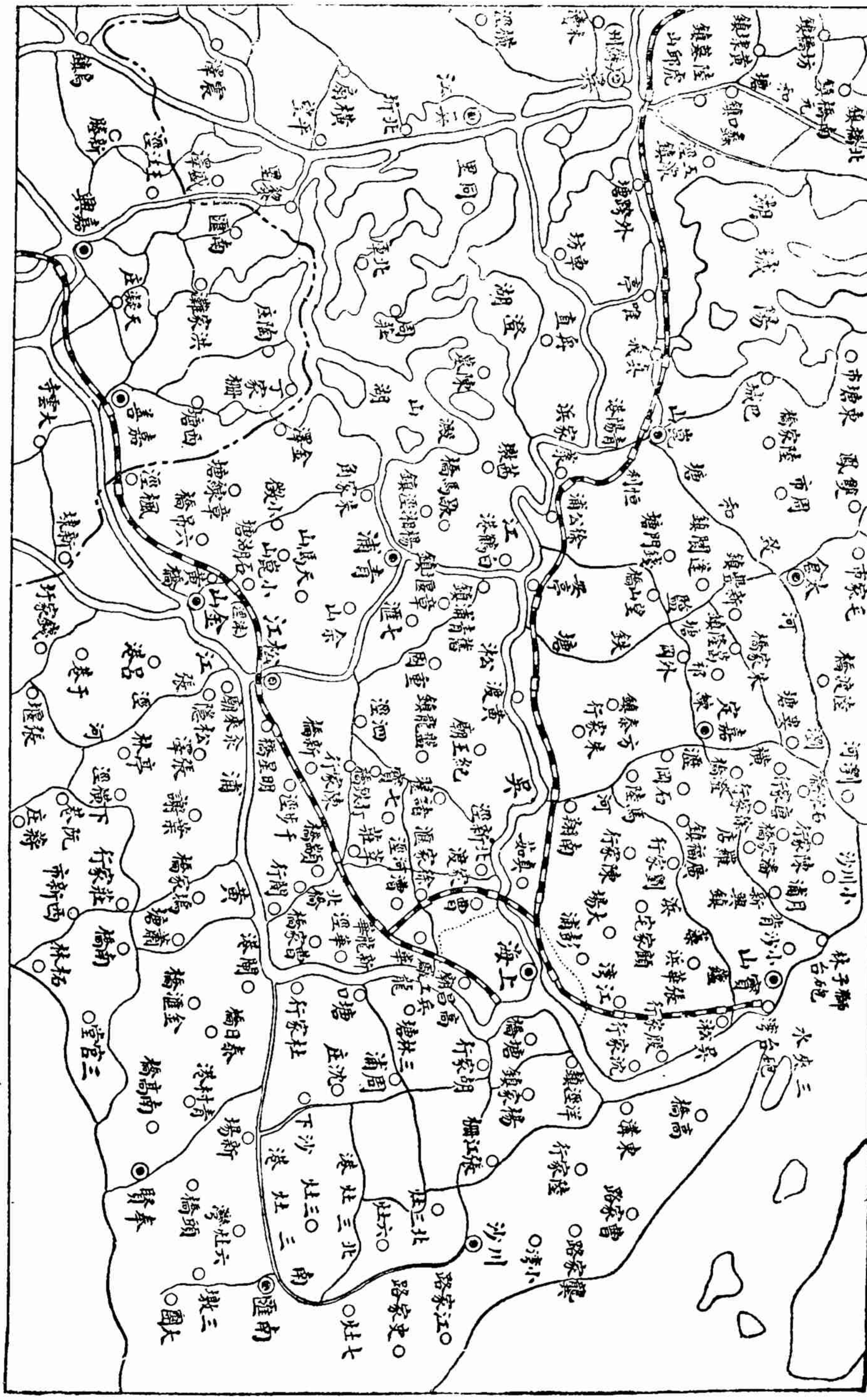
聯軍應付九月十九日黃渡一帶蘇軍總攻擊的戰況，及陳樂山第二軍在宜興戰地安全而且迅速的撤退，頗信聯軍的以可有爲，斷不料其始終局促於松滬一隅而卒致於失敗！

浙江方面，杭州事變發生後，代理省長夏超，代理第二師師長周鳳歧，卽與孫傳芳合作。潘國綱率第一師集中寧波，雖表示不服，運動助盧，而殘敗之餘，局於一隅，實不足爲孫傳芳後顧之憂。北京政府於九月二十日下令以孫傳芳督浙兼閩浙巡閱使，二十二日又下令以夏超爲浙江省長，孫夏卽先後宣布就職，孫並率軍順蘭谿江直下杭州。浙江旣漸顯露其不利於聯軍的形勢，聯軍自宜興撤退的第二軍陳樂山部，在嘉興集中部隊後，乃於二十四日前急速退守松江，並爲防守便利及阻礙敵軍進行計，拆毀石湖蕩的滬杭鐵路大鐵橋及楓涇松江的各鐵路橋樑。及二十五日，孫傳芳的閩軍一旅，陳調元所率蘇皖軍各一部都到楓涇，着手於攻擊松江的準備，而這方面的形勢大爲吃緊了。

上海西面的軍事，齊燮元以蘇軍大隊並鄂豫魯皖四省援軍壓迫聯軍，進步雖少，但在九月下旬，左翼已包圍嘉定，分兵出石岡馬陸以側擊南翔，與中路黃渡方面相呼應；右翼則一路從朱家角向松江，一路直東向重固，謀進迫滬南，兵多力厚，對聯軍宛然成大包圍的形勢。聯軍於縮短戰線後，在這方面本已改取攻勢，計畫以陳樂山軍加入前線，厚集兵力，從左右兩翼猛進，攻取崑山，直迫蘇州，以償退出浙江的損失，而免全軍的陷入大包圍中。九月二十日以後，聯軍猛烈進攻，對方分兵應付，曾發生幾次劇戰。但聯軍雖善戰，而因齊燮元有加倍的兵力，終不能有所發展。九月二十九日蘇軍二次總攻擊失效後，兩軍各保持陣線，改取守勢，而戰事中心移轉在松江方面了。

二　松江及沿黃浦的劇戰

盧永祥去浙後的計畫，本圖在松江取守勢，而於上海西面謀進展；他不防孫傳芳的攻進能如此迅速，所以僅以王賓任第三軍總司令，毀壞鐵路交通，率數千人從事防禦。不料陳調元旣率蘇皖軍躡陳樂山之後，入占嘉興；孫傳芳率軍入浙，過杭州而不入，亦於九月二十五日直至嘉興，布置軍事，猛迫松江。這時盧永祥旣不能在西路達其目的，而東路吃緊，調軍赴援，應付困難情形，至此遂大表露！



松江戰事於十月二日在洙涇石湖蕩兩地正式接觸，聯軍本以石湖蕩第三十四號鐵路橋爲第一防線，而以所毀第三十一號鐵路大橋爲第二防線；孫傳芳於開戰之初，即以萬餘人大隊猛衝，並使右翼蘇軍在黃浦江沿岸佘來廟夾擊，是以三日上午，即將聯軍第一二兩道防線奪取。及盧永祥趕調大隊赴援，奪回第三十一號鐵路橋的第二道防線，孫部閩軍猛攻不克，乃又改變計畫，利用水警沈子祥所率搶船爲嚮導，避去石湖蕩正面攻擊，致力於黃浦江南岸，三日傍晚，即從佘來廟松隱用重兵側擊松江，圖包圍守禦松江及第三十一號鐵路的盧永祥軍隊。兩軍正面側面先後發生劇戰，礮火猛烈非常，而一守一攻，都竭全力，勝負之分，殊爲困難。孫軍右翼，於四日以後，更潛行展至張澤葉謝，兩軍方在正面第三十一號鐵路橋及側面佘來廟等處爲長時間的奮戰，而十月七日孫軍右翼一部，竟暗從葉謝渡過黃浦江，進襲明星橋車站，隔斷盧軍上海與松江的交通，使松江及第三十一號鐵路橋的盧軍歸路斷絕。但盧軍松江車站及鐵路橋軍隊在被斷絕中，尙與閩蘇軍奮力死戰，以希望上海援軍能打通明星橋交通。上海進援軍隊亦由臧致平率領，向明星橋孫軍猛攻，發生猛烈戰鬥。及九日松江守將王賓逃上海，蘇閩軍入城，松江車站及鐵路橋盧軍乃分途繞道退回龍華總司令部，而松江始完全爲蘇閩軍所有。此後盧軍急以何豐林改任第三軍總司令，偕同臧致平抽調全軍精萃率赴新橋應戰，並圖規復松江。惟孫軍除正面外，右翼又沿黃浦江南岸直進，從閔行側擊莘莊，戰地與龍華益近，上海方面乃成恐慌世界。及十二日兩軍已在距莘莊五六里的曹家橋地方接戰，盧軍大勢已去了。

三　盧何臧的出走與戰事告終

滬杭鐵路線的戰事，孫傳芳軍既迫至莘莊。滬寧鐵路線方面，齊燮元雖自十月二日後即按兵不戰，靜待松江兩軍決戰後的勝負消息，但靑浦因盧軍的撤退，於十月九日即被蘇軍占領；嘉定因駐軍調赴莘莊，城防空虛，亦於十二日被蘇攻下。黃渡瀏河雖因蘇軍未進攻而無事，但受松江戰敗的影響，形勢亦頗爲危險。

前敵軍事緊急，何豐林在莘莊督戰，盧永祥欲調黃渡方面的陳樂山部前往應援，該軍漸有不服調遣的表示，盧乃於十二

日夜間召集全軍重要軍官在龍華總司令部開軍事會議席上楊化昭及第四師師長陳樂山與該部旅長夏兆麟，第十師旅長朱聲廣，都有不願再戰的表示；臧致平力主堅持到底但不能挽回各人的態度。盧永祥知事無可爲，卽於前敵召回何豐林，盧何臧三人於十三日晨搭定日本船上海丸放洋赴日。盧永祥臨行，一面通電：『放棄淞滬，潔身下野……解除兵柄，對國民引咎自劾……；』一面令所部將領各自收束軍隊，並以原任上海防守司令劉永勝暫代護軍使及第六混成旅長，負責維持地方秩序。於是東南戰爭遂以告終，而齊盧勝負亦以決定了。

四　戰事的餘波及收撫的成功

盧永祥的所以一敗塗地，其主要原因不在前敵的戰敗，而在所部將領陳楊諸人的內潰；至陳楊的所以突然改變態度叛離盧氏，則傳說紛紜，外間殊難明其眞相。十二日龍華開軍事會議時，陳樂山的突然改變態度，頗爲盧永祥所不及料，而其公然提出『請盧下野，一方請蘇方軍官亦請齊下野』的辦法，尤令人莫明其妙。且擠盧下野後，陳楊忽主再戰，不卽向蘇軍妥協。是以盧何雖去，黃渡前線陳楊所部對蘇軍仍持敵對行動，致齊燮元不能乘變立至上海收拾時局。且徐樹錚卽被推爲總司令，定十六日就職，一時再戰空氣，又極濃厚。鄂軍援蘇總指揮張允明率部與前敵盧軍妥協，於十四日入上海，占領龍華，至十五日又通電聲明爲齊燮元先驅來滬維持地方。而是日下午，徐樹錚陳樂山在華界會議軍事後，乘汽車入租界，卽爲工部局拘捕，保釋以後，仍派捕監視，不許有政治活動；於是盧部殘軍因無首領而不能謀再戰，不得不屈服而被收撫了。十七日孫傳芳因辦理軍事善後至上海，卽委定蘇軍第一師長白寶山爲上海防守司令，主持上海防務。惟十八日盧部殘軍二萬餘人因收撫條件未妥協，集中北火車站，並在麥根路掘壕備戰，致上海人心惶惶，有不可終日之勢。且該處地近租界，外人架礮示威，礮口直對車站駐軍地方；因之駐軍中第十師軍隊亦架礮對租界恐嚇。幸收撫事經商會奔走調和，該軍與齊燮元孫傳芳間不久訂成妥協條件，於二十日起開離北火車站。不然，因殘軍的暴烈舉動而妨礙租界的秩序，節外生枝，不免要惹出大禍哩！

二十日所定收撫條件，大要爲第四師全師及第六混成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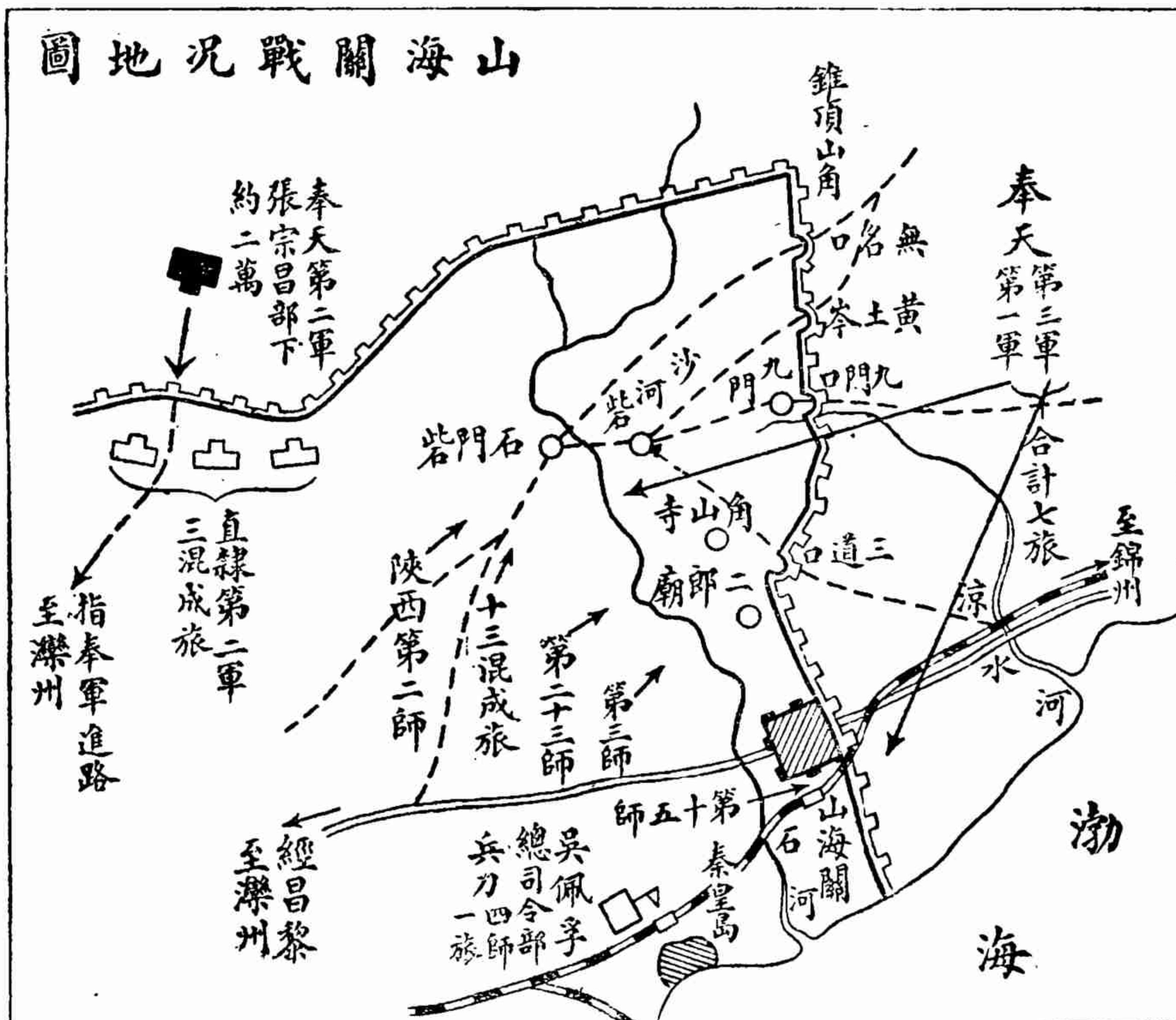
全旅由孫傳芳編爲浙軍駐防松江嘉興楓涇青浦一帶；第十師全師及臧楊軍隊由齊燮元編爲蘇軍暫駐吳淞附近，聽候改編；其中不願改編的，則發給川資，運送回籍。至非正式軍隊如別動隊，奮勇隊，將校義勇隊，北伐第四軍，聯軍遊擊隊等，則分別補充各師因戰爭損失的缺額，或繳械給資遣散。經這一次磋商，盧部殘軍大略已處置妥當，不致再有事變，戰事後的軍事善後事宜，總算也有了頭緒了。

戰爭及軍事善後了結以後，我們有必須注意的：（一）外交團已集議準備向政府提出外僑因戰爭損失的賠償；（二）江浙紳商已提議廢護軍使，遷移製造局，以謀上海永久安寧。這兩事現在都在進行中，其發展情形，將來再講。至於戰後被兵各縣的安輯，流亡，戰事全盤損失數的調查，以及制止散兵土匪的擾亂問題，現在官紳兩方都已着手辦理了！（大山）

榆關大戰

東北方面的奉直戰爭，雙方調兵遣將，各竭全力以從事。其陸軍人數的衆多，戰術軍械的新利，以及航空隊空前的設備，海軍努力的活動，聲勢的浩大，與東南戰爭相比，眞可謂後來居上了。不過東南戰爭，於開始後即發生連續兩星期的主力軍劇戰；而東北戰爭則不然。熱河以東，奉軍以第二軍李景林精銳部隊，藉錦朝鐵路的交通，猛力向前，一舉而取朝陽，再戰而克淩源，分迫建平平泉，似有急進的樣子；而直軍方面與之接戰者則爲素乏戰鬥能力的毅軍及第十三師軍隊，稍戰即退，並不堅持，主力軍尚未運送至目的地，劇烈的戰爭自然無從發生。熱河以北，直軍第三軍馮玉祥所部尚未出古北口，奉軍即以第五軍吳俊陞第六軍許蘭洲二路的馬隊疾趨開魯，進迫赤峯，這兩地直軍原駐兵力本單薄，亦不能與奉軍作強力的拒戰。王承斌於十月五日趕至承德，以全軍副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謀肅清建平，居中指揮二三兩路軍隊，規復赤峯淩源。乃據當局宣布，王懷慶馮玉祥兩路軍隊，都輸送完畢，後路援軍陝軍胡景翼所部亦陸續開到，而這方面的主力軍接戰尚未發生。其原因是否如當局所說，在於直於未接總司令的攻擊令？還是如奉天方面所傳，奉軍未敢深入而致此？還是如報章所言，直軍一二兩軍將待時發生變化，所以按兵不動？則非我們局外所能知道了。

榆關方面的兩軍正式開戰，始於十月初，距奉直宣戰以來將及一個月。及十月六日奉軍第一軍姜登選韓麟春第三軍張學良郭松齡各以所部勁旅合力攻擊直軍第一軍，與榆關守將彭壽莘葛樹屏馮玉榮等激戰，榆關大戰之幕遂啓。而因吳佩孚將奉軍全部大包圍的計畫，抽調第一軍左翼董政國所部出冷口向北趨熱河境與第二三兩軍互相聯絡，致一時榆關左方防務空虛，奉軍即改變計畫由錦朝鐵路急速調回第二軍張宗昌部隊加增榆關方面兵力，乘虛



山海關戰況地圖

猛攻榆關左翼九門口，兩軍奮力死戰，卒以奉軍兵多勢猛不惜犧牲，攻入九門。兩軍死亡頗多，馮郭所部全旅都損失殆盡，不能成軍，戰事劇烈，可以想見。直軍方面幸而葛樹屏勇敢能戰，勉强堵住奉軍使後援軍隊可以趕至，惟榆關正面已受牽制，彭壽莘的第一軍司令部已因避奉方砲火及飛機上的炸彈而遷回灤州。九日以後，直軍援軍因奉吳佩孚限日奪回九門的軍令，奮力前迫，圖逐出奉軍於關外。奉軍以優勢軍力猛烈砲火相對付，兩軍力搏，戰況乃愈形劇烈。這種

猛烈戰爭繼續至十一日，十一日猛烈程度益增，而直軍方面不特不能前進，且九門以後的各要隘反先後入於奉軍之手，於是吳佩孚不得不倉猝出京，親赴前敵去督戰了。

吳佩孚遲留北京本以籌備戰費，調遣後方援軍，準備於援軍齊集後，一面向三路軍隊發總攻擊令，一面親赴榆關指揮第一軍及海軍進攻，圖一舉而傾奉軍的。乃戰費未足，後路調度未周備榆關陣線卽發生劇戰，前線各軍支持爲難，不得已於十月十一日晨攜少數款項倉皇出京，適援軍總司令張福來自河南北上，倉猝間得稍稍接洽調遣援軍事宜。吳佩孚於十二日抵山海關，卽視察全軍陣線，令親信能戰軍隊如第三師第二十四師及陝軍張治公田維勤各軍加入前線，努力奪回榆關左翼高地，同日前敵卽報告恢復九門口，北京派員頒款犒賞，戰事似有轉機。但自此以後事實上左翼的戰事仍在榆關以內；而萬樹屏有在山海關外大勝的捷報，消息互異，令人無從捉摸。惟戰事的比前益加劇烈，則爲可信的事實。榆關右翼，吳佩孚親自指揮海軍，協同彭壽莘第十五師軍隊夾擊奉軍左翼張學良部，似頗得手。吳佩孚率海陸大批援軍於十五日不顧英日的反對在秦皇島上陸，卽在其地設大本營，就近以援軍增加前線各路，並逐日親自上陣指揮。同日第一軍彭壽莘司令部仍移上至山海關。而海軍除一部分在右翼監視奉軍外，其另一部分由吳佩孚溫樹德親率於十六日會攻擊葫蘆島，以圖先脅迫奉軍後路，待杜錫珪率艦北上，卽運援隊上陸直迫錦州。此種行動，一時雖未能收效，而於戰事前途則關係頗大。十七日以後，直軍各路陣線稍穩，吳佩孚有下總攻擊令的消息。但奉軍亦全力前進，戰事終是保持奉軍入關後的現狀，不能有所發展。而兩方各以全力爭榆關左翼高地，臨陣者各五六萬人，死傷以萬計，一似全局戰爭將決勝負於此者。西報評此次榆關左翼戰事爲中國空前的劇戰，其言誠不爲過。

· · · · ·

外交形勢，關係戰事頗大。使團因雙方各以保護僑民及利益爲言，不便有左右袒，而其中尤以日本爲奉直雙方所嬲，有左右爲難的樣子。日使於十三日正式致照會於北京奉天兩當局，表示態度，聲明嚴守中立，惟滿蒙權利利益，希望充分尊重保全。奉方於十四日，直方於十九日先後答覆，大約都對日本中立表

示感謝，而對日本僑民及權利利益表示尊重雙方意思，仍各欲日本的與以便利，而日本乃可以從中操縱內戰的勝負了。秦皇島自吳佩孚率大軍登陸設立總司令部，英日駐軍抗議無效，張作霖且因此向各國領事聲明取消前次劃秦皇島於戰區之外的宣言，並令飛機以炸彈向秦皇島區域以內拋擲。這是將來外交上很可發生危險的一件事，而我們不可不注意的！(大山)

奉俄協定與中東路改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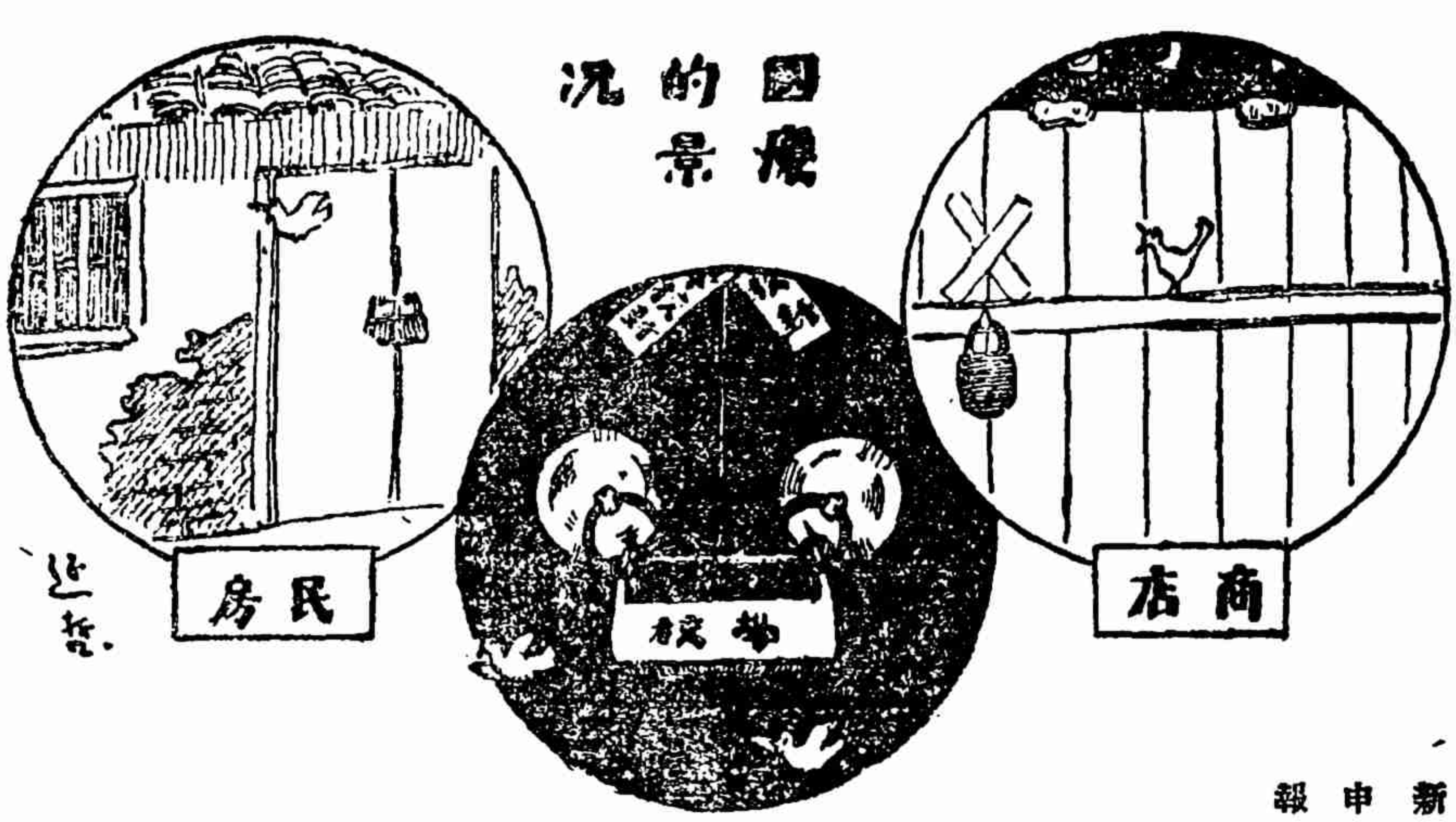
加拉罕對於北京方面的中俄協定交涉，完全成功於秘密，至五月三十一日突然正式簽字，一時頗引起中外人士的驚異。現在他對於奉俄協定交涉與中東鐵路的改組也是因秘密而成功。加拉罕乘中外人士方注意於中國內戰的時候，居然於九月二十二日在奉天與張作霖簽定七條的奉俄協定，並於十月三日猝然改組中東鐵路，將該路幹部人員去舊更新，其手段的靈敏，與足以引起中外人士的驚異的程度，實更較勝於前了。

奉俄的局部交涉，自其遠者而言，則加拉罕去年秋間東來時所抱的政策實早已下了種子。若言其近者，則五月三十一日在北京簽字的協定，奉天廣州兩方面因自己地位與體面的關係，先後表示不能承認。後來廣州政府因與蘇俄有特別關係，即宣言以第三者地位維持中俄協定；奉天則始終持堅強反對的態度，經北京政府迭次派遣鮑貴卿王廷璋等東去盡力疏通，毫無效果。於是俄代表鑑於中俄協定的履行非與東三省妥協不可，乃進而派員赴奉天，與張作霖接洽所謂奉俄局部交涉了。

奉俄局部交涉進行以來兩方都出以秘密。三個多月來的新聞紙上，忽傳奉俄交涉將成功；忽又傳奉俄交涉因事停頓；忽傳張作霖對俄提出重要條件，加拉罕藉口請示莫斯科延不答覆，以示拒絕；忽又傳交涉順利有急轉直下的形勢。總之奉俄交涉因內幕中重要問題的難於解決不能即時成功，而兩方當局又不將交涉的真情公布，三個多月來外面實發生不少的推測與謠傳。及九月初旬後奉天與北京破臉，繼之以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一時東北風雲，頗能集中中外人士的注意，而奉俄協定即在此風雲最緊急中告了成功。其消息先由外國通訊社傳播，中外人士因奉天正在利用白俄戰士，不信其能與蘇俄代表有迅速妥協的可能；及北京使團亦傳出是項消息，外交部向俄大使

詢問，外間尙是疑信參半；久之報紙上的協定全文登出，更久之改組中東鐵路的事件發生，而奉俄交涉的成功乃爲人所共信了。

奉俄交涉，以前經過三個多月的接洽磋商，不能使雙方意見接近；而機會一來，立卽成功，其中消息全在『利用』兩字。這因奉天方面謀速解決中東鐵路問題，欲以朱慶瀾所率沿鐵路的兩旅護路軍隊調赴前敵，增厚對直兵力，所以對俄表示讓步。蘇俄方面因對奉妥協在此時斡旋，既可挾持張作霖而使之大讓步；其對於中東鐵路的改組在這時實行，尤可避免各國的干涉而迅速成功；更懼張作霖對彼接洽不成，改與白黨接近，乃亦大示讓步。奉俄兩方互相利用，互相讓步，而其交涉乃在祕密中突告成功，再以敏捷的



新申報

手腕進行，而兩方所抱願望，亦各得如願以償了。

奉俄協定共七條，其第一條爲關於中東鐵路的十五項規定；後六項則爲一般的規定，先將航權，國境，稅率與通商宣傳等等規定一大略的範圍，而在第六條則聲明所設立之委員會限六個月內竣事。其協定的全文詳見本期參考資料欄中，至其與北京的中俄協定不同之點，大略爲：（一）中東鐵路六十年後由中國無條件收回；（二）中東鐵路事件由奉俄（即協定原文所指的當事者）會商解決；（三）中俄協定中第十三條會談及賠償問題，奉俄協定則未見是項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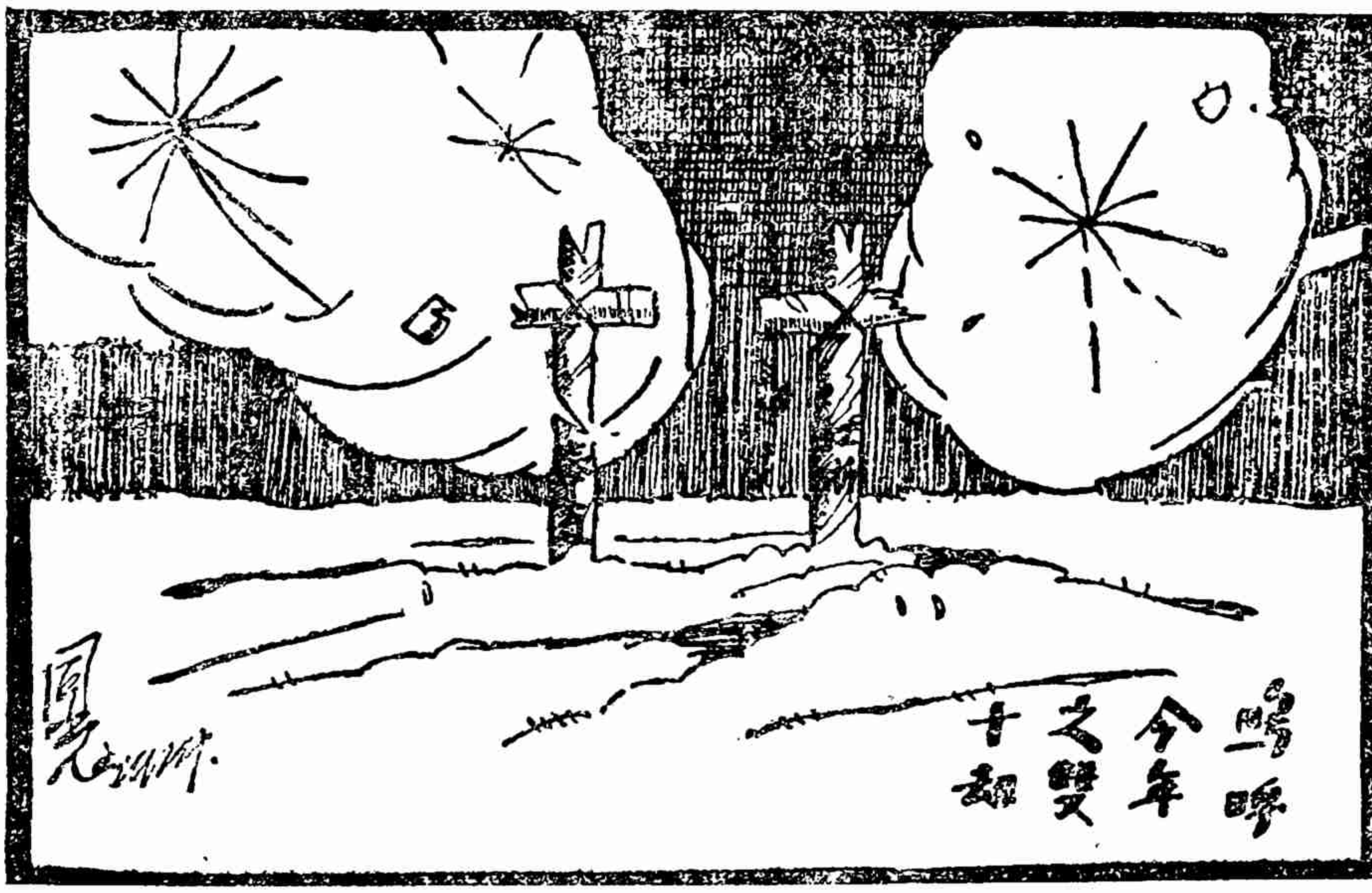
我們通觀奉俄協定全文，在其本身上不能發見如何之價值，頗似奉俄交涉爲多此一舉者，及見十月三日改組中東

鐵路的舉動，即明白奉俄交涉之重要點乃在此而不在彼。北京中俄協定成立了五個月，不能將兩國間關係重要的中東鐵路問題解決；而奉俄協定於九月二十二日簽字，到十月三日不及半月，即以猝不及防的手段改組中東鐵路，使舊黨無從抵抗，各國不及干涉，中東鐵路主權安然由舊董事與舊總辦之手而移交於新董事與新總辦；十月十三日並即將專門委員會改組成功：兩相比較，使人不免發生感慨。且其拘捕舊總辦沃斯特羅烏莫夫與舊地畝局長關達基等多人，究治其歷年營私舞弊侵吞路款的罪名，不顧各國駐哈爾濱領事的干涉，毅然實行，尤爲大快人心之舉。新董事人材，中國方面的鮑貴卿(兼總董及督辦)袁金鎧(兼坐辦)劉哲范其光呂榮寰五人，比較的在國內總算是熟悉中東鐵路事情的；俄國方面的伊萬諾夫(兼副總董及會辦)及塞列卜利亞可夫拉基金庫尼列夫斯基克萊斯柯等五人，在蘇俄國內也是熟悉中東鐵路事情而兼長外交經濟及鐵路工程的。兩國新董事倘能同心合力，則今後對於路務的改進，與拒絕第三者的干涉，當然不難有適宜的措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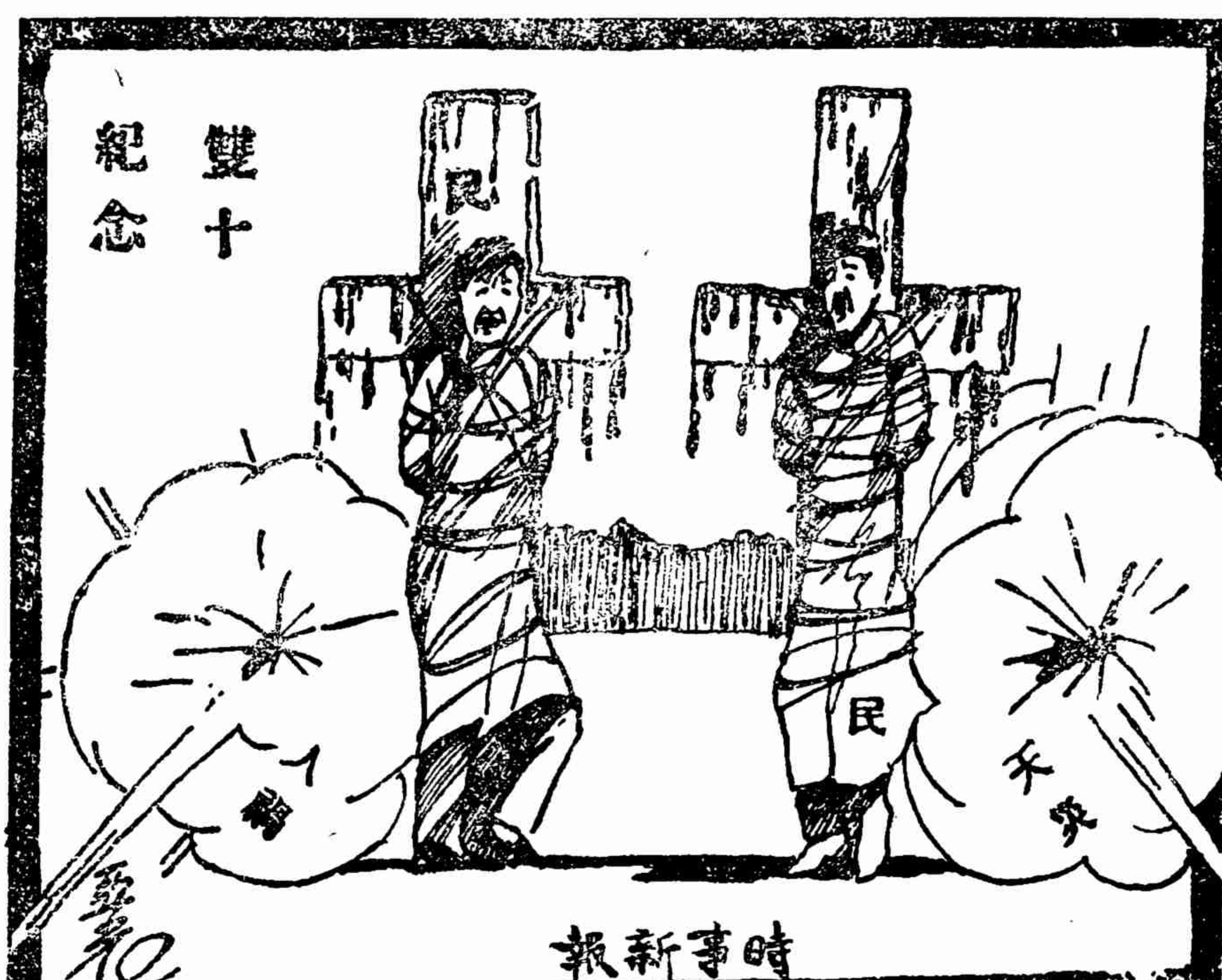
奉俄協定簽字以後，兩方當局對於協定上的事件，除細則委員會外，似尚能順利進行，惟我們有必須注意的：

(一)北京方面政府的態度與加拉亨的對付。外交部於使團方面得悉奉俄協定簽字消息，顧維鈞立即於二十五日照會加拉亨，聲明局部協定簽字倘係事實，當提嚴重抗議。加拉亨對此並不正式答復，祇揚言奉俄局部交涉的進行，事前曾得顧維鈞同意，且蘇俄並未承認奉天爲正式政府，爲防列強在中東鐵路的野心，不得有此應急手段。聞吳佩孚對加拉亨所言，已有諒解。後來顧維鈞於十月十四日又發二次照會，聲明：地方長官非由中央特別授權，不能與他國簽訂任何協定；……奉俄局部交涉辦法曾經外交部一再切實警告……今值中央聲討奉張之期，乘機與之簽訂協定，殊與五月三十一日協定之宗旨背馳，中政府實難承認等情。加拉亨對此仍不正式答復，惟在外揚言：中政府否認奉俄協定雖合原理，但地方協定亦屬必要，俟中政府收復東三省後，奉俄協定當然廢止。我們看了這兩事，對於北京處置奉俄協定的態度，有加拉亨的應付，已足又明白其大概了。

今年之雙十節



新申報



時事新報

(二)使團的態度。加拉亨既聲言奉俄協定爲防止列強對中東鐵路的野心而成立，各國對於中東鐵路的政策，向來又事事出以干涉，這事自然可以使人注意。惟協定簽字，中東鐵路改組後，使團僅有普通否認的照會，對加拉亨方面不聞有如何對付。意者使團近方致全力於中國內戰的應付及設法強加拉亨實行其辛丑和約國代表的義務而不以此爲重要麼？

前俄使館既由使團於九月中旬實行移交於加拉亨，俄大使館及各地領事館的升旗禮亦於十月五日正式舉行，奉俄關係及中東鐵路問題又由局部協定而解決，加拉亨外交手段的勝利，大可使人驚異，不知此後中俄協定所規定的正式會議，與奉俄協定所規定的正式會議，加拉亨又用何種手段以求成功？這是關係中俄兩國利益最大，爲我們所不可不注意的！（朔一）

國際和平公約成功的初步

國際聯盟第五屆大會於決議各項要案後，已於十月二日正式閉幕。在閉會以前，選出本年度理事會非常任理事，當選者爲烏拉圭，巴西，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比利時，瑞典。中國代表雖屢次抗爭，要求大會選舉非常任理事時，應尊重地理的與人種的分配，但結果只得十四票，未能當選，代表於是不能不退出會場。這當然是我國在國際外交上的一大挫跌。但在我們自己正在從事內戰的時候，而求在外增高國際地位，當然是很難的。我們是只有自己慚顏而已。

本屆聯盟會議，總算比以前各屆會議更有成績，而最可注意的是和平公約草案的通過。此後各國實行解除軍備，由國際公斷解決爭端，實以此爲其起端。雖然此約實行尙須經過許多條件，假使各大國中有一部分未批准，即不生效力，多數批准以後，明年的裁減軍備會議如不能成功，則本約仍不外是一撮廢紙。照現在情形，我們實還未能過於樂觀。但成立五年毫無作爲的國際聯盟，居然有具體的和平草約的通過，也總算是慰情聊勝於無了。

所謂國際和平公約，係根據第四屆國際聯盟大會的決議。一九二三年九月，聯盟第四屆大會中的混合委員會擬訂相互援助裁減軍備條約，共十九條，規定各國同時縮減軍備，並遇締

約國有十國被侵略時其餘締約國共同抵抗此項草約，經大會通過，先行送交各入會國徵求意見再提交下屆大會覆議。但到今年大會前爲止各國政府送到覆文的只有荷蘭等二三國，又都表示消極的意見。其原因則因互助條約中的條文對於共同保障規定太嚴，在一國侵略他國的時候，締約國均不免牽入戰局，因此各國未免都有難色。到本屆大會開會各國代表便都以爲有另行起草的必要。所以九月五日英法總揆到日內瓦以後，大會卽行決議「請第三委員會根據第三屆議會第十四條議案及互助草約發表後錄交聯盟祕書處的其他計畫書考慮關於安全與裁減軍備的資料，尤注意於各政府對於互助草約的意見，並研究聯盟會章中與提交公斷及裁減軍備所需要的安全擔保有關之義務。」此案全體一致通過後，第一第三委員會卽着手研究。兩委員會承認裁減軍備問題必須俟公斷問題和安全保障解決後始可解決，委員會對於此等問題分股討論。經會商數日始由比國代表倖納斯 (Dr. Benes) 博士起草草約。草約起草時最感困難的問題，是聯盟對於侵略國須經如何手續才能施以懲戒，及聯盟決定施行懲戒時，締約國是否必須有以全部陸海軍應援的義務。英國主張聯盟理事會決定處分違約舉動時，必須先經理事會全體同意，而法國則以爲有多數同意票處分卽可成立。此外英國代表又聲明英國不能以全部軍力悉供國際聯盟的指揮。因各大國意見紛歧，對於厲行公斷與實施懲罰的方法頗費去許多周析。但經倖納斯再三向英法代表磋商後，卒於九月下旬由股員會草定臨時草約，其大旨如下：——



回首往事，仍不覺悟。

約文第一條修正國際聯盟公約第八條的規定；禁止會員國向其他會員國從事戰爭，惟在抵抗侵略行爲及得國際聯盟允許而行動時則在例外。第五條規定所謂『侵略國的解釋』，凡

拒絕將國際爭議事件提交國際和平解決，或違抗國際司法裁判，國際公斷以及蔑視聯盟理事會的一致決議的，應認其爲侵略國。第六條規定凡涉及國際法的事件，應以海牙國際法庭爲公斷員；聯盟理事會則負決定是否違法作戰及施行相當懲戒之責。另一條規定非簽約國與簽約國間發生爭議時，聯盟得向非簽約國請其服從公約的規定。第七條規定對於犯罪國家的懲戒辦法，聯盟理事會有全權調查對於破壞草約之請求，理事會且可諭令違約國補救其過失，並決定遏制危局以免擾及世界和平的計畫。草約未說明防範計畫之性質，則以使理事會有遇事採行適當計畫的伸縮力。凡理事會關於此類事件之決議須得理事會三分二之多數同意，理事會可向關係數國聲明會員國應各出海陸



甘地：這是無所用其干涉的。我雖然希望其能够沸騰起來，但我是不負爆發的責任的。

軍海軍飛行軍幾何以助成用以保護會章的武裝實力，各國仍自有其軍隊，而各自指揮之，非由理事會代爲指揮。其軍費由侵略國負擔之。

此約批准以後，卽行召集裁減軍備會議。但至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止，本約如未經在聯盟理事會設有永久會員的會員國過半數批准，且又經其餘十會員國的批准，則所發出裁減軍備會議的邀請書應卽取銷。又此約須待裁減軍備計畫實施後，始發生效力。聯盟理事會應將草擬裁減軍備的計畫至少在距裁減軍備會議開會兩日以前送達各國。如大會議決裁減軍備的計畫，不在大會所限定的時日內實施，則本約亦不生効力。

以上公約經股員會起草完畢後，提交第三委員會及第一

委員會時，又費了好些時日。當時英國代表對於用英國海軍施行懲戒一層提出保留。草約起草人俾納斯博士則聲明此約在懲戒一層並未越過國際聯盟公約所規定的範圍，簽字於本約的亦並不負擔任何新義務，不過其原有義務經此而愈確定且愈有効罷了。

經過了數日夜的磋商，俾納斯博士所擬的草約才在第三委員會通過。但提出於第一委員會却又發生了意外的波折。就是日本代表的提議保留。日代表安達提議聯盟理事會有決定國際爭議事件是否屬於內爭之權。日代表所以提出此種要求，其用意甚爲顯明。因爲日本在外交上受挫折最深的是移民問題。白種國家向來把排斥移民當作內爭問題，不願提交國際公斷，所以日代表堅主保留此條，以爲他日抗議的張本。同時澳洲代表竭力反對日代表的修正文，以爲修正案通過不但有妨白澳洲主義，而且將使美國永遠不欲加入聯盟。但日代表主張極爲堅決，非修正此項則決不簽字。日本爲五大國之一，要是聯盟不能與以滿意，其勢將使和平公約全部失去威信。大會委員爲委曲求全之計，乃修正草約第五六條，大旨是爭議事件是否屬於內政，經國際法庭斷定，聯盟理事會或議會仍得依據會章十一條的規定加以考慮。日本及英殖民地代表雙方滿意，草約全文才全部決定。



美國：我自己也正忙著，還管你們哩！

草約條文既在委員會通過，提交大會不過係形式問題。所以十月一日大會提出辯論後，即於二日大會由四十七國代表一致通過。和平公約的第一步至此告一結束。以後却須看各國政府能否多數批准此項草約，以及草約所規定的裁減軍備會議能否成爲事實。無論如何，凡關心國際和平的，對此項草約却不能不有十二分的熱望。(化魯)

否認歐戰責任問題與德內閣

歐戰罪魁，究竟是誰？這個問題至今日實還沒有正確的解答。不過在協約國方面呢因爲戰勝之故，因爲要向德國索取賠償之故，早把這個罪魁的名目，加在德奧身上，於凡爾賽和約上明白指定了，戰敗的德國豈容更有分辯？到了現在，賠償問題已經倫敦會議而解決，德國也已死心塲地情願付款。那末戰爭責任問題本來也不必分辯了，即使分辯也屬枉然了。不料德國於倫敦協定正將簽字之時，忽然舊事重提，政府發表一文，稱凡爾賽和約所言德國爲大戰戎首一節，與歷史的事實不符。倘不免除這種虛誣的罪名，各國人民間難得有眞正的諒解云云。并預備撰擬通告，發送各國。此項消息傳出以後，協約國都很加注意。因爲否認戰事責任，即所以表示協約國的索取賠償實屬不當。說賠償不當，協約國豈肯默認？所以九月七日駐德法大使即奉袁里歐之命，警告德國，說德國如果發出否認戰事責任之文，便將引起法國



甲：凡爾賽條約是天經地義不能更改的。乙：那末我們爲未雨綢繆起見，不妨將約文印在可伸縮的東西上。

的不良感想。爲德國利益計，不宜出此。同日英首相麥唐納亦發電告德政府，勿作此種愚昧舉動。倘有國際聯盟的要人白蘭汀，南森等亦均發電勸阻。但此文至今未曾發出，大概德國亦知所顧忌了。

德政府欲發表否認責任之文，不先不後，適在倫敦協定簽字之時，這是什麼原因呢？實因爲受國民黨的壓迫之故。德國國民黨向不贊成倫敦協定，在國會中阻止通過，已在另篇譯述。政府爲謀倫敦協定趕早簽字起見，不得已提出交換條件，向國民黨疏通。其中條件的一個就是發表否認歐戰責任文一事。但此文如果發表，定然引起各國反感，不發表，却又要受國民黨的排擊，這是德國政府窘迫的情形。

政府與國民黨的交換條件，倘有邀國民黨入閣一事。國民黨爲德國最右翼的政黨，主張復辟，故若入閣，則與共和德國的前途大有妨礙。所以法國報紙批評此事，說法政府此舉，等於出賣民國，倒不如解散國會爲是。

現在首相正在休假中，國會亦休會至十月十五日

再開。以上二事尙無發展。據一般推測，如否認責任的通告，不能發送，國民黨不能入閣，則內閣風潮，必不能免。

此外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一事，近也與否認戰事責任問題，發生關係。第五屆國際聯盟大會中，英相麥唐納會有請德國加入聯盟的提議。而據德國外交總長斯得萊斯曼之意，以爲德國加入聯盟不能以德政府承認戰事責任爲條件，已擬就意見書，切實聲明。又要求聯盟擔保德國加入後，給予德國理事會常任理事席。不知國際聯盟將如何答覆。（幼雄）

墨西哥的新總統

許多人時常拿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和墨西哥相比，這是再確切沒有的。因爲墨西哥和中國是同樣有名無實的民主共和國，這十幾年來，中國軍人的專橫，內爭的紛糾，盜匪的充斥，外

英俄會議



他們倆怎麼能互相接近呢？

債增加，幾乎無一事不是學墨西哥的樣。但是最近的一二年，我們中國雖紛亂如故，墨西哥却已另換了一副面目，漸有革新的機運。我們不能再拿今日的墨西哥和中國相比，但希望中國人也學些新墨西哥的樣就是了。

自從前年墨西哥阿白里貢總統削平亂事，統一全境，兩年來墨西哥境內並未發生內戰。財政，工商，實業，均由政府採行積極建設計畫。外債已逐漸理淸，國際名譽逐漸恢復，新墨西哥大有復興的機運。現總統阿白里貢於今年十一月任期屆滿。選擧於七月六日擧行。歷屆選擧，均發生紛擾，軍人乘機活動，圖以暴力攫取政權。此次選擧却平安經過。除在未選擧以前因從事選擧競爭，一二處地方發生紛擾外，並無亂事發生。嘉賁士將軍（General Pintaro Elias Calles）以一百三十六票的大多數當選爲次任

總統。與嘉賚士競爭的佛羅里斯將軍(General Flores)雖謠傳擬圖革命但本人則再三宣言以後擬用合法的政治活動與政府黨奮鬬，決不至有違法叛亂的行動。現總統阿白里貢亦聲明於任期滿後退隱，決無何等政治野心。墨西哥政治已入正當軌道，於此可見。

新總統嘉賚士雖爲軍人出身，然頗同情於無產階級，尤其是爲大多數的農民所推戴。其所宣佈的政綱，主張利用資本以開發富源，但資本的專橫應加限制；主張改良農民生活，限制地主，增高農民經濟地位；主張宗教信仰自由，惟政教須絕對分離；主張對外親善與境內外人以平等權利，但反對外人干涉內爭。他說：『讓我給與那些四百年來被掠奪與被虐殺的人們以經濟的自由；讓我給他們教育恢復他們的人的威嚴，於是我們便可以看出他們是大民族的基礎了。這樣辦，也只有這樣辦，我們才能建造一個幸福的國家，而爲地球的別種民族所尊敬。』

嘉賚士當選後卽行啓程赴歐，考察英法德諸國社會狀況，并和各大國政府接洽，於十一月一日回國就職。此後的墨西哥必更有一番新氣象罷。(化魯)

若斷若續的日俄交涉

停而又開，開而復停的日俄會議自本年三月間在北京開始第四次預備交涉以後，至五月下旬止本已有成功的希望，但因爲最重要的北庫頁撤兵問題，與利權讓渡問題未經切實解決，而其後日本內閣更迭，美國限制移民等事件又陸續發生，政府無暇顧及，卒致日俄會議又陷於停頓的地位。及新內閣成立，加藤出任總理後，乃特召回日代表芳澤至東京面商交涉進行方法。芳澤於六月十六日啓程回國，又親至北庫頁島視察一次，將以前交涉及此番視察情形，從詳報告政府。七月二十四日內閣會議遂決定對俄方針，仍囑芳澤繼續進行交涉。芳澤於八月三日復到北京，於是停頓二三月的俄日會議重又開議。

日內閣所決定而稱爲最後的對俄方針是——

(一)最難解決的北庫頁撤兵問題，日本願自動撤兵。

(二)北庫頁島的煤礦油田經營權，俄政府須讓渡於日本。

(三)廟街事件的謝罪形式聽俄國自定。

(四)舊條約中的樸資茅斯條約必須繼續有效，餘可改訂。

(五)舊債問題，禁止宣傳問題，待日後再決。

芳澤到後第二天(即八月四日)當晤加拉罕賀其升位大使，並將政府所決定的方針，詳細陳述。加拉罕於次日還訪時答復，對於別種事項，大都表示同意，但說：(一)利權讓渡一事，不但對於日本，俄國現正對各條約國一般的開放；(二)撤兵須在日俄協定成立後二星期以內；(三)俟撤兵後，俄國可許日本政府或商人，依照俄國國內法長期租借北庫頁島的利權。但此係本人意見，仍須請政府採擇。同時芳澤則主張(一)利權問題應規定於日俄協定之內；(二)利權所在地須聽日本自擇，不管俄國法律如何，於協定內確定長期的租借權；(三)撤兵俟利權等一切懸案了結後始可着手。議無結果，八日九日又議，雙方各自堅持形勢、仍無變化。最後仍不能不出之於請訓之一途而宣告休會。

兩方訓令到後，二十一日起又續開會議。但至二十四日止，芳澤雖用盡畢生氣力，仍不能挽回加拉罕的主張。二十九日，三十一日又各開一次，討論的範圍雖稍稍縮小，但根本點却依然相違。結局還是要請政府訓令。九月九日芳澤又根據訓令把會議停頓原因，利權讓渡的方法，加以說明、亦無效果。至十五日會議再開，情形如舊。數日以後，復歸停頓了。

總之；日俄會議的現狀，若斷若續，尚未能斷定其能否成功。主要的解決難點，就在於北庫頁島的利權問題。日本始終要求俄國以長期租借的形式，將全部北庫頁島的油田利權讓渡於日本，外人不得均霑利益，期限為五十五年。尚有煤及森林漁業三種須待日後再議。而俄國則不承認日本有優先權，讓渡地段須歸俄國指定。雙方爭持不決，則停止會議而請訓於政府，訓令到後又開會議，又無結果，則又請訓，這樣的情形，已不知若干次了。現在還是守着這個老調，沒有特殊的發展。

據最近消息，會議於二十七日復開，雙方意見已比前接近。究竟如何，我們且等一會再看罷。(幼雄)



中國的經濟問題及其解決法

董時進

中國有財政問題，是人人知道的；中國有經濟問題，是許多人不承認的。我本人雖覺得中國的經濟問題太顯明，用不着說，但我常看見人家談到教育經費或外債一類的題目的時候，往往有人像受了寃屈似的急忙說道：「其實中國並不是窮，不過現在政治紊亂，政府沒錢罷了。中國的人民是很有錢的。不用說那些軍閥和賣國賊一人動輒有幾千萬存在外國銀行；就說鄉下，也不少大財主。他們都把錢埋在地下，一旦政治清明，那些錢一流通，你還能說中國窮嗎？」

說這一番話的人，實在不知中國的眞況，更不知中國和別國比較起來的地位。稍微明白的人，都應該知道中國的富翁和外國的富翁比較，正和中國的海圻、肇和與外國的軍艦比較相彷。中國的窮人，在全人口中所佔之百分率和窮的程度，更不能和外國的窮人相提並論。況且經濟情形，根本上並非由金錢而定。把中國的錢統統分給國民，恐怕他們的衣食住三樣，仍然不能達到豐足的地位。換言之，中國的窮，根本是由於所生產的貨物，不敷國民的分配。雖說外國貨物可以使錢去買，但是錢要先拿貨物去換來。海外投資或海外營業，（例如航業）也可以找錢回來，不過這項進款，在中國說不上。

經濟情形既然以貨物為基礎，討論經濟問題，自應以貨物之分量為標準。中國貨物之不豐富，可以從中國人的生活程度看出。中等以下的人家生活所費，極為微少，穿的是粗布襤褸，兩年不換一套；吃的是粗食雜糧，數月不嘗肉味；住的是土室草廬，

陳設極爲簡陋。總而言之，他們的衣食住，僅僅足以維持最低劣的生活，尙談不到舒適，更莫說奢華。中等以上的人家生活稍爲寬裕。但是用度仍極撙節。近來有人——我叫他們做「鄉下人」——動斥中國人的奢靡。這不過一小部分的富人和中國的窮人的比較。若是和西洋人比較，中國人那裏能算奢華。中國人所靡費掉的東西也很少，因爲靡費大抵由奢華而起，節儉的民族，是不會有多大的靡費的。在富有的國家，例如美國，人民比較的不愛恤物力，靡費恐怕算最多了。專門家計算，當大戰期間，美國的食物，在廚房丟棄的，佔總量的百分之二十。其他由生產至消耗間的損失，更不知有多少。此外還有一兩件事情，可以證明中國的貨物少被浪用。一是中國人少吃肉。肉是一種極不經濟的食物。拿十二觔大麥喂豬，不過得一觔豬肉。產生牛羊肉所需的飼料更多。美國的農業，五分之四是爲牲畜做的，只有五分之一是直接爲人做的。中國怎樣雖不敢確定，但是大膽說一句，中國的農業大半是直接爲人做的，恐怕沒有什麼錯。美國每人每年吃肉約一百五六十磅，新錫蘭澳大利每人每年消耗約二百磅，中國人充其量不過十磅。這中間所節省的物力，不知多少。一是中國人家大半尙未脫離自足的經濟，生產者與消耗者往往沒有分別。三萬萬的鄉民，更不用說，穿吃大半都是自己生產的。他們買的不多，賣的也不多。所以中國的貨物，販賣和運輸的損失，比較的很少。而在分工盛行的國家，據說蔬菜水果由生產者至消費者之間的損失，超過總產物量之一半。一是中國的城市未發達，家庭生活最普遍，家庭生活事事講節省，和旅館飯店的生活大兩樣。

上邊的一大段，是要說明中國的經濟問題根本上不是分配不均，更不是浪費；的確是東西不够，是眞窮。我後面建議的解決法，也不注重如何分配或如何節省，而注重厚生。因爲只有厚生纔可以救窮。

一個窮字，在中國惹出了許多的麻煩。兵變是最慘酷的，就爲了欠餉。罷官是最笑話的，就爲了欠俸。停課是最可惜的，就爲了欠薪。這些都和財政問題有關，常人容易注意。民間由窮字產出來的不幸之事，更不知有多少。舉例說，如國民道德之墮落，——欺詐，不守信用，盜竊，娼妓之類——是因爲衣食不足，不知禮義。國民智識之低淺，是因爲沒有機會受教育，——因爲沒有錢。

國民體質之小弱，是因爲營養不良，食物不够。國民有了這些缺點，那樣不幸的事情，還不能發生？我並非牽強附會，把沒有關係的事情，也說成有關係。只須過細一想，就可知中國許多的糾紛，許多的罪惡，確實有個經濟的根源。這也是當然的現象。因爲人本不過一個生物，既叫做物，他生存的根本，是在於物質，必須物質的慾望滿足至一定程度，方可談到精神的修養。（我相信精神文明必須建設在物質文明的上頭。）像西天那位竺聖人一味誇耀東方文明，詆斥西洋文明。我眞不敢苟同，他以聖人的資格，周遊天下，到處有人歡迎，自然可以高談精神文明。那些養尊處優的中國文學家名流們，自然也可以隨聲附和。但是請問一問東方的平民，他們果眞贊成挨餓受凍的精神文明嗎？爲甚麼美洲那樣苛刻的排斥東方人，他們還要拋妻子，別父母，拚着死命，厚着臉皮，跑去呢？假使眞有精神文明這樣東西，也不過是等於樹木的花果，而物質文明卻是樹木的根本。要想有花果，應該從培植根本起。決沒有物質的生活低到凍餒的水平線，還能講什麼精神文明的。自來談精神文明的人，都是些極闊綽的大人先生。他們的物質慾望已經滿足得差不多了，所以能够說說風涼話。這我不怪他們要把小百姓也拉着一塊兒同他們過精神生活，卻就錯了。太戈爾會做詩，聽講的那樣踴躍，可算是精神文明的一種表現。但是使他們能做詩，能聽講，物質文明也有功勞。假使請他對些受冷的人演講，試問能够學程門立雪的有幾位？請他對受餓的演講，且看能够發憤忘食的有幾人？我這番話似乎離開本題，但我要表明安貧樂道不是常人可以辦到的，要表明寬裕的物質生活，是一切文明之母，要大家明白經濟問題的重要。解決經濟問題，要用經濟的方法。詩人哲士的方子，是不中用的。因爲肚子餓起來，纔要吃物質的東西，不是『腦筋的食物』可能代替的。

國家的貧富，定於兩種條件；一爲環境，一爲人力。所謂環境，如土質是否膏腴，鑛產是否豐富，森林是否蕃盛，動力是否充足，交通是否便利，（如海岸線江湖。）氣候是否適宜。所謂人力，卽人民利用其環境之本領，如智力，體力，企業力，堅忍力，團結力及合作的精神之類。第一條件屬於自然，非人力所可改變。環境不良之國民，苟富於能力，必求往外發展，開拓新地。第二條件屬於人，可以人力左右。人力萎靡之國家，苟擁有天然富源，最爲危險。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正是此意。目下列國如此關心中國的事情，無非

因爲中國這塊地方太好。國人尙對外人誇耀中國富源，自鳴得意，以自暴吾民族之墮落，眞是恬不知恥。

上述之兩種條件，在常人眼中，第一條件比第二條件支配國富之勢力大，其實國家的貧富，多半定於第二條件。例如英國，日本環境並不很好，而其民富。如中國，印度，環境非不好，而其民貧。這是因爲中印人民不如英日人民之能利用其環境的緣故。如果具備兩種條件的優長，自然要當第一等富國，當今的美國，可算一例。中國已有富源，只要人民振作精神，很可以當第一等富翁。

上邊說過，中國貧弱的根本原因，不是天賜不厚，是不善利用環境。換言之，就是中國人生產能力太弱。生產力弱的最末分析，歸結於兩種分子：一是不勞動，一是勞而無功。中等階級以上的中國人，屬於第一類。他們不但不從事於生產的勞動，連自己一身的事情也要僕役去做。他們是社會的蠹蟲，應該減除的。屬於第二類的，如像農民，工匠，車夫，舟子。他們耐勞忍苦的精神，世界上大約沒有可以比擬的。然而他們勞動的效果之微小，除掉原始民族而外，在世界上怕也沒有可以比擬的。但是這些勞動者，仍極可寶貴。中國前途還有一線希望，仍全仗着他們。要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最要緊的便是要把他們的勞力使用得合法。

增大國民的生產力，第一自然是要生之者衆，即把不生產單消耗的人，都變爲生產者。在中國對於社會毫無裨益或反有損的人，淘汰出來，很可以形成一國。以一個乾枯的中華，撫養足足一國的寄生人口，叫他如何不貧弱？不過這事我們也不必過慮。中國所以有這許多游民，是因爲中國的舊式社會及家庭組織，最便於游手好閒的生活。目下情形已急劇變遷，生活程度逐漸提高，大家庭制度漸漸破壞，個人的競爭漸漸激烈，不勞的生活，一天比一天難於維持。並且教育大有發達的希望，職業的門路一天一天的增多起來，輿論對於不勞而食的人也不再寬恕了，這種種的變遷，都可以減少無業游民。

勞動固是要緊，勞動的結果更是要緊。中國人相信「勤」，其實勤未必就有功。作事和讀書一樣，善讀書的不必如何死用功，而能了解書中大旨。不善讀書的人，終日伏案，也不過一知半解。雖說「開卷有益」，却也不能瞎開，因爲我們要留意的，不單是有益無益的問題，是益的大小問題。作事也如此，不可單問是否在

作事，要問作事的成績怎樣，像剝苦瓜皮一類的工作，吃力不討好，是不足憐憫的。所以要增加生產，應該計勞動的結果，即是要使勞力用於酬報最厚的地方。

中國人生產能率很低的一個大原因，是人浮於事，游民之多，也是這道理。但人浮於事，不應該怪人太多，應該怪事太少。事太少有兩個緣故：一是實業不發達，一是企業人材缺少。在外國可以用許多人去造汽車，製無線電裝置或科學儀器，在中國卻沒有這些事情可作。幾萬萬的人民，不是空閒度日，就是擁擠在鄉下耕田。鄉下人多，地面有限，他們只得極力節省地皮，浪費勞力，結果是用力多而成工少，這是因為實業不發達，而做事的機會少。企業人材，是創辦事業的人材，和僅受人家役使的機械人材不同。大凡在已經成立的一個企業內擔任一樣職司，是容易的事情；要去成立一樁企業，增多別人做事的機會，是很難的事情。現時中國學校的畢業生，甚至留學生，大半只能幹日常的瑣事，少有堪任設計組織管理的幹材。沒有人聘他們，他們就只好怨恨『命途多舛』。這樣的人，一個得了工作，定有第二個失掉工作；因為他們只能夠消耗事業，不能夠生產事業。企業人材卻兩樣；一個興立一件事業，多數人便可以有工做。中國缺少後項的人材，故有人多事少的現象。所以目前中國的急需：一是培植企業人材，使他們去創立事業，增多羣衆工作的機會；一是發展各樣實業，使無業游民有職業，並使一部分的農民去謀別的生活，增大他們的勞力的效果。人材的產生，和實業的發達，有連帶關係。人材可以發展實業，實業復可以涵養人材。中國初進開發時代，兩樣都感缺乏。現在實業已漸漸地發達，訓練人材的機會漸漸加多。人材多，實業發達更速。兩者循環地互相促進，為加速度的增長。希望不久中國不致再有人浮於事之嘆。

有職業的中國人，大半是農民。所以增加農民的效能，特為要緊。有人說：中國農民太多，地面不敷，不便使用機械；若將一部分農民移到邊省，再使一部分農民覓城市職業，必可以行大規模的經營，使用機械，增大每個農民的生產効能。不過這些方法，實際上沒有多大的效力。說鄉下可以藉此稍稍寬鬆，或者能夠。要說就可以行大農制，那恐是夢想。一則是因為中國人數太多。一則因為農民無論到城市或荒區，都是緩緩而來的，生出的人數差不多可以填充走去的人數。況且大農制大半經營粗放，節

省勞力，却不盡地力。以中國農產物之不給，恐決不可以行粗放的大農制，浪費地面。比較上有效的法子，是改良農業。此中包括種籽，牲畜，農具，經營法等之改良，并注意灌溉，施肥，撲滅病蟲害等。此處不詳述。

利用機械，最能增加勞力的效果。一個月的路程，有了機械，一天就可以到。幾十百人幹的事體，有了機械，一個人就可以勝任愉快。現在的西洋世界，簡直可以說是機器世界。他們勞動的效果，既然增加了這許多，難怪他們有工夫去辦理教育，研究學術，講求衞生，美術，娛樂。

機械的根本是科學；用了機械，關於管理，組織等事，更非用科學的方法不可。因此可以說，要增加中國人的生產力，是要研究并應用科學。

前邊說過，中國現時的一個大毛病，是人浮於事。機械的用處，是使少數人能够做多數人的事體。那麼一用機械，豈不是更要使得許多人沒有事情幹嗎？比方有了一個人開電車，幾十百的人力車夫，不是會沒有生意嗎？用了一座大機器去耕田，不是有幾十個農夫和牛馬，都用不着了嗎？換言之，用了機械，豈不是反要使得中國的毛病——游民太多——更深沉嗎？類似這樣的問題，大約常常模模糊糊地盤旋在中國的舊式腦筋中，不過他們不能透澈地結晶出來罷了。幼稚的新式學者，往往毫不體諒有這樣思想的人，罵他們是杞人憂天。其實這些確是不容易答覆的問題。自然，有時候用機械可以做實際上人不能做或極難做的事情。換言之，沒有機械，這類的事情，終沒有人做，或做的範圍極狹小。例如沒有開鑛的機器，許多鑛山永久不會有人去開發。沒有輪船火車，現代大規模的運輸，是不會有的。即是用於輪船，火車，開鑛一類地方的機械，所做的事體，大半是機械自己造出的，不是從人手上奪去的。所以機械和人力的競爭，在這種地方，不算很激烈。又有時候用機械可以增加用人力的機會。譬如非用機械不能開發的鑛山，因為有了機械，開鑛的人纔得到職業。鑛一開出，又發生搬運和製造的必要，間接使許多人有事幹。又譬如偏僻區域，因交通不便，荒地不能墾，鑛產不能開，工廠也不能設立。一塊富饒之地，却不能與人以作事的機會。迨火車一通，諸事舉辦。這都是因為有了機械，添多人力的用處，有減少游民之效。不過有許多地方，機械和人力，却處於直接相競爭的

地位。例如電汽車和人力車，機器紡織廠和人工紡織廠，新式榨油廠和舊式榨油廠，鋼鐵廠和小鐵匠，製革廠和皮匠，印字機和刻字匠，與犂機和農夫及牲畜。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大概開了一所機器紡織廠，用一百人，舊式紡織廠要遣散幾千人。一所大鋼鐵廠成立，可以使得幾萬的鐵匠改行。近年來許多的人感覺職業門路的狹隘；生活的困難，以致變爲兵匪，流爲游民，未始不有幾分是受機械的賜。此種自係過渡現象，迨因機械而增加之勞力的用途，漸近於因機械而增加之勞力的效能，卽由效能加大而剩出之人力，復因勞動機會之增加，而又得到工作時，（機械一方因增加效能，減少工作人數；一方因創造作用，增加工作人數。）則人浮於事的毛病，自可漸漸減輕。但以中國人數之衆，不知遂到如此地步，要等何時。

還有一個困難，和上邊所討論的問題，近似而非一。此困難可以叫做『如何維持國民勢力的均等。』何謂勢力的均等？卽是具有同等本領的人，應有同等的機會，享同等的利益。比方鬭力用拳都用拳，用棍都用棍，不能一人用拳一人用棍或刀。又比方賽跑，步行同步行，騎馬同騎馬，不能一人步行，一人騎馬或坐車。不得已定要一人空拳，對手執棍，可以使用拳的人用兩隻手，用棍的人使一隻手。定要人和馬賽跑，可以使人先跑或叫騎馬的讓一段。這樣或用別的方法，也可以維持勢力的均等。在一個社會上生活，有人用機械，有人不用，他們的勢力便不均等了。所以不用機械則已，要用務必使得人人有用的機會。如不能人人有此機會，總要有別的方法，使各人的勢力均等。此項均等最難保持的地方，是在業農者與業工商者之間；因爲利用機械，以在工商業爲最便，在農業則困難。我信中國農民，除在特別區域或情形而外，恐決不能有用機械的一天。但是這種勢力的均等不能維持，利用機械能否利多於弊，尙是問題。

中國人口有四萬萬之多，要是個個都用機械，那裏有那許多的地可耕，鑛可採，物可製，貨可運。所以用機械的，終必限於一小部分的人。他們的生產力，旣因機械而加大，他們自然享受機械的利益。一大部分不用機械的人如何？他們的生產力比較起來更小，豈不反要受機械的害嗎？用機械本是要增加全體的幸福，假使僅僅爲甲乙的利益而犧牲丙丁，那又何貴乎有機械！

大抵能夠享受機械的利益的國家，沒有不能維持其國民勢力的均等的。美國可算用機械最廣，得機械的利益最厚。但其

所以能得機械的利益，是因爲人人能用機械。（農民是能用機械的最後者，所以也可以說農民也用機械。）他們城裏人的效能大，鄉下人的效能也大。美國普通農場面積，近中國千畝，大概可以使用機械。他們一年所獲，與普通工廠工人所獲，相差不多。有時農業的利益較大，鄉下人進城謀生，城裏人反下鄉耕田。因爲兩方利益所差無幾，所以調劑很容易。英國人口很密，但他們也很得機械的利益。這是因爲英人大半業工商，（業農及漁者，在英格蘭及威爾斯以年齡十歲以上者計算，尚不及全體二十分之一，在蘇格蘭不及十分之一。）鄉下不甚擁擠，農場頗大。（在英格蘭及威爾斯業平均約華四百畝。）農者用機械雖不如美國之普通，但英國人業農的非常之少，農民多半操栽花果蔬菜榨牛乳等特別事業。并且因爲居城者多於居鄉者，農產的需要大，價值頗昂。所以農民所得的報酬，也差足與居城者抗衡。德國能享機械的利益，也有種種原因：一，德國科學發達，農藝進步，生產量大。二，德國有保護關稅，農產物價高。三，德國極力設施獎農政策。所以在德國業農的報酬，也可和業工商者相頡頏。此外的國家，很少有享機械的利益如英德美三國的。即使他們的城市繁華，他們的鄉下——一大部分人居留之地——仍舊不離悽涼慘淡的境況。並且就拿英德美三國說，目前除美國很興盛外，德國情形不能講很好，英國時常有百萬以上的失業者，也不能說她享機械的利益很完全。中國的情形，非常困難。人口那樣的密，要像美國大家用機械，絕對辦不到。中國那樣大，人數那樣多，要像英國使一大部分人居城市，一小部分人在鄉下去栽培價值極貴的蔬菜花果，也沒有希望。德國所舉辦的事情，既是人可做到的，中國自然可以仿效，不過在中國做起來困難多些罷了。

常人談經濟問題及社會問題，但知有資本家與勞動者。談到「工業使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的問題，也不出資本家與勞動者的範圍。其實資本勞動的衝突，還比較的容易解決。先進工業國家的勞動者，以其有堅固的團體，頗能得到豐富的工資，和良好的待遇。資本家與勞動者同是用機械的，同享機械的利益。他們的衝突，僅是機械的利益的分配，不是機械的利益的有無。他們的合成體——用機械階級——和不用機械階級間的問題，最不易解決。在地大人衆的中國，尤其麻煩。要是這個問題不能解決，縱使一部分人可以發財，國民的總收入也可以加多，而中國的經濟問題，仍舊存在。

我說這是經濟問題；其實也是政治上社會上的大問題。他的影響雖不顯著，却很重大。他根本上妨害社會的健全。不健全的社會，和不健全的身體一樣，易染各種病症，發出枝節的病徵。治病時若未看到病根，定不會有多大的效力。這樣重大的根本問題，我豈敢說我可以供獻解決的方法。不過能夠幫助多少，且幫助多少。我想在中國要使人人能用機械，事實上恐辦不到。比較可行的法子，是由國家制定各種法律，幷以他種的設施，來特別保護及獎勵無機械階級，以維持利益的均等。無機械階級旣然大半是農民，我們的問題一大部分就歸結於如何保護及獎勵農民，和如何改進農業。

生產效能愈小，增大的可能愈大。要把中國人的生產力加大一倍，幷不困難。生產是爲享受；如果能將生產能力增加一倍，則享受的能力也可以有同等的增加。換言之，就是國民的生活程度，可以提高一倍。

現時中國人的生活程度低，是因爲他們的生產力弱。生產力加大，則生產品的分量及種類加多。某種產品，或因分量太多，自己不能全消耗，則一部成爲出口貨。但生產幷非爲出口；也幷非爲金錢，仍是爲貨品。人類所需貨品種類極多，任何國家，決難自給。所以各國互相交換貨品，以有餘易不足。其結果使生產勞力不虛擲。故國民享受能力，大抵與其生產能力成正比。生產能力爲環境及人工兩要素所成，即：

環境×人工＝生產能力

中國的環境優良，要把人工的效能加大，至與英國人工的效能同等，則我們費一樣多的勞力，我們的生產能力比他們的大。即是我們的生活程度要比他們的高。如果我們只要享他們的生活程度，我們可以不必費他們那許多的勞力。所以中國在經濟方面非常佔便宜。現在的窮，是因爲我們不善利用環境。將來的希望，在於增加國民的生產能力。

法國政潮之餘響

樓桐孫

光陰駒隙，世事如流，本年六月間風馳電掣騰譁全球之法國總統問題，屈指倏又二閱月矣。自米勒蘭去位，前參議院議長陶梅果以五百十五票戰勝班樂衛而當選後，一切政務，悉遵常軌，本已無『政潮』之可言。然舊總統（米勒蘭）之越職，與新國會（哀理歐）之逼宮，究以何者為違憲，至今尚為學者間重要之爭點而成公法學上一饒有興趣之問題。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誰為違憲』之問題，尚無一致之解決，而『應否修憲』之問題又連帶而生。爰特不揣冒昧，將各家主張中之議論透闢確具法律上之見解者，彙譯數則於後，以資介紹。杜驥 (M. Léon Duguit) 雪士 (M. Gaston Jèze) 白里安 (Aristide Briand) 徐佛耐 (Henry de Jouvenel) 諸氏，俱為當代公法學巨擘，且其持論頗能以法理為衡，無入主出奴之見，故雖係『餘響』，尚亦不無一閱之價值乎？

一　雪士教授之主張

初，五月十一日，眾院改選，左黨大勝。六月一日，新國會開幕，樸陰凱雷內閣即日辭職，米勒蘭總統乃召見新多數黨領袖哀理歐委以組閣之責，此議會政府制之通例也。哀氏拒之，且面數米總統違憲，請其辭職。米氏不允；乃命馬薩爾組閣。馬氏固少數黨（即右黨或愛國同盟）中人，而樸內閣時代之財長也。馬氏對於左黨之勝利，心懷不平，故自告奮勇，慨然承當，於六月十日出席國會。左黨認馬閣為非法，不與討論。馬氏辭，而米勒蘭乃不得不解總統之職。

右黨學家，咸謂新國會此舉爲違憲。巴黎大學教授雪士氏辭而闢之。以下所述，皆雪氏之言也。（原文見民進週刊第二五三號第八七六至八七九頁）

「此次總統風潮，米勒蘭被逼解職，果爲違憲之舉否乎？

「持守舊之說者固屬衆口一詞，堅持不變。

「然余竊謂此皆一時怨憤之論，而非學者應有之態度。

「米勒蘭個人人格對於雙方之持論，當然有重大之影響，吾人姑置不問。茲請將憲法之明文，過去之史例，及共和政治之成規與此次總統解職有關係之上一略論之。

「右黨學者對於此次之爭論，皆以憲法條文爲唯一之利器。

「彼等所持之論調，一如法家之解釋法律或律師之辯護訴訟，無不咬文嚼字，反覆申明，以冀取衆人之信而折法官之心。

「六月十日在衆議院中滔滔辯論而爲米勒蘭之律師者，卽右黨議員雷佩立是矣。

「雷氏手持憲典，信口開河，一則曰：

「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憲法第二條規定大總統任期爲七年。同法第六條又設責任內閣制，明言大總統除謀叛外，概不負責：大總統一經兩院聯合會選出後，兩院卽無督察之之權；蓋兩院之權，祗在於選舉也。是以在此七年法定任期內，除死亡辭職或謀叛被劾外，大總統永保厥位，而非兩院所能擅撼。」

「再則曰：

「要之，責任乃權力之代價。諸君不欲大總統負責則已；如欲大總統負責，則應先給與大總統以出席議會自行防禦之權；果爾，則諸君又勢非將憲法先行修改不可。且諸君之所以不滿於米總統者，諸君之意，以米總統爲右祖也。故諸君必欲去之而後快。然而天道無親，民意易變，四年而後，國會改選，諸君又安能長保此多數黨之地位而操議會之牛耳乎？萬一黨勢變更，輿情反正，諸君又安能必保今日之所欲排而去之者，不爲他日之所歌頌，而今日之所欲擁而戴之者，不爲他日之所排斥乎？」

「此爲雷佩立之辯護狀，亦卽右黨一致之主張也。

「議會中之多數黨（卽左黨）對於上述論調，絕口不置一詞，祗由衰理歐氏提出一先決議案如下：

「馬薩爾內閣之組織，與議院政府制之原則不合，故非俟有一遵從國家最高民意之政府成立後，凡一切違憲之提議，本院概不討論。」

「左黨此舉實屬堅壁清野之計，以退爲進，雖經馬總理之多方誘引，雷佩立之故意挑撥，亦均緘口忍氣，屹不爲動。而哀氏之提案，竟以三百二十七票對二百十七票多數通過。

「參議院中之左黨，亦與衆院一致行動，通過停議之提案。

「左黨之所以演此啞口劇，而作消極之抵抗者，蓋對於敵方之計畫，瞭如觀火，而不願入其陷穽也，誠以米勒蘭身居首位，氣燄尚張，且米氏老於宦海，態度靈滑，智勇自效之士大有人在，若左黨諸人稍一不愼，反脣相譏，則舌鋒既交，勢必拍桌拋書，變成一場混戰，而難得眞正之結果。

「雷佩立馬薩爾之所以百計挑誘者，其意固本在是也。

「左黨諸領袖之知機預防，不爲敵人所誘惑，而使國家根本之大問題，亦因得正當之解決，而不致陷入於五里霧中，此爲吾人所應欣喜者也。

「局勢既明，請進而論法理上之原則。

「米勒蘭總統及其辯護人所持之論據，果有何等之價值乎？

「習憲法者，亦應與習其他之法律同，對於條文之意義，不可泥於字句而失其精神。

「茲姑就右黨諸學者所引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憲法第二條及第六條之文義而論證之。

「議會之否認馬閣，拒絕討論，果爲違犯第二第六兩條之憲法否乎。

「余敢斷然答曰：否。

「議會之否認馬閣，並無『擅撤』總統職位之事也。

「脫議會以法律行爲而廢黜總統，則其違憲，殆無容疑。

「然則今總統與議會之關係，果何如耶？

「總統辭職，憲法中本有明文之規定。

「今總統已辭職矣。

「米總統之辭職出於自由之意志，則其去位，絕無絲毫違憲之可言。

「依法行法，法學家方應引為滿足，又何違背憲法明文之有？

❀ ❀ ❀

「然右黨學者又曰：米總統之辭職，係由議會中多數黨之激動而來。以責任內閣制之國，而有激動總統辭職之事，不獨於憲法明文顯相牴觸，且於立法精神，亦屬背馳。

「此不通之論也。

「試問憲法中曾有禁止激動總統辭職之條文否乎？

「請將憲法原文，從頭細讀。

「『關於政府大政，由各總長對國會負連帶責任』此為全部責任內閣制之機括，而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憲法第六條所明定者也。

「此條文在吾法三憲法中最為重要。

「凡不得國會信任之總長，國會有拒絕關係，不行討論其提案之權。此為第六條文中應有之義，而無置辨之餘地者也。

「凡總統所任命之各總長，兩院均有推翻之權，此為憲政之精髓；此為議會之權限而不容有絲毫之異議。

「否認議會推翻內閣之權限，是直與將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憲法第六條條文一筆勾銷無異。

「今議會之所為，果有逾越其權限之範圍否耶？

「以余觀之，衆議院之通過哀理歐提案，乃不過依憲法之規定，而行使其原有之權限而已。

「如米總統不辭職，則哀理歐不組閣。哀氏之拒絕組閣，又哀氏原有之權也。翻閱全憲，試問有一條文強制哀氏必須組閣者乎？

「多數黨中，既無一人肯承米勒蘭之命而組閣，而五日素與米氏親狎者，又皆望風而靡，不願為米氏作傀儡。米氏乃不得已以組閣之事，付於奮勇自效之馬薩爾，命其出席議會，宣讀通告；至馬氏自身，則聲明並非以總理之資格出席，且亦並無政綱。

❀ ❀ ❀

「是以兩種憲權，乃顯然處於衝突之地位。

「大總統以為無論如何，皆有留任至七年期滿之權。

「然衆議院對於大總統所任命之總理，又確有否認之權。

「此項衝突，豈真無解決之法乎？

「曰：有憲權之衝突，憲法自解決之。

「首則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憲法第五條規定：「大總統如得參議院之同意得於代議任期未滿前解散衆議院」

「次則一八七五年七月十六日憲法第三條有大總統辭職之規定。

「申言之當總統與議會發生衝突時，憲法明定一解決之活法如下：或總統辭職，或解散議會前者爲恬退之高風，後者聽人民之公決消長之機全視民意之從違如何耳。

「今米總統並無解散議會之舉。

「米氏非不欲爲也特不敢爲耳。

「蓋解散衆院，必須先得參議院之同意。今參議院於六月十日，以一百五十四票對一百四十四通過停議之提案，以示否認馬薩爾之內閣則其斷不同意於解散衆院可知。

「且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一日總選之結果民意之何去何從，殆已彰明較著而無可疑議。總統風潮之發生，乃民意申張之反響。

「論者又謂五月十一日之選舉，幷非因總統問題而舉行。人民當投票時，對於總統問題，並未加若何之注意，故不能以選舉之結果，定總統之去留。

「此說與事實全屬相反。

「當選舉尚未舉行前，米勒蘭總統竟以元首之威勢，加入黨派之戰爭，對馬且報公然宣言，如選舉結果彼所主張之政策——卽右方保守黨之政策，卽愛國同盟之政策——歸於失敗，則彼亦將必隨政策之後而無憾。

「米氏此舉與一八七七年麥馬韓上將（Maréchal de Ma'Mahon）之情形毫無差異。麥馬韓亦然以總統之資格，行選舉之競爭，甘必大（Gambetta）乃慨然而言曰：「他日民意既明，則麥馬韓必須服從或自行引退。」甘氏誤矣。當民意既明，則違民意者既應服從且須引退，未可以其變節服從而遽准戀位也。

「總之，如米勒蘭總統果自信無他，而有全國民意爲之後盾，則手握解散議會之權，又何憚而不使用？曾憶數星期前，米氏在政治學及道德學博學院講演總統解散國會之題，反覆申明，言多透闢，至身臨急難而反一忘如洗，幾似弱爲總統而不知有

所謂解散權者，則其故亦可深長思矣。

「以上所論皆憲法之明文也。祗須將前後各條，融會貫通，而證以議會政府制之原則，則雲翳消散，眞理自明，旣無須於弄文，亦何容於曲解。

＊ ＊ ＊ ＊

「若如雷佩立氏之所言，「大總統一經兩院聯合會選出後，兩院卽無督察之之權；蓋兩院之權，祗在於選舉。是以在此七年法定任期內大總統永保厥位，而非兩院所能擅褫」是直將議會推翻內閣之權，一筆勾删：是直將議會政府制根本消滅。此而稱曰革命，誰謂不宜？

「凡採行議會政府制之國，斷無以憲法明文壓制議會必須承認大總統所任命組成之內閣之理。果爾，則不能謂爲議會政府制。此最易明解而毋煩殫述者也。

「依憲法之規定，倘議會對於大總統所任命組成之內閣，不問善惡，一概推翻，或政界份子，絕無一人肯承組閣之命，則大總統或自行辭職，或解散議會，二者必行其一。

「此次總統問題，米勒蘭自行辭職，乃爲憲法正當之適用。絕無所謂「違憲」「暴擧」之可言。

「議會之所適用者，爲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憲法第六條所規定之權。總統之所適用者，爲一八七五年七月十六日憲法第三條所規定之權。

「兩者各行其是，而皆合於法。

＊ ＊ ＊ ＊

「此次風潮中，尤有一可異之點：一般迂舊之徒，咸謂議會此擧爲法國第三共和以來政治史上之創例。

「噫！此何言歟？

「總統因被議會之激勸而辭職，其事蓋已屢見不一見矣。除上述麥馬韓上將外，尙有革雷維 (M. Grévy) 總統之先例。革氏當日之所主張，正與雷佩立如出一轍。革氏亦曰：「大總統一經兩院聯合會選出後，兩院卽無督察之之權；蓋兩院之權，祗在於選擧。是以在此七年法定任期內大總統永保厥位，而非議會所能擅褫。」

「議會何曾「擅褫」革氏總統之職？但革氏亦自陷於憲法上之穽谷中：或辭職，或解散，二者必行其一。

『華氏自知解散衆院，勢雖如願，亦與米勒蘭總統同，故稍行反抗，而卒不免於去位。

『華氏之行爲，本爲適用憲法之正當解決。至今日而其理益明。故此次衆議院否認馬闔，致激成米總統之辭職，實爲憲法學上之判例，又何足驚異之有？

＊　＊　＊　＊

『今請更進而論共和政治之成規。

『共和政治之爲制也，實有二大原則焉：

『大總統應否與國會對峙而獨立，而可以發揮一己之政見乎？

『抑總統之職，等於行尸，而不應有絲毫之實權乎？

『前者本爲守舊黨之所崇奉。

『後者乃爲民主黨（卽左黨）之所堅持。

『而一八七五年憲法之所規定，則明明爲責任內閣制，而非前者之總統制也。

巴爾德立米教授 (M. Joseph Barthélemy) 在其名著行政權在近代共和國中之任務 (Le rôle du Pouvoir exécutif dans les Républiques modernes, Paris, Giard, 1907) 一書中，曾言：「自一八七五年之憲法成，而總統之權限乃大縮；嗣後雖欲行代表全國之名，亦恐無以副其實矣。」（第六五三頁）

『巴氏著此書時，一秉學者之態度，而無政治之臭味存於其間，故其言極爲精確而可靠，

『在該書中，巴氏對於上述之論斷，又旁徵博引，以證明其情由而闡發法國憲法之機括，至今讀之，尙不失爲應時良藥，而不容有絲毫遲疑之餘地。

『茲將重要各點摘錄於後：

『巴氏有云：「一八七五年制憲者之意，本欲以總統爲人民最高之代表者也；乃因欲代表人民，而偏置總統於最高之地位以遠人民。本欲使總統與議會對峙而獨立者也，乃偏由議會選舉總統。」（第六五五頁）

『又云：「法國總統選舉會，係有永久之性質，蓋欲以便隨時檢察總統之行動也。」（第六五七頁）

『巴氏在第六五八頁又言：「總統任期定爲七年，而衆議院任期祇爲四年。按立法者之本意，原欲延長總統之任期，以擴

張其政治上之勢力。距知結果適得其反。蓋新法優於舊法，本爲法律變更之通例；而後選勝於前選，乃屬民意蛻化之常規。倘人民新選之議會，對於原任總統之政見有所差池，則總統必須俯首聽從，或潔身引退，因總統所代表之民意，乃過去之民意，間接之民意，或竟已爲全國所疾惡之民意，而議會所代表之民意，則爲現在且直接之民意也」

「同頁又云：「在民主共和國中，解散國會之權極難運用。蓋可以運用此權之機遇實甚鮮也。況用之而苟不得其效，則以吾人觀之，總統所處之地位，殆欲求一甘必大所開之活門而不可得，而勢非解職不可。要知此活門係爲立憲國之君主而設。蓋君主之政見，縱許與民意相違，而其君位則襲自先代傳之後嗣，而非人民所選舉也。至共和國之總統則不然：其職權係由人民所賦與，故人民亦得撤回之。倘總統解散議會而人民復選之，是則非懲罰總統之違背民意而何？——故總統惟有飄然引去之一道，初無所謂活門之可行也。」

「巴爾德立米教授在同書第六六〇頁又言：「吾法政治教育，比較上尙稱發展；故對於政治道德之觀念，亦頗流播。凡有自由行動之權者，始負其行爲之責任，此乃當然之理。然「食權之慾望，每以責任二字爲掩飾」。巴哈道氏（Prévost-Paradol）鑒於一八四八年之經驗及北美合衆國之往績，又嘗慨乎其言之矣。「行議會政府制之國，內閣負完全之責任，而總統直將成爲一無用之點綴物。故非經閣員之副署，總統實一無所能，責任所在，則權限自分，無足怪也。」此爲責任內閣制當然之結果，孔士丹氏（Benjamin-Constant）亦早已言之。」

「巴爾德立米教授乃從而結論之曰：「凡上所言，皆爲責任內閣制應有之論理，而學者所以有虛權總統之說也。」（第六六一頁）

● ● ● ●

「由此觀之，法國憲法之眞諦，與夫共和政治之成規，均可恍然明悟矣。且自一八七五年後，歷次史例，尤彰彰在人耳目。總統之職任，等於行尸，實非過論也。

「乃米勒蘭總統竟不甘淸高，恣愎自用，舉凡憲法之精神，歷傳之成例，皆任意蹂躪，視同廢紙。國人之所以始而驚駭，而怒而終不得不攘臂以起，驅而去之者，不亦宜乎？

『今米氏既敗，貽笑四方，前車之轍，後車之鑑也，願後起者尚其慎之。』

＊　＊　＊　＊

法國此次政潮，由『違憲』問題而涉及『修憲』問題。當六月初旬，米勒蘭總統或去或留奮鬭正劇之時，即有議員戴登捷氏 (M. Taittinger) 在衆院提出修改憲法之案，雖當日贊成無人，不生影響，然法國一八七五年憲法之究能永行而無弊與否，實已使人不能無疑。

巴黎復興週刊 (La Renaissance) 因之而有徵文之舉，題曰『修憲』。凡應徵者，大都爲當代政法名家。現已發表四期，尚未完竣。後譯三篇，即復興週刊之徵文也。（原文見該刊第三〇號第三至第六頁及第三二號第三至第五頁）

二　杜驥教授之主張

杜氏現充波爾多法科大學主任，兼教憲法。近年發表憲法通論一書，傳譯遍於全球，洵爲不刊之作。該書共有四巨冊：第一、二、三、三冊業已陸續出版，至第四冊現尚在印刷中，聞不日即可露佈云。

＊　＊　＊　＊

杜氏此次應徵復興週刊之文，本不甚長。但另摘附錄憲法通論第四冊中與政府之組織及責任內閣制有關者，凡數千言。茲因限於篇幅，祇得割愛從略，幸閱者諒之。

以下所述，即杜氏之言也。

『關於應否修改憲法一事，余去歲在憲法通論第二冊中已詳論之。（第六五九頁以下）一年以來，政變迭起，乃余對於昔日之主張，不獨絲毫無所改易，而自信反以益堅。在今日而言修改憲法，是直癡人之說夢耳。

『凡一憲法，經此次歐洲空前之大戰，而能照常運行，置國家於磐石之安者，其必不爲惡憲法可知。

『法國共和國也，縱不能保其永爲共和國，但余却信其尚必久爲共和國。然則，共和國之政制有二：吾法所行之責任內閣制，及美國之總統制是也。

『總統制之所以能行於美者，以美爲聯邦國也。若將美制行之於單一而集治之國，如吾法者，則大權在握，驕心易生，僭竊

相尋，深恐大好河山，從此無復昇平之日。

『且總統制之於美，其弊害正復不尠，此美國明達之士所公認不諱者也。當一九二〇年時，余適有紐約之遊，美國國會與總統因凡爾賽和約問題大起衝突，非俟新總統選出後，竟難得一調解之道；於是全國政務，殆皆陷於停息之象，其影響之所及於治安者，豈淺鮮哉？

* * * *

『顧論者輒曰：「總統制爲一事，總統之權限又爲一事。吾人固應保守議會制之共和，但又何妨增厚總統之權力而擴大其選舉之範圍乎？」』

『余請正色而告之曰：否否！是不然。

『先論選舉，若將總統選舉會之範圍加以擴大，姑不問全民普選之法能否實行，卽單就採行全國省議員加入選舉之說言之，而當政潮洶湧，人心忿激之時，其手續之繁夥，未有不惹起重大之紛爭者。假如此次大戰期內，總統易人，苟以廣泛之範圍舉行選舉，則紛擾所及，而國家之安危繫之，其爲禍害，豈可量耶？

『內閣制所貴有賢明之總統者，正所以供勸導諮詢之用也。總統無指畫之權宜，故亦不負政治之責任。若增厚總統之實權，則其政策之成敗，直接影響於國家之大本，是直以總統風潮代內閣風潮，而改推翻內閣爲更選總統，將政府現有永久及連續之性質一舉而棄之，其爲危險，殊未易言。

『當一九二〇年米勒蘭之當選爲總統也，米氏本有政見之發表。故米氏自入府後，內而庶政，外而國交，均在在欲厲行自己之政見。對於各部之僚屬，米氏直加驅遣，而不經部長之承轉；對於總理之進退，米氏妄行干涉，而有白里安之辭職；對於國政，則米氏有愛勿后之演說，而以己見布之四方，一言以蔽之，米氏之行徑，乃爲專權總統之軌範，而爲一般守古之士所竊竊欣羨者也。

『然而壓力大者，則反動亦大，無論憲法之明文有無認可，總統之行動，但一出相當之範圍，終爲民意所難忍，而結果非至總統下野不止。此殆自然之勢也。

『政海之風潮，關於民族之性質，有非「增厚總統之實力及擴大選舉之範圍」所能倖免者。區區憲法空文之修改，於實際又有何益？吾人果欲修改憲法，要不外採行美制已耳。詎知總

統制可行於美而不適於法。吾法必須有一直受國會監督而負責任之政府。否則，總統既有實權，則總統應負其責而受國會之推逐，如支耶爾（Thiers）麥馬韓及今之米勒蘭皆其明例。倘總統不服，勢非解散國會不可。試問以解散國會之暴舉，施行於民性囂張之國家，則其政局之飄搖，治安之紛擾，不已概可想見耶？

「故余不憚苦口而申言之曰：修改憲法，必將爲紛亂之源。

「欲避免內閣風潮而反有造成總統風潮之險，是猶以牛易羊，害多而利少……明達之士，願各自愛，勿以己之所難而求備於憲法，則國家幸甚！」此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樸蔭凱雷氏在時報所發表之言也。蓋謀諱論，願國人三致意焉！

「一八七五年諸憲法，實無負於吾人。願吾人各自勉之，毋自擾！」

❀　❀　❀　❀

此文發表後，米勒蘭見而不悅。嘗於七月二十六日致函杜驗，請其更正。茲將米函附譯於後，亦法國政治史中一逸聞也。

米勒蘭致杜驗函：

「頃閱復興大作，藉聆一是。

「余之所以致書於左右者，非欲於憲法問題，與左右有所爭辯也！道則不同，雖辯何益？惟左右文中所引兩事，均係失實。在左右固言出無心，而鄙人實義難緘默，此所以不揣冒昧，而有斯函之瀆清聽也。

「左右有云：「對於各部之僚屬，米勒蘭直加驅遣而不經部長之承轉。」此大誤之言也。與各部主事人等，實嘗有重要事項之商議，然每次必先由鄙人預告各該管部長，然後接見，所謂「直加驅遣」云云，全屬過實。

「余思之，余重思之，總統之責，端在與各閣員和衷而協作。若置閣員於腦後而與各部屬逕行商議，則在總統爲越權，在部長爲曠職，余雖不敏，何致出此？

「左右又言：「對於總理之進退，米氏妄行干涉而有白里安之辭職。」此說雖或較前說尤爲流播，但其不合於事實則同。

「當凱痕會議（La conférence de Cannes）之役，白里安總理代表法國，前往出席。所有外交方針，係由兩次府院

聯席會議所取決。至白總理之由加回巴，係出白氏之本意，鄙人絕未發一電贊一詞，何得謂爲干涉？」且白氏返巴後，立開府院聯席會議，各閣員及鄙人之意見，尙與白氏初無歧異之處；在聯席會議中，總統有發言之權，更何得稱曰「妄行？」

「左右道高望重，論事務得其眞；有偶失其眞者，左右必知無不改。此鄙人之所以不憚盡言也。

「如台端有暇，惠然肯臨，則區區私衷，自不難得左右之諒解。南天在望，無任欽遲！」

杜驥教授接函後，祗將原函發表於復興週刊，不置一辭。且杜氏文中，除上舉兩事外，並引愛勿后之演說，而米勒蘭却若罔聞。可知是非曲直，自有公論，米氏欲以一手掩天下之耳目，安可得哉？

三　白里安氏之主張

「修改憲法乎？人言藉藉，固非自今日始。同僚馮內 (M. J.-L. Bonnet) 及竅登據兩君並有修正草案之編纂，章目詳盡，斐然可觀。

「然則憲法之在今日，果已不足取信於天下乎？果爾，則大本既搖，百政廢弛，而國運將以告終。凡事，久則厭生。疑者鄙人亦嘗謂欲鞏固共和政治之組織，實有修改憲法之可能，前言具在，毋庸自諱。然自今觀之，一八七五年之大建築，固尙巍然中立，雖經暴風烈雨，而無絲毫裂縫之可尋。

「建築家每欲將前人之傑作重行修造，以便競新聞異，以自衒其能。今國會中固不乏此等建築家也。其才縱高，其意實無足取，而其事亦殊難行也。矧既欲重造，必先拆毁，試問此厖然大物，又將從何處下手而至何處爲止點乎？初固曰增一牆改一廳已也。迨工事既開，勢難收束，於是鑿鋤之所能至，無不連綴而牽動之。築室通都，言者無責。此則曰太高而近古，彼則曰太新而炫異，甲欲向南而黑牆，乙欲朝北而朱戶，議論紛紜，莫衷一是，而卒不至全毁全造而不止。噫歟險矣！諸君試思吾人此時果有修改憲法之能力否乎？以余觀之，吾人又何樂而不安居樂業於此廣廈之下，而必欲輕舉妄動，以作庸人之自擾乎？吾人目前所應爲

之事正多。至修改憲法，竊願諸君少待毋躁！」

＊　＊　＊

四　徐佛耐氏之主張

徐氏現充巴黎馬旦日報總編輯，一著名之雄辯家及新聞家也。樸蔭凱雷內閣時代，徐氏曾任教育總長之職。壯歲飛黃，本堪自慰，乃徐佛耐却甚不滿於現行之憲法而主有以修改之。且其應徵復興週刊之文，雖不過寥寥百數十言，而對於修改憲法之方針及步驟，却詞明意達，與杜白雪士諸氏互相頡頏而無遜色。所以殿於杜白雪士之後者，順其文章發表之先後而別其主張之獨異也。茲將原文照譯於下。

「是矣，憲法應行修改矣。至其證據，則在憲法已改而人未之知。蓋吾人所言者爲一憲法，而吾人所行者又爲一憲法也。

「米勒蘭之落職，親者痛之而惡者快之。然其事則一也。行政本無二權；以一權而分委於總統總理之手，故其權不專而政乃歧出，此吾人所躬親而目覩也。

「一八七五年憲法本一君主憲法也。將一切政權悉委於總統之身而初無所謂總理。特嗣後民治日張，政局漸變，凡憲法所賦託於總統之要權，皆一一移轉而歸於憲法本無規定之總理。是以今之所謂修改憲法，不過本已成之事實而明定之，並無改絃更張之虞。申言之：一俟陶梅果總統七年任滿，卽將總統一位永行廢除。此修改憲法之第一義也。

「總統既廢，則關於總理之職權，自不得不另行改定。但無論如何，應以明文禁止總理兼攝部務！以一人而統治法國，雖有至賢上智，亦已儘足周旋，又安有餘力以兼他職。此修改憲法之第二義也。

「處現行憲法之下，總統既與國會無直接之接觸，而偏由國會選出之，實屬無理已極。故嗣後總理應由兩院選舉。果如是，則兩院對於總理之信任，自難朝發而夕改。總理任期，可仿兩院議長之例，定爲一年。在此一年內，非有重大之過失，兩院不能輕加彈劾，則倒閣之風可以少戢。至關於尋常行政問題，兩院議員提案質問，每星期總理必須出席答辯一次。果爾，則光陰經濟，精力節省，而雙方應議應行之事，或不復有積壘延誤之虞。此修改憲法之第三義也。

「於政治議會外，應另設一經濟議會，專司全國工商產業之組織，以補政治議會之不及。余在復興週刊中已屢言之矣。蓋因政治議會之誕世，本在專門工業尚未發達之前。舉凡一切經濟問題，今皆取決於政治議會之中，殊屬牛頭不對馬嘴。此修改憲法之第四義也。

「廢除總統，改組總理，而規定其任期；創設經濟議會，凡此數項，以余觀之，皆為當今要務，此修改憲法之所以不容或緩也。

一三，八，一六。巴黎

佛朗士死了

從予

法蘭西文壇的巨星，思想界的先進佛朗士，剛慶祝過八十歲的高壽，據巴黎十月十日電稱，已於這天上午十一時長逝了！

他本名 Jacques Thibault，以一八四四年四月十六日生於巴黎，父為書商。他於一八九四年入國家學會。他自十九世紀以來，直至現在，其八十年間在詩歌小說，在社會運動上的成就，實完全是他獨特的理智與崇高的拉丁精神之表現。他嘗與巴比塞等共加入第三國際為社會主義者。歐戰發生，他呈請軍事當局願服務軍中，但已是年屆古稀了。最近，樸蔭凱雷內閣與兵佔領魯爾，他痛責武力政策之不當，實與左黨以不少的助力。

我記着有一樁有趣的事：佛朗士在早年有一冊創作名 "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 (1881) 到一八八九年由小泉八雲譯為英文。那時，小泉先生尚未至日本，正窮得要命。他竭十天之力譯完這書，便把板權賣給哈潑兄弟公司。這是一部很好的譯本，出版之後，風行歐美，然而小泉先生稿費所得，却不過百十五塊錢而已。文士生涯，可勝慨歎哉！

參觀不列顛帝國博覽會記

周厚樞
唐啓宇
張宗成
潘序倫
合記

一　總論

不列顛帝國博覽會者，實世界歷史上一九二四年分最可紀載之事也。以前世界各國，其開設博覽會者，亦屢見不鮮；然其規模之宏大，物品之豐備，則無一能逮此次英國之博覽會。此次之會，僅會場設備費一項，已逾一千萬金鎊之鉅款，則其建築之崇宏，陳列之都麗，可以想見。是會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開幕，將於十月終閉幕。主其事者名義上爲英皇太子，實則英倫及各屬國殖民地之實業家無一不分任其勞。開會期內，預計遊客之數，當在二千五百萬人以上，可謂盛矣！按此會雖以不列顛帝國爲名，然今日之不列顛帝國，版圖遍於全球，則所謂不列顛帝國博覽會者，實一不完全之世界博覽會也。

余等於民國十三年六月自紐約赴倫敦；此行之目的，半爲展覽此空前之盛會。余等留美各已三四五載，分習農工商三科，今日同蒞斯會，參觀頗得互相指示之益。因念斯會對於世界今後之農工商三業，有極重要之關係；爰將見聞所及，彙錄如下，以享國人。諒國人之關心世界實業而不克親臨展覽者，或以得讀此記爲快也。

一　會場之大概

會場全部設於文勃來公園中(Wembley Park)，地處倫

敦郊外惟交通便利，我輩作倫敦寓公，乘火車赴會僅二三十分鐘即達。文勃來公園爲倫敦勝景之一；余等來遊時，適値初夏，園內百花怒放，新葉成陰，桂殿蘭宮，疏列於芳草綠茵之上，國徽尖塔，雜間於疏林密樹之間；一涖其地，頓覺俗念都捐，市塵不染矣。

總觀此會全部，實一大英帝國縮小數萬倍之雛形；遊斯會者，不啻遍遊大英帝國。計距英倫祖國諸館一箭之遙，即係加拿大館，再隔數十武，即澳洲館，而印度，遠東，香港，新西蘭，馬來等館，亦均羅列四周，如衆星之環拱。遊人可於一日之間，遍覽各地之生產，生活情形；以一年不能盡習之英國地理，得於一日內遍習之，此會之有益於吾人之智識，可以想見。苟吾人以一大工廠譬不列顛帝國，則此博覽會者，實此大工廠之貨樣間也。

場內之建築：計有運動場一，機器館一，工藝館一，美術館一，政府館一，此外尚有若干小館，以及各殖民地屬國所分建之館。各大館之建築，均仿古希臘羅馬格式，無奢麗之裝飾，具莊嚴之氣概，而涼亭，軍樂亭等，又時時點綴於其間。會場全部占地二百十六英畝，約合一千二百中畝。一樹一木，一亭一屋，悉由佈景專家規畫佈置。場內并有湖水一泓，清流過峽，乘一葉遍舟，放乎中流，頗有桃花源之興味。

二　設會之經過

不列顛博覽會之設立，首倡議於一九一三年，但因大戰勃起，議遂中輟。然英人對於此會迄未忘懷；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舊議遂即重提；翌年博覽會臨時籌備會成立；又明年，開始正式籌備，英國政府盡力贊助，而各殖民地屬國代表，亦均熱衷襄理。計自籌備以來，時隔三載，於今年四月，始行開幕。

三　設會之趣旨

是會之設立，抱極大之宏願，作世界農工商業發達之嚆矢，其趣旨約如下列三端：(一)利用英國自產之原料，推廣英國固有之工藝；(二)培植國際貿易，推廣英國貨物之銷路；(三)增進英國各地民族相互之知識及其互助之精神。統觀世界各國，自歐洲大戰以來，大都民生困窮，商業凋敝，大英帝國之海外貿易，亦因之一蹶不振，以致工廠息業，工人閒居，國內擾擾，亟亟不可終日。今有斯會作恢復實業之曙星，不僅英國利賴，世界各國，皆利賴焉。

今年四月二十三日，英王喬治第五偕其后瑪麗及各皇族

親臨會場內之大運動場，爲此會行開幕式，臣民參與者凡十餘萬人。會長威爾斯親王（即英王太子）對其父王致開會辭曰：『陛下今日駕臨斯會，如覩陛下疆土臣民全部之縮影，舉凡大英本國，殖民地，屬國與保護國等，靡不羣策羣力，始克使此會成蔚然之大觀。世人來遊此會，應明曉陛下設立此會之本衷，係以發達實業爲促進世界文明之樞紐，樹立世界和平之先聲，則斯會爲不朽矣。』

二　實業館

英倫以蕞爾三島，雄視寰球，其控制疆域之遼廓，治理人民之衆多，並世各國莫之與京。文勃來之實業館，聚各屬地之特產與祖國之製造品於一堂；譬如集種種不同之色而成一彩色，集種種不同之聲而成一和諧之音調，誠所謂萬妙咸集矣。

余等自北面入口處入會場，卽見有雄奇瑰麗之建築；其迴廊之長，屋頂之高，直類一天主教堂，而與工程館相對峙，斯卽實業館也。

館爲方形，東界英王路，北界北道，南盡南道，其間可分爲四部：其東北一部分爲化學部；其西北一部分爲織物，玉石，建築材料及煤氣品陳列部；其東南一部分爲磁器，玻璃器，運動用具，烹調用具，橡皮器，烹調器，皮革品，食品陳列部，油布傢具裝飾用品，花邊及音樂器具部；其西南角一部分，劃爲紙及印刷品陳列部。

(1)化學部　佔面積四萬方尺，內分多室，各室相連處，飾以長絨，頗美觀。其陳列品爲不列顛化學製造學會所布置，助之者爲皇家學會，而以純粹化學研究之陳列爲特色。夫化學科學之突飛猛進，不過二三十年事耳，而其成績如此，英人足以自豪矣。硫酸工業及製碱工業之陳列品獨多，蓋此兩項工業爲化學工業中之最發達者也。其次則爲顏料工業之說明，如煤炭之蒸溜，煤黑油之生產，顏料之生產方法等。歐戰以前，英取顏料用品百分之八十於德及瑞士；大戰勃興，顏料供給之途中絕，英之化學家亟起直追，爲桑榆之補，建設顏料工業；至今英人所消費百分之八十之顏料，均由國內供給矣。夫一國之強盛，不當外騖於其物質之勢力，亦當內求於其國學術之昌明；一國國家對於極深研究之士，焉可不優加待遇者哉？其他化學工藝陳列品，有肥皂，藥劑，香粉，琺瑯，油漆，鹽，石棉等等。

(2)棉織品部　佔地方 32,189 英尺，此部爲蘭開倒爾棉業會所布置。(棉業會包含帝國植棉公司，不列顛植棉協會，孟却斯德棉業會等。) 其陳列品始於棉子之種植，終迄棉布之完成。關於植棉者，有英帝國各屬地之棉包形狀各種棉纖維之長度比較，棉苞蟲之分布區域，帝國各屬地可以擴充植棉之區域；並用種種圖表以示植棉事業之發達。關於紡織事業，有各紡織公司所陳列之各項紡織機器，花邊紗，帳幕紗及織襪紗等等粗細布疋；有不列顛棉毛染料會所陳列之各種顏色及化學方法等等。另有特製影片使參觀者知布縷之成，需經過種種之手續；影片之第一部分爲耕地，下種，中耕，除草，收穫，包裝，以及有各原棉出產地裝棉至孟却斯德之景；第二部分爲開棉包，紡紗，織布漂白，染色，印商標，包裝，輸運至海外各地等等。又有與棉業關係之各業陳列品，如人造絲，手巾，花邊，繩索等等。

(3)毛織品部　佔面積 15,000 呎，參與者有四十餘毛呢製造及染織公司。其陳列品有羊毛，駝毛，狐毛，松鼠毛等等；白雷德福德 (Bradford) 商會所供給之選毛，梳毛，染色以至成衣種種手續之表演，有明眸善睞翠羽華裝之女士每日進行三次，以示英製毛裝之稱體焉。

(4)其他織品部　佔地 12,000 呎，內有絲織品麻織品帽襪手套襯衣等等。

(5)釘針部　釘針業亦英國工業中之卓卓有名者也，一八五一年英國博覽會，英后維多利亞對於針之製造，特別注意；故此次博覽會，遂陳示當時之手工製釘針機器，以與近世之製造釘針自動機相比較；相形見拙，知手工機器之終不逮自動機器也。

(6)手工部　英人手工之技巧，可於鐘表，玉器，利器，金銀器之製造見之。

(7)煤氣業部　陳列煤氣工業之種種活動範圍；不獨在家庭內，煤氣之發光生熱以及烹飪等等之效用爲無限量，即在工廠內，煤氣之效用亦甚大也。

(8)建築業部　所陳列者，有新發明之水門汀三合土及烹調器具之屬，而以火爐及金屬工業之陳列爲最多。有球形之保險箱一，以藏秘密文件，足以防巧盜而有餘；因手觸箱則起一種告警之聲音，事主得以警告爲預備也。

(9)鋼鐵部　陳列各種不生銹之鋼。

(10)音樂部　陳列音樂器具多種，為英國音樂協會所布置。

(11)紙張文具部　有一特製造紙機器，以表演紙張之製造方法；有印刷公司及製圖公司所陳列之各種書籍及地圖等等。

(12)家用具及裝飾用編織品部　內以油布陳列品為最佳，以其色彩及圖形均動人也。

(13)食物及飲料部　內有機器多種，製造各色糖果，餅乾，麵包糕餅等等。

(14)革製品部　有製革公司所陳列之種種皮革品及皮鞋等等。

(15)橡皮部　陳列橡皮之種植及製造。

(16)家庭需用及嗜好品部　其中之陳列品，頗能迎合婦女心理；其他運動器具，玩耍器具，兒童玩具等等，亦甚精工。

(17)磁器及玻璃器部　陳列英國各有名公司之磁器及玻璃器；其工作之精巧，與吾華磁器及玻璃器較，未見其有遜色也。

(18)絲綢部　此部為光彩奪目之一部，陳列絲線，絲光緞，絲帶，絲繡幕及其他絲織品等等。

(19)科學儀器及照相器具部　包含外科儀器多種。

(20)花邊部　陳列種種之花邊。

(21)北愛爾蘭部　佔地6,187方尺，陳列麻布品，造船品。北愛爾蘭現有一百萬錠子，倍佛斯特(Belfast)地方一年所產之麻布約一萬萬方碼。倍佛斯特為造船業最發達之地，船廠每日可造一航行大洋之船，其他陳列品之關於工業者有繩索，煙草，醇酒，肥皂，蠟燭，毛織品，罐頭食物，糖漿及餅乾之屬；關於農業者，有牛，豕，雞，雞卵，山藷及園草種子等。

吾人觀實業館而知英人之富庶有由也。英倫三島不產原料品，而屬地產之；英倫三島多事製造品，而屬地賴其供給焉。屬地之工業興，英人之不利也，故摧抑之不遺餘力。英人政策之刻毒有如是者。蓋一國而專務農業以為生活，殊不能如一工業國之能多增殖財富。英人方欲[illegible]他國之長為農業國，而吾國士夫，乃欲吾之長為農業國也，悲夫！

三 工程館

英爲世界最大之工業國，其出貨之多，製造之巧，皆足以誇耀當世。而一切工業之發達，多賴運輸之便捷，機械之製造，傳達之靈敏，與夫港灣之開闢：凡此數者，皆爲工程範圍內事。故凡工程之物，設一大廈而館之，館佔地面五十萬方呎，世界水泥建築物之最大者也。下敷鐵道五條，連於英倫總線；上懸鐵樑五座，以利館內運輸。內分普通工程部，電機工程部，汽車部，無線電部，無鐵金屬部，玆分述之。

普通工程部，由英國工程協會所組，內分造船，水利及機械工程。英國之工廠及造船廠，參與此會者約三百餘家。其中科學之研究與工人之作業，皆有實際之表演。原料也，機械工廠也，琳瑯滿館，目不暇接。件之大者百五十噸，微者目不可睹。

其中最可貴之一點，卽爲無科學知識之徒，一見陳列各品，卽能對種種實業問題，迎刃而解。如船之用油爲燃料也，油之由貨車運至燃油器也，汽鍋得燃油而生汽也，無不實際表演，令人一目瞭然。新製造者有燃油器，汽旋機 (Steam turbine)，舟用之底沙油機，高壓空氣之鑿石機，電浪器，探煤器，探鑛器，一一分類陳列。

陸路運輸則有各式火車，貨車，輕便鐵道，鐵道小車，各立鐵軌之上。婦孺見之，無不步入機房，以親試開機爲快。

水道運輸則陳列尤詳。最驚人者爲利物浦全海口及各船塢之模型。利埠爲不列顛帝國最大之商港，岸長三十七哩，商船輻輳，航路分歧，則於模型中用自由行動之小船表之；電紐一開，燈火萬家，舟楫絡繹，異奇觀也。二十六哩長之棧房車舍，亦於模型中有之。此外有倫敦市之模型，用影片表明四政；泰晤士河之歷史，亦可由此考之。

孟却斯德運河及船塢，亦殊可觀。孟城爲英國第三大城，一八九四年始開爲商埠；其開埠也，實由其地居民繁密，製造消費兩不相應，當時建築開闢，幾經困難，方克告成。工商百業，遂有今日之盛。此英國商業史上最重要之事也。去年出入口貨在五百五十萬噸以上云。

英商各輪船公司，悉將大船模型，陳列館中。余等由美至英所乘世界第一大船馬甲斯滌克號之模型，亦在其列，舟長九百

六十五呎，寬一百呎，排水量六萬四千噸，載重五萬六千五百十一噸。舟客之居船首者不能見其尾；居中部亦不能見船之首尾上下。余等渡大西洋時，雖乘此舟六日，而未窺其全豹；今見此模型，乃得一目瞭然，亦人生快事也。

電機工程部，係由英國電機及應用製造家協會所組，佔地四英方畝有半。參與之公司，計二百餘家。如最新之交流機，電紐齒輪，變壓器，蓄電池，均在此陳列，專家見之，無不興致盎然。不獨專家已也，即小家之婦，亦在此部留連觀察，興會橫生。蓋電燈也，電爐也，洗衣電機也，調羹電機也，麵包烘機也，縫級電機也，煖足電器也，掃地電帚也：形形色色，如入山陰道上。有之者則一切家庭瑣事，悉可委之於電，既捷且便；不獨僕役可以減少，且女子可多得餘剩時間，服務於社會。

發電廠　亦在工程館中，別開生面。此廠不獨用供衆覽，且所發之電，供給會場全體之電燈及一切電力之用。廠中有直流發電機三座，計四千五百啓羅瓦特，電壓三千三百弗打。蒸汽鍋三座，爲火管式，長一百呎，每部寬五十呎。原動機爲旋汽機，在地面四呎以上。凝結器在地面四呎以下。觀者立於地面，可以一目瞭然。他如電表，電關，蒸鍋，皆露於外，一舉首而全廠在目矣。

汽車部　此部爲汽車製造營業會所組織，佔地五萬方呎。英國汽車公司之到會陳列者二百餘家；陳列各種普通汽車，雙輪汽車，載重汽車，摩托電車，水上及空中汽機，都凡百餘架。此外汽車附件陳列亦多。

無線電部　陳列各種傳電器：長途傳達器，接受器，單式複式無線電機，無不有之。以余等觀之，英國無線電事業尚不如美國之盛。蓋美國無線電接受機，今已家藏戶用，中小學生自裝接受機者，比比皆是，故無線電事業，在美需要多而進步亦較他國爲快也。

無鐵金屬部，陳列種種裝飾器具，烹調用具，多係銀銅鎳等合金爲之，而不含鐵，既可防銹，又可耐久。

國家物理試驗所　此所爲一八九九年所創，世界研究物理之一大機關也。計分八部，其中五部，如物理，標準，工程，冶金及試船，皆有所陳列，茲略述其一二：

物理部　陳列各種新式電燈，附以高溫測量計。又有新發明，利用X光線以試驗工業之材料，藉此可察工人之怠惰，且窺

純金金屬合金及化合物原子之構造。

標準部　示人以工程上準確之必要及如何可得準確之方法。他如工場中應用準器之道及正誤之方，一一表而演之；精確之度，可達百萬分之一吋。種種準具，皆此部所發明而製造者也。

工程部　陳列試驗強弱及效率之器：如測鍊條機，測齒輪機，測軸樞(Bearing)機，歐斐疲儽試驗機(Wöler fatgue testing machine)等。不獨陳列已也，且有金屬材料，試驗於其上，以顯其能勝之量；試驗材料，如鑄物，鍛物，翻沙物，試驗塊合金物等，悉依次表演之。

冶金部　陳列各種鋼鐵及工具之標本。壁上所張相片，表現冶金之法及電爐調節之法。

試船部　陳列一蠟製模型之船，用以試驗各式船艘之抵抗力，推進力，及其他性質，由此亦可比較得其速度。

四　美術館

美術館址在工藝館之左側，面積四萬方呎，建築適當，光線甚佳，以貯美術各品，極爲合宜。是館主任維佛爵士 (Sir Lawrence Weaver) 經營佈置，不遺餘力，幷得英國各美術名家之協助，始克使陳列及內容完全無缺。

館內陳列各品，以名畫爲多；計自一七五〇年來，凡英國各名畫家之傑作，無不羅列四壁，美不勝收。凡此諸畫，或借自英王貴族府第，或借自收藏名家，皆平日不經見之秘寶，惜余等非美術家，不克一一指其名而會其意耳。

彫刻美術品亦殊不少，大概以銅像石像爲多。此外建築美術品及印刷美術品，亦有數百件。

左側一列四五小室之中，分列英國五時期間(自一七五〇年至今)之家庭美術品。凡各期內英民所用之桌椅簾褥燈盂飾物，分置五室，仿五個家庭模型；遊人之自第一室行至第五室者，可以詳見英國家庭陳飾之逐漸變遷，以至於今。

戲劇美術陳列室，實爲此館最有價值最有趣味之室。內列古代曲本數十册，戲單若干張，戲衣飾物若干件，戲館照片模型若干具，名角相片若干張，尚有扮演模型若干具：計自中古迄今，凡戲劇之編製，劇場之構造，場中之佈景，其變遷與進步之歷史，

靡不表現於此數室之中。

宗教美術，占歐洲美術史中最重要之位置。此館所陳列者，有大禮拜堂模型六具，皆出自建築專家之匠心；禮拜堂屋頂所用各式之瓦，窗戶所用各種嵌色玻璃，彫刻之神龕與陳飾品，均極可觀。尙有一室，倣大教庭 (Basilica) 而建，大可容四百人；教王主教所御種種服飾，以及教堂內所用燈具均備。

女飾陳列室中，有英后與英公主所常御之種種珠鑽飾物，並不甚珍重可貴，但較美國各實業大王闊君之珠鑽，殆弗如耳。

全館所陳列之美術品，其最珍貴而難得者，厥爲王宮雛形一座 (Queen's doll's House)。此雛宮上下分四層，高約四尺，寬如之，深約三尺。中分大小室凡數十間，凡飯室，膳室，書室，浴室，更衣室，僕御室，車室，王子遊息室，皇帝臥室，王后臥室，無不應有盡有；而各室內應有種種之應用器具物品陳飾車馬，無一不備。推而至於電扇，電話，電燈，電梯，電爐，以至私室瑣碎之物，靡不一一如真。第其體積較常物縮小數十倍耳。此雛形爲一英國建築美術家爲英后所特製，并由全英各大手工美術家，分製各小模型；而英國之文家詩家，且爲特著詩文，抄於幾寸之小册中，以實宮內之書室。是雛宮方不盈四五尺，全部估值爲英金二十七萬五千磅，約合中幣二百五十萬元。僅一玩具，值至中人之產千家，英后亦足自豪矣！

英國屬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等處，亦皆有繪品彫刻品陳列別室；其中有印度之佛像數十小幅，頗似中國古代傑作。

五　印度館

印度館占地五英畝，倣印度 Taj Mahal 及 Jama Masjid 兩大建築物之樣式而建。館成方形，中留空庭，蓄水一池，亦倣印式。五印度二十七省均有出品陳列。惟依照印度政治工商之發達史，分爲印度 (Hindu) 時代，莫臥兒 (Mogul) 時代與歐洲 (European) 時代三部陳列，以見印度歷史上工商業之變遷，與英人占有印度以來經營實業之進步。

印度爲英國所控制以來，原料品之生產數量日增，品質日良；如茶，米，棉花，珈琲，苧麻，菸葉，蠶絲，以及礦苗五金，現皆供給世界之用。是館所陳列者，以此等農產品爲最多最要。

其次則爲手工美術品，舉凡絲織，錦繡，彫刻，鑲嵌，繪描諸物，無一不精美絕倫；雖以中國廣東之象牙彫刻，福建之漆器，蘇滬之顧繡，北京之景泰銅器與之相較，恐亦未能出其右。

又其次爲各海口商埠之模型及圖表，觀此可見近來印度海外貿易之發達，實有一日千里之勢。

又其次則各種野禽猛獸，不下數千百種，展覽移時，恍如身臨博物苑焉。

此外尚有印度戲館一所，時演印度新舊劇文，兼及魔術弄蛇諸藝。館內裝飾，悉倣印度戲園。惟戲目中有西藏土番舞蹈一幕，藏番數人，髮辮下垂，狀似中國江湖賣藝之徒，著極不堪之服裝，作雜亂無章之歌跳，英人頗顧而樂之。嗟乎！英人陳西藏舞蹈於印度戲園，幾視西藏爲印度之一部矣！其樂觀藏番之舞蹈，豈眞美術觀念使然，亦以暴其對於西藏之野心耳。香港館中所陳列者，無一非中國出品，且冠以『中華』『中國』『英華』等字。英人且視中國本部如屬地，復何怪乎以屬土之禮待西藏哉！

印度者，世界天富之大國，而英倫無盡藏之寶庫也。英倫每年所用工業之原料品，大都取給於印度；而每年所出之工藝品，又有一大部份輸出至印度。苟印度脫英羈絆而獨立，則英國之三分天下去其二矣。余等遊至印度館，實使余等生無限之感觸。蓋印度農產品之富饒，實甲全球；手工所製種種裝飾美術品，如刺繡，彫刻，嵌製等物，精美絕倫。徒以全館無軍用品，無飛機，軍艦，巨礮等物，遂使三百兆民族二百萬方哩之樂土，受英人之宰割者已二百餘年。我國與印度同爲東方古國之一，天產之富也相若，人民之庶也相埒，手工之精巧也相伯仲，而機械工藝之出人下也亦相去不遠。言念及此，不禁悚然而懼，惄然以憂也！

六　緬甸館

緬甸昔爲我藩服，今則屬英，覩緬甸館之陳列品者，不能無感焉。緬甸館之前面爲一橋式屋，係仿諸緬甸曼代來地方最有名之亞雷根廟入口處。此館爲一亭，亭以麻栗木造成，爲曼代來及仰光彫刻工師所爲，不遠萬里，由緬運來者也。亭前有二獅。亭之建築甚華麗，旁隔以花園，園中有印度，馬來亞之灌木喬木，及緬甸之孔雀。一入館門，即見有佛像一，係取諸緬甸最有名之仰光薾大公塔，塔上有鈴，鈴聲悠然，聞之神往。緬甸館之第一部分

爲森林部，內含：

(1)木板　約有六十種之木板；

(2)木材副產物　如油，漆，松脂，竹，等等；

(3)木材製造品　如錠子，木竿，手杖，木桶等等；

(4)木材分布圖及其他木材管理方法等等。

距今四十年前，緬甸木材之收入僅十三萬金鎊耳，二十年前爲四十萬金鎊，今則達一百五十萬金鎊；麻栗木之收入，佔其重要部分焉。

緬甸館之第二部分爲農業部。緬甸之氣候宜於種稻者也；因六月至十月，下緬甸受西南時季風之薰染，歲可得八十至二百英寸之雨量。緬甸之稻田面積約六千萬畝，歐洲各國所消費百分之六七十之稻量，均由緬甸來者。緬甸之中部爲少雨帶，其每年降雨量由二十五至三十五英寸，故花生，芝蔴，豆及黍稷等生長於此區域焉。

在農業部所陳列之農產如下：

上緬甸		下緬甸	
麥	七種	稻	六種
玉蜀黍	六種	糯稻	
稷	四種	紅稻	
豆	二十三種	玉蜀黍	
油及油子	十七種	藕粉及澱粉	
香油	五種	薑黃	
纖維	二十種	生薑	
香料	四種	肉桂及澱粉末	
糖及糖產品		葫蘆及南瓜子	
烟草		橡皮	
藥品		農具模型及照片	

稻爲緬甸之特產，故對於稻之陳列甚爲精詳；且利用圖表以顯明礮米之種種手續：如清稻去殼，去糠分等，結果由稻中得米百分之五十六，得其他可售之副產百分之七十三。

緬甸館之第三部爲地質部。緬甸豐於礦產，陳列品中，有琥珀，錫，煤，銅，玉石，鐵，鉛，銀，石油等等；緬甸石油公司所出石油品，均製成燭，亦奇觀也。

緬甸館之第四部分爲手工美術。緬甸之手工美術，固猶是

吾華風也：若亭子之龍，若竿上之鳥，若彫刻之木工，若製就之象牙品，若精巧之漆器，若銀製之粉盒，雪茄烟盒，碗碟等，若銅製之僧佛王公鬼魔等，若金銀線穿成之繡貨，若紙竹製之傘，若光華燦爛之絲織品，目所接者如覩故鄉品物，則知緬人之受吾影響者深矣。

七　錫蘭館

錫蘭島在印度半島之右面，島之面積二萬五千方里；一千五百年前已與中國通商，今則爲英領屬地中實藏富庫之一，而我國世界茶業市場，不久將因英人提倡錫蘭茶之故全爲所奪。查錫蘭茶行銷之廣，已凌駕我國之上。英人以商業立國，對於華茶入口稅則年有增加，印錫茶入口稅稅則年有裁減，保護不遺餘力，而錫蘭茶之產源既富，製品亦精，裝璜又美麗。願我政府及邦人，對於此業急起設法，調查改良，勿令此業更落人後也。

錫蘭館之建築仿自最著名之古錫蘭「康德」(Kandy)式；正屋外有迴廊；如張兩翼，廊盡處東西有二亭，頗爲美觀。館中陳別約分六部：

(1)茶業部　有茶樹栽培及茶葉製造模型。製造方法，多以機器爲之。茶分紅綠二種：紅茶分七等，綠茶分五等；大概以形一致葉小而帶枝者爲上，形不一致而帶碎末者爲下。照統計說明書所載：一九二二年中國出口茶總數爲五千一百七十五萬磅，錫蘭出口茶總數爲一萬七千一百五十萬磅；又一九二二年錫蘭茶之入中國者爲二十三萬七千二百七十七磅；又自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二十年中，錫蘭茶之入中國者總數爲三千九百十六萬八千九百八十三磅。

(2)農產部　農業出產陳列品中，菓品有椰子，波羅蜜，芒果，柑，香蕉等；蔬菜有山芋，薯，豆，南瓜等；作物有米，黍，玉蜀黍等。但所產作物，有時尚不足自給。另有山田模型及昆蟲標本等。

(3)橡皮部　橡皮樹爲熱帶植物，故錫蘭館陳列橡皮出產品甚夥。如軍用品，醫藥用品，家常用品，機械用品等，不勝枚舉。其爲用之廣，亦富強國家不可忽略之實業也。錫蘭橡皮樹初亦傳自南非洲，今則植橡皮樹之地已有四十餘萬英畝，出產年約四或五萬噸。

(4)水產部　錫蘭漁業皆土人用舊法網取，然多大魚，如

沙魚劍魚之類，館中陳列標本甚多。又錫蘭產珠亦富，陳列品如採珠模型及蚌蛤珠貝之屬甚爲悅目。

(5)五鄉村工藝部　錫蘭自與外界有接觸以來，其工藝多摹仿自亞利安人(Aryan)及印度荷蘭等國。其工藝陳列品，多由土法手工作成；其工作方法，多用圖畫模型顯明之。如手織土布，網，蓆，籃，椰欄絲織物，金屬器皿，漆器，陶器等。

(6)商務部　內陳列圖書表册，關於錫蘭出入口貿易價目比較表統計表等。

八　馬來亞館

英屬馬來亞卽馬來半島及南洋羣島之總稱。館址在會場中佔地約近一萬方呎，爲新式建築而粉飾則爲亞刺伯式。全屋顏色爲紅黃黑三色，鮮明奪目，代表英屬瑪來亞之國徽。廊內懸有自新加坡運來之中國燈籠；蓋南洋商業之發達，大半由華僑在彼經營開闢之力——如開採錫礦，種植橡皮樹之類；馬來亞商業至今尚大半操諸我華僑之手，余等來遊斯館，殊不能不服我先民之締造艱辛，而歎息今日之淪於夷狄也。館中陳列約分七部：

(1)森林部　內陳列各種木材標本及家具，地板，手杖等；另有橡皮樹之種植法及採取法模型。橡皮之製造，其出產品有軟硬二種軟者如車輪，家常醫藥用具等；硬者如電機所用及家具等。

(2)水產部　有各種土人所用漁具及魚類標本漁法模型等。

(3)風景部　中有馬來半島風景大模型十二具，頗具匠心，此外並有新加坡海港模型及其他風景圖畫模型等。

(4)礦產部　錫爲馬來亞礦產之主要品，一九二三年產額爲三萬九千六百四十九噸，其出產居世界第三位，較我國產量約多五倍。初由華僑用舊法開採。至今雖仍有繼續者，然弱國僑民，受人侵侮，且舊法人工不能與機械抗衡而立於不敗之地，終致衰落，良可慨也。館中陳列華僑用舊法採錫模型數目，照其統計，南洋錫礦業約有三分之二在中國人手中。茲以百分法計其消長之數如次：

馬來亞錫礦業之爲華僑經營者

一九一一年　百分之七十七

一九一八年　百分之六十八

一九二一年　百分之六十一

一九二三年　百分之五十八

外有金石煤磁標本多種。

(5)商務部　中陳列進出口貿易書籍圖表，及郵票，鈔票，現洋，金鎊等。

(6)美術部　此部所陳列者，爲絲織，衣服，繡貨，金銀器皿，錫器，刀劍，籐籃，草蓆等。

(7)農業部　陳列稻米標本種類甚多。此外有珈琲，麻，椰子，苜蓿，蜂蜜，蜂蠟，豆，黍，蘆竹，及其他出產品如紙料等。

出馬來亞館爲一大院落，中植熱帶花木，遊覽其中，如置身熱帶，亦場中奇境之一也。

九　沙雷瓦刻館

沙雷瓦刻(Sarawak)處亞洲之東南，面積五萬方哩，人口六十萬。沙雷瓦刻館占面積二千四百方呎，館之建築材料，全自沙雷瓦刻運來，其屋頂係用實爾利我最有名之鐵木所造。其入口之塔，係倣雷伽宮(Rajah's Palace)之入口式。入斯小館，可見土人之手工藝術，如籃杖，木工品，輕軟光輝之織品，裝飾之圖珠，銀線，以及土人所用之軍器等。沙雷瓦刻風景絕佳，小山環峙，銀河中流，樓櫚樹影，搖曳生姿。其人民爽直，其女子溫柔而富情感。其所產物品有金，木材，茶，西米，生薑，燕窩，樟腦，蜂蠟，籐，橡皮，以及其他產品。煤，石油，金剛石及水銀之礦產亦富。

十　香港館

遊畢錫蘭館方出門，忽見黃牆綠瓦，壯似吾國宮殿之房一簇，紅字燈籠，高懸門際，檀木匾額，橫戴簷前；既趨近之，則肉桂茴香之味，絲竹管絃之音，以及一切觀感所及，無不有中國風味。異哉！胡爲乎身在異邦賽會場中，恍若足登故國夢耶真耶！既及門首，則見燈籠紅字爲香港賽會場，匾額所書爲中華酒家，然後方知已至香港館矣。憤懣之懷，卽油然而起。蓋香港本隸吾國版圖，吾國有之，退可以拱衞南疆，保存國富；進可以撫服華南羣島，開拓海外貿易；乃於鴉片一役，竟爲英人所奪，從此吾國南方門戶

濟開。華南土產，如煤，棉，鐵，茶，糖，乾果，檀香木之類，盡爲英人操縱，囊括包舉，輸之英倫三島，以爲其人民安富尊榮之源。至其製成之洋貨，則亦由香港而轉輸華南諸省。嗚呼！英人經濟侵掠政策苛酷何似？每年所吸吾民之血汗金錢奚可以千萬計哉？今者所謂香港之館，竟與印度緬甸爲伍，而入於不列顛帝國博覽會之林，吾人之奇恥大辱，無是過矣。

此館之建築，略似中國宮殿，成口字形。居其中者，爲一中國飯館，名中華酒家。飯館之耳房內，列商船景物及海港模型。其他三面長廊，則由中國各店分室陳列。中隔一街，與香港之道路相似。各店門首懸有中國燈籠與招牌，與中國市廛相彷。

此館最要之點，卽爲表現英國在香港所發展之航業是也。其中有香港島模型二具：一爲平面模型，約佔四百方呎，以表香港地勢之險要，舟車之輻輳；一爲夜景模型，以示其山川之美麗，實業之發達。型置暗室之內，自隙窺之，則水涘山麓，燈火萬家，上與疏星相接，觀者猶置身南海中也。英商之操縱中國及香港航業者，莫若太古公司及香港黃埔公司。二者在香港皆有極佳之船塢，水深岸闊，可泊大船，英人所賴以吸收中國之富源者也。茲館所陳列者，則爲二公司之船塢模型。香港久爲世界運輸之中心，進出口船隻，以噸數計之，其量爲世界各海口之冠。自蘇夷士運河開，而香港在英國版圖中益形重要矣。此外懸有香港九龍形勢圖數幅，中國古戲模型數具，型置暗室中，用各色燈光照耀於後，觀者由隙窺之，恍若身入香港大舞台也。

香港商店之到會陳列者有三十餘家。其中以古玩舖爲最多，如藏珍閣，中國土產出品公司，復榮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華美公司，煥文公司，及福州協成公司等。其次爲繡貨，有汕頭商務公司，永安公司，大中華公司等。絲貨有先施公司，香粉有戴春林，漆器有大中華公司，磁器有義厚隆，籐器有恆盛祥，裕源利，及香港籐草家私公司，銀器有宏興樓，茶葉有華茶公司，烟草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首飾有中國公司，食品有宜珍，竹甘，冠益，及新德隆元記罐頭公司，泥人玩具有恭信號。諸店商人，面有矜色，以爲貿易外洋，殊不知爲人作嫁焉耳，哀哉！此外最足引人注意者，爲華人手工出品室及新界養蠶室。前者皆由香港招來之工匠爲之，內有打銀，點彩，象牙彫刻，編籐，紙札，烏木匠等，各事其事，手藝精緻，足令碧眼白人驚歎不置；然英人之意，非欲顯中國之奇

技，實欲使其人民深悉中國爲大利之藪，俾將來可據爲己有耳！嗚呼！蚩蚩藝匠，猶自鳴得意以逞其技而不識英人用意之凶；所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者非耶？新界養蠶室中陳列中國養蠶繅絲織綢之土法，始自蠶卵孵化，繼以蠶蟲眠食，依次列於盒中；盒中溫度調節得宜，蠶得不死；蠶之成熟者，吐絲作繭，環繞於束草之上，繅絲織綢，用中國之鐵鍋及木機爲之。內有中國婦女數人專司其事。按香港本非育蠶之地，今英人於香港館中陳列此物，其意不過欲壟斷中國之絲業耳，吾爲此懼！

中華酒家一所，爲館中飲餐娛樂之處，建築倣中國廳堂之式，陳設雅致，佈景精美，四壁飾以繡屏，空中懸以彩燈，烏木傢具羅列滿堂，景德磁器陳設盈几，錦墊象箸，海味山珍，無不備具。俄而管絃大作，粵音幽揚，據云，此爲英國皇太子赴香港時御前合奏之音樂隊也。酒客盈門，觥籌交錯，我國侍者衣繡袍，飲酒食饌，似一幅亡國奴畫圖。嗚呼！國未亡而臣奴見我心傷悲，莫是過矣！

聞會中粵人言，會場中華人之受雇用者計一百五十八人，係香港商會奉承英國政府意旨所招致。其中有着短棉襖者，有戴紅頂便帽者，有傴背吸烟者，有女子纏足者，有垂髮辮者，遊人多過而譏之，種種怪象，不一而足。其中最荒謬者，爲煥文公司之繡匾一方，顏曰聖壽無疆四字，上冠大英國皇帝萬歲之款語。又中國土產出品公司有何氏亦廉所題「大英獨立同尊仰，覆載同生老少安」聯語一對。又香港中國公司懸二極炫耀之像，一爲英皇，一爲英后。凡此種種，無不呈露亡國爲奴之預兆焉。噫！

十一　澳大利亞館

澳大利亞有面積 2,974,581 方里，有人口5,634,552。澳大利亞之進出口貿易，在 1923 年值英金 249,721,756 磅，而在 1913 年僅值英金 158,321,422 磅，英之良主顧也。

澳大利亞館與坎拿大館對峙，其宏大亦與坎拿大館相埒。

澳大利亞館之分部如下：

(1)農產部　澳大利亞以農產品著名於世界，其農產陳列品有蜂蜜，小麥，燕麥，大麥，麵粉及其他穀類食品；棉花及其他纖維品，苜蓿，果品，蔬菜，橄欖油，烟草等等。其中有澳人割麥之景圖，頗顯明，閱之使人了然於使用機器割麥之功效。刈麥也，捆麥也，揚麥也，裝麥於袋也，一日而可盡割十五英畝或九十畝之麥

田。澳洲地曠人稀，故不得不用省工機器也此外並有用麵粉製成麵包餻餅等之表演。

(2)乳酪部　農產品中除小麥外，當以乳酪業爲最，故別爲一部。其中陳列，有牛乳及牛乳製造品，牛油，牛油酪等。其中有一大塊之牛油酪，重 1½ 噸。

(3)教育部　澳大利亞之教育爲強迫教育，初等教育完全受政府之輔助，高等教育則非有學力財力者不能入焉。教育部所陳列者，有初等學校高等學校及專門學校之成績等等。

(4)漁業部　澳大利亞四面濱海，故富有漁業之利。澳之西北及東北海岸，爲採珠最盛之區。採珠之景，頗足動目。白人潛水者著潛水衣；土人潛水者，則不用潛水衣。海參係專爲供給華人之食用。甲魚多種，供製湯之用。鯨魚及海豹，亦產諸澳大利亞四周海洋之中。

(5)林木部　澳大利亞森林面積估計約有 66,000,000 至 92,000,000 英畝，多半爲硬木，富於強力及韌力，比水爲重。若以之製睡車，可耐用二十年，若以之製電線桿，可耐用至二十五年。入林木部可以見澳洲林木製成之種種器具，如家用器具，鑲木地板，車輪，船隻，木桶。澳洲棒球隊之來英也，其頭目華偉克埃母司屈郎 (Warwick Armstrong) 曾用柳木所製棒以勝，澳人以爲榮焉。其他林木之陳列，有木材製紙，由木材所取出之香油，有澳大利亞鋸木廠之景。

(6)衛生部　澳大利亞日朗氣清，地曠人稀，人多自立室有蓋藏，無風土病之爲患，故適於衛生。其死亡率爲千分之 9.8，較各國爲低。此部所陳列者，有防疫站及防疫器具之模型。

(7)書籍部　此部陳列關於澳大利亞之種種書籍。

(8)製造品部　澳大利亞農國也，其工業頗幼稚，澳政府爲提倡工業起見，實行保護關稅政策及給與政府補助金。在一九〇九年，澳大利亞有工廠數目 13,197，雇用 266,661 人。至一九二二年，則工廠數目增至 18,023，雇用人數增至 395,425 人。在此部所陳列者，有書籍，紙張，印刷品，及彫刻，棉織品，毛織品，食物及飲料，藥品及化學品，肥皂，香粉，外科及其他科學器具，油漆，皮革及皮革品，石具，泥具及玻璃具，電氣用具及機器，金屬用具及機器，家具，臥具，及室內裝飾具，木具，音樂器具，運動器具。

(9)礦產及採礦部　礦產爲澳大利亞之一大生產業，除

金礦甚著名於世外，其他若煤炭，銀，鉛，銅，錫，產額亦頗多。此部所陳列者，有金沙及淘金之方法，銅，鋅，鉛，鐵，錫，鋁，銻，鉍，鉻，鈷，錳，鎳，鉑，鐳，鈦，硫黃等礦砂，煤炭，焦煤，石油，建築石料，陶磚，水門汀及其他非金屬礦物等等。其重要者，有礦業照片，以顯明其採礦及冶礦砂諸方法。

(10)新聞紙部　陳列澳大利亞所出之新聞紙多種。

(11)遊牧部　澳大利亞有羊 82,000,000 頭，有肉用牛 12,000,000 頭，每年收入過 70,000,000 金鎊。此部陳列有澳大利亞之各種羊種，以美利奴(Marino)爲最好。肉用牛有冰凍肉品，有罐頭肉品。

(12)新鮮食品部　爲野味，兔等。

(13)家禽及雞蛋生產部　澳大利亞之氣候宜於家禽，故所生產之卵數，佔世界最高地位。

(14)風景部　澳大利亞有特別風景，故其陳列之畫圖中，有食葉之白熊，食蜜之鳥，點綴小森林焉。

(15)運輸部　澳大利亞之鐵道線密如蛛網，在一九二二年有 26,345 英里。此部陳列有鐵道運輸，電車運輸及空中路線等等。

(16)熱帶部　澳大利亞有 1,000,000 英方里屬於熱帶，此部所陳列者，有甘蔗及棉花之屬。

(17)酒部　陳列葡萄酒，白蘭地酒等等。

(18)美術部

統觀澳大利亞館之各部，以農產部爲最佳，繼以礦產部及漁業部，美術部及製造品部，殊不逮他屬地大館也。

十二　新西蘭館 (New Zealand)

新西蘭乃三小島之總稱，在澳洲東南，地近熱帶。館前花園中，種植棕櫚之屬，及其他新西蘭所出之果木，使人想見熱帶風景。館之建築式甚新頗具外觀，另有大草屋一間，肖土人居屋形狀，棟梁皆扁木柱，上有土人手工雕刻，頂壁皆草束圍蓋，屋甚黑無窗，中陳列土人木製飲具，槳，鐲數事。館內陳列，多土人模型，服飾用具及天然物產等。工藝品甚少。森林部有木材標本十餘種，籐器草薦之屬最多，佔館之一部。礦產陳列者，有金，銀，銅，硫，硝，鐵，煤，錫，燐酸石，石絨，珠砂，石油，鈦(Tungstea)等。農產品有羊種，羊

毛，羊肉。標本種類等級甚多。此外有牧場模型及牛乳業及牛油產額頗夥。菓醬及罐頭出品亦富。另有皮革陳列品多種，然非新西蘭之大宗出產也。

十三　費吉館(Fiji Islands)

費吉羣島孤懸太平洋中，位於澳洲之東北。西歷一七六九年，英人探險得其地，一八五九年始握其島之主權。嗣復失去，但十餘年後重復得之。其地面積七千方哩，人口十六萬，館址面積約二千方呎，各館中之最小者也。

館中陳列品，以珊瑚及貝殼爲多，他如橡皮，木材，鯨齒，亦復不少。工藝品有土製之衣冠軍器軍艦食器，草蓆，陶器，瓷具，珠飾等類，多係土著女子所製。費吉本有食人之風，食時用四叉之木鉤爲箸，今者此風雖殺，而食人之鉤，尙得於此館見之。此外有土人昔時所用之器具，觀之令人想見當時野蠻之習俗。復有村落風景模型，雜陳於土產貨物之中。土產之重要者爲糖，棉，香料，水菓，乾菓，咖啡，生薑，椰子，蓖麻子，烟葉，麻繩，土製肥皂，果醬之類。

費吉人民之生活狀況，新舊文野互相夾雜，有多種風俗習慣，自古代遺傳而來之野蠻狀況，亦至今不改。然而其地人民，已知利用近世最新發明之無線電機，遙聽大陸傳來之樂歌，斯可異也。

土人製造飲料之法，亦頗奇異。法取椒樹根嚼之成泥，置大碗中，和水少許成糊狀，宴會時衆圍坐而歌，各注水少許於碗，再用竹箸調和之，於是主人禱祝，立而稱觴，座中上客，即以椰子殼作杯，盛液而飲，液味香辣，狀如加牛乳之咖啡，所餘渣滓，則分贈諸客，以作紀念云。

十四　加拿大館

會場中注水成湖，沿濱有兩大館並峙，一爲澳大利亞館，一即加拿大館，建築極爲輝煌雄壯。館左右有二小館，一爲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陳列所，一爲加拿大國家鐵路公司陳列所，共佔地積近六英畝，同時館內可容四萬人。聞此館建築用木料二百餘萬尺，金鐵之屬二百餘噸，皆運自加拿大。

加拿大居美洲最北部，與美國平分北美洲，面積共三千七百二十九萬六百英方里，比美國稍大，比歐洲略小，以較英倫三

島，則大三十一倍有奇。除極北部冰天雪害，氣候寒冷外，大部分宜於農林畜牧，天然出產品極富饒。館內陳列品佔屋數十開，品類繁多，約分六部。

(一)水產部　此部多魚類標本模型，及魚蝦罐頭食品等等。加拿大產魚六百餘種，著名者約一百五十種，佔食品出產大宗者約二十餘種。每年出產約值四千至五千萬美金，出口者約值三千美金，海洋漁戶約七萬人，江湖漁戶約一萬人，製魚類罐頭出品者約兩萬人。

(二)礦產部　除農林外，礦產亦加拿大實業界重要之出品，一九二二年礦產品約值一萬八千三百六十三萬美金。茲列其礦產出品及價值表如次：

煤	15,045,286	噸	66,486,025	美金
金	1,230,985	純兩	25,446,717	
銀	17,611,646	純兩	11,891,560	
鉛	94,170,469	磅	6,789,690	
鎳	17,496,490	磅	6,123,771	
銅	43,321,403	磅	5,797,270	
自然煤氣	14,954,097	立方尺	5,468,963	
石絨	158,198	噸	5,264,650	
鋅	56,397,500	磅	3,223,681	

其餘礦物陳列品有金石，煤磁，磚窰，及機械等。

(三)森林部　森林在加拿大實業中佔第二重要位置，估計約五萬萬英畝，至少約一半可為工料。木材每年菓品木材紙料出口約值六萬萬美金，尤以紙料為大宗。此部陳列有木料標本數十種，及一切家具菓品，有各種糖醬罐頭，並各種粗細紙料。

(四)皮革部　自美洲發現以來，加拿大之皮革部著名於世，近則以地多開闢，野獸斂跡，多避往北部近寒帶地方，又因獵取甚勤，漸見稀少，故加拿大有各種牧場，收養熊狐等，以取其皮革。一九二三年所出皮革約值一千五百萬美金。館中陳列皮革如皮領，冬衣，皮包，及軍用品等等。

(五)農業部　加拿大出產最豐者為農產品，可耕之地約三百兆英畝，成熟之田約五十兆英畝。一九二二年全年出產約值一千四百二十兆美金。農產中以作物收入為主品，作物中又以麥為主品。館中陳列麥之品種極多，並及其出品麵粉餅乾之

類。其他生熟肉類及罐頭出品，亦佔陳列品中之大部份。在加拿大館中，其最令人注目者，爲用牛油堆塑之『英皇太子倚馬鄉村圖』，其大小一如真人，洵可謂盡好奇之能事矣。另有大菓品佈景，淺水遠山，一如真境，其中菓實纍纍，皆真品也。

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館　此館與下國家鐵路館之設，爲鼓勵英人移民往加拿大，旣導以富源，昭以美景，更示以交通之便利，其設計亦至精也。中有火車輪船模型甚多，太平洋輪船屬於加拿大者，無不應有儘有。沿館中內壁，裝設睡車餐室起坐等等，凡車上應有之設備，無不表示於此，裝飾一如真車。沿外壁則裝設地圖，其中鐵道輪船路綫，皆以顏色小電燈標明之，一目了然。加拿大太平洋鐵道橫貫東西，啣接大西太平兩洋，長二千八百九十四英里，共行九十二小時，其餘鐵道屬此公司者，在加拿大境內爲一萬五千英里，在美國境內爲五千英里。

加拿大國家鐵路公司館　加拿大鐵道里數，共有四萬英里，除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所有鐵路外，其餘皆在加拿大國家鐵路公司掌握中。館中陳設與前館相似，有輪船，火車，圖表，模型等等。四週站壁上皆佈以加拿大風景，有模型小火車蜿蜒出入於山穴車轍中，使人有如身涖加拿大境，至觸目也。

十五　盃妙打館 (Buamuda)

盃妙打館在會場諸館中爲最小，而盃妙打島在英領屬地中亦最小，島之面積祇十九方里，位於大西洋中部，距美國紐約約七百里海程。館式建築甚古，蓋爲仿一愛爾蘭詩人一六五一年在盃島築居之屋。屋分兩層，其房頂之瓦以及窗檻屏楄所用之橡材，皆運自盃島。館中陳列品極少，農產品有果蔬之屬，如洋葱，蘿蔔，柑，薯，豆，白菜，百合等。水產有蚌，蛤，魚，蝦，標本數十種而已。然其地爲英海軍重鎮，軍實之存儲，及大西洋中部根據地，有砲臺，軍港，海陸軍駐守之。盃島於英國海軍在大西洋之重要，與美國太平洋中之檀香山島等。其地孤懸海外，氣候溫煦，風景宜人。每年英美人士暑期往游者，不下兩三萬人。英遺民之居此土者，不啻置身世外桃源也。又盃妙打牧草，利於飼養牲畜，點綴花園，爲用甚廣，美人引種頗多。

十六　紐芬蘭館 (Newfoundland)

紐芬蘭島爲英人最古之殖民地，位於加拿大之東，面積四萬二千方英里，人口二十六萬。是館全用其地之木材築成，占地六千方呎，內部裝飾亦以土產木材爲之。

館內陳列鄉土模型若干具，將其島中景物，列置於游人視線之前，舉凡深澳，闊港，高山，大湖，森林，村落等物，無一不具明媚天然之緻。歐人常謂紐芬蘭島終年爲雲霧所蔽，此言殊不足信。蓋大霧常起於離島六百英哩之隱礁左右，航海者多視爲畏途。若島中氣候，固清朗明媚，無異美洲大陸也。

島內冬際嚴寒，故其地所產之厚毛動物極多，爲出產品之大宗。其最著名者爲狐皮，凡白狐，黑狐，紅狐，銀狐，花狐等均備。眞貂皮，熊皮，獺皮，狠皮，山貓皮等，每年產額亦不少。尙有他種皮毛，多不能識其名。

島內最重要之職業爲捕漁，採礦與伐木三種。海濱多穀特魚，(Cod) 漁人久尊之爲是島之王，世界最淸最良最補之魚肝油，卽出產於此間，而輸出於各國。館中凡關於穀特魚類之陳列品，不下數百種。

木材多用以製紙，爲島內重要工業之一。館內所陳各種標本，不可縷計。礦產物有銅，鐵，鉛，銀，金，煤等多種。

十七 西印度羣島館及基亞那館

英領西印度羣島，面積十萬一千三百二十八方哩，人口二百零二萬四千九百二十八。此館館址面積爲四萬九千一百五十方呎。此館之外，有熱帶花園一座，遍植椰子，咖啡，棕櫚，香蕉及其他土生樹木於其中。滿園青葱，恍若身入熱帶森林中也。此類植物，皆由西印度運來，而由皇家植物學會辛苦試驗，順其性而植之園中，有不適於溫帶氣候者，則暫植於館內，而於夏日遷入園中，有志園藝學者見之，益覺興趣盎然。

此館建築之形，酷似古時殖民官廳，紅瓦綠窗，悄然有淸涼景象，圓頂古屋上，歇風車以覘風向，狀似古商船，此倫敦行商於西印度者之標幟也。館內因島分區，各區裝飾，酷似熱帶生活狀況。余恨未嘗至西印度一遊，故見其物，多不能通其用也。

西印度係數島連成，由北美之弗羅里達半島之東南，伸入大西洋，而達南美之北岸。昔者，哥倫布初見羣島時，以爲身至印度，故後得西印度之名。據地質學家言，諸島係海中山峯，露於海

面者也。而巴海馬斯羣島(Bahamas)則係珊瑚聯成，其中有二十島可以居人。館中陳列者多波羅海棉洋茄之類，多輸入美國者。他如龜殼珊瑚眞珠諸細工所出之品則琳瑯滿目。巴海馬斯羣島之主要工業也。

巴布多斯(Barbados)島之發現，不知始自何時，但其名係葡萄牙之舟子所立，其原義爲有刺無花果樹。英國有之已三百十九年矣。館中陳設多蔗糖椰子咖啡水菓及棉花等皆土產之要者也。

森林業在英領洪都拉斯(Hondulas)最佔重要，各種木材陳列甚多。其他大西洋內諸小島產物之陳列者有蔗糖糖漿，棉花及石灰等。

羣泥達德(Trinidad)島上之湖製成模型，陳之館中。湖產石油，濱湖村莊多富庶，頗沾染物質文化，電燈及影戲館之屬所在皆有，模型中亦能有奇必備也。

基亞那(British Guiana)在南美洲北岸，十六七世紀之間，西人探險得其地，西歷一六一六年荷蘭之西印度公司佔有其地，自一八一四年起卽爲英國屬地，其地主要之出產品爲廿蔗及各種木材，次則咖啡與米。出口貨中之葫蘆膠(Balata)一物數量頗巨，可作隔電物機械帶鞋底及其他工業上之應用品。金鑛苗及金鋼石之產額，亦已逐年加增。故此館陳列品中，不尠珍寶之品。

此館之入口，設世界第一大瀑布之模型一具，是瀑名老人瀑(Old Man's Fall)直垂而下，高七百四十呎，再下則水道傾斜，遠視上半如白練，下半如青坡，燦爛閃爍，如火如花，眞奇觀也。一八七九年有人測量此瀑之寬度，爲四百呎，水之落於地面者，其溫度已達沸點，蓋其運動能已變爲熱能力故也。

館內陳列用土法淘採鑽石之模型，及其他物品，皆足代表其地之富源。但因人工缺乏，工業未能發達，此英人所以鼓勵殖民向南美去也。

基亞那之林墾業甚盛，產多良材。其副產物如樹膠，樹油等，陳列於館者種類極多。米之產額逐年加增。椰子之大者如人首。此外工藝品則有寶石珍珠之飾物，以及傢具籃蓆之類。

十八 東非洲館

英國東非洲屬地，統括蘇但 (Sudan)，常徐巴 (Zanyibor)，聶沙蘭 (Nyasaland) 色氣兒羣島 (The Seychelles)，湯根以卡 (Tanganyiha)，甘耶 (Kenya)，由剛大 (Uganda)，麻力顯史島 (Manritius) 等處而言，總面積爲五十三萬方英哩，人口一千二百萬。埃及現已獨立，故不列入。

東非館爲一紅粉牆單層極簡單之建築，倣古亞拉伯式，四周不設窗戶。館內炎熱異常，藉以表示東非洲之氣候，游人入館，幾如身臨東非洲境。入口爲一倣亞拉伯式彫刻之門，中庭陳列非洲各種野獸，四周諸室，則分陳上述如屬地之出產品，茲分述如下。

一、蘇丹　蘇丹部陳列品之最重要者，厥惟植棉業之模型標本，以及各種農家田園之佈景，計自佈種以迄灌溉，收穫，裝運等方法，靡不畢具。其次則爲樹膠標本，蓋英屬蘇丹爲世界最大之樹膠出產地，所列各種樹膠，多至數十百種，其效用可製各種動用器具及裝飾品。除上述兩種之外，尚有他種農產物，如荳，麥，牛，羊，皮毛等。蓋蘇丹爲一完全之農業國，除農產物外，一無可觀。

二、常徐巴　爲一產珊瑚之小島，位於赤道之南約六度，面積六百四十方英里。居民多屬亞拉伯種，以種植丁香爲業。土人多屬亞非兩洲雜種，久受亞拉伯人之控制。故此部所陳列，以珊瑚丁香兩種爲多。尚有島中風景模型，兩具表示居民作業起居狀況。到處均有丁香氣味，常徐巴誠堪副香國之名矣。農產物除丁香外，尚有胡椒，荳蔻，生薑，花生，蜂蜜，菸葉等。

三、聶沙蘭　始名英屬中非洲，在一八五三年至五九年之間，爲一英國探險家立文斯頓 (David Livingston) 所發現。故斯館之陳列品中，有立氏在非探險時之遺物多種。其地產草楊梅 (Strawberry) 甚多，四時不斷，西人羣嗜此菓，稱爲世上菓品之最佳者，故游此館者見此佳菓之遍列，多有饞涎欲滴之概也。其地氣候極佳，雖近赤道而無盛暑。所產植物，各種俱備，而多美花。農產品以菸，棉，茶爲大宗。此館陳列各品，以此三種爲多。其次則咖啡，橡皮，大小麥，皆有。聶沙蘭土人，亨有豐美之天產，不知工作之苦，每年工作期間，不過二三月。即此二三月之工作，亦因以工代稅之故，否則雖終年不作工，亦無饑寒之苦。

四、色氣兒羣島　在非洲大陸之東，島爲數九十，而總面積僅一百五十六方哩。昔爲海盜巢穴，至十八世紀，法人占據此島，

盜始絕跡。其後此島主權，由法轉移於英。島內所產植物，以棕櫚，肉桂，丁香，荳蔻爲主。棕櫚爲製植物油之原料品，於化學工業上有重要之價値。此館陳列各品，亦以此等物品爲多。此外有香油多種，皆由上述諸香料植物之菓葉蒸煉而得，每年之輸出於歐洲者爲額頗巨。其地兼產大龜，故玳瑁之出產額亦巨。館內有玳瑁用器多種，皆土製也。

五、湯根以卡　在歐戰之前，隸屬於德，今暫隸於英。館內陳列品之重要者，有棉花，棕菓，咖啡，穀類，牛乳油等。又有良材美石多種，精緻異常。

六、甘耶　位於非洲東濱，地當赤道，然因地勢之高，故氣候溫和，而產溫帶之動物植物，實爲耕牧之樂土。礦產甚豐，而寶藏未啓，館中陳列各種模型標本，皆有引人入勝之趣，藉以鼓勵英人赴彼地經營墾植事業。

七、由剛大　地鄰甘耶，出產品以棉花爲大宗，佐以咖啡，可可，橡皮等。但因館內陳列此等物品，不易引起游人興趣，故另佐以土人所製之美術品工藝品多種，大都製作簡陋，但足以饜吾人之好奇心而已

八、馬力顯史島　遠處印度洋內，在色氣兒羣島之南，約一千英里，久以風景著名。初爲葡人發現，繼爲荷人所得，後復爲英人所據，從事墾植，甚著成効。其地產奇葩異卉，土質之肥，風景之美，久銘歐人心目之中。是館庭中遍陳是島土生之名花，嫣紅紫姹，滿館皆春，使人悠然想起島中之四時佳景。

總觀東非洲一館，農產物甚富，工藝品則無甚可觀。農產物中又以棉花，咖啡，橡皮，香料爲大宗。蓋英人之經營東非洲，全爲供給祖國原料品著想而已。

十九　馬爾他館 (Malta)

馬爾他羣島在地中海中，距西錫利島最近之端五十八哩，距非洲大陸最近之端百八十哩。此島在三千五百年前，已有人類之歷史，近來在島中曾發現上古人民之遺骨，然年湮代遠，已不可攷矣。此羣島在歐洲中古及近古，皆爲軍事要地，面積九十四方哩，人口四萬八千二百四十。氣候冬日溫和，富者多往禦寒。往來地中海之船艘，必經其地以添煤。

此館分爲三部：第一部代表上古之馬爾他，第二部代表十

六世紀軍事時代之馬爾他，第三部則代表今日之馬爾他。其總入口似努特必爾(Notadile)之都門，兩旁耳門則肖裴導力俄沙門(Vittoriosa)。

既入上古部，吾人自覺猶新石器時代之人物也，侶岩石而友野獸，鑿石取火之跡，歷歷可見，攷古家見之，當無不低徊留之也。

既入第二部，則帷幕招展，刀鎗林立，戰時油畫，張於四壁，惟妙惟肖，吾人恍入古戰場也。

入第三部，則近世藝術，頗足觀感，花邊工及銀絲工，是其最著者也。土人表演藝術於其中，略有矜色。他如金工，木工，玻璃細工，及土生之美花野獸，皆足表其本地風光。

二十 巴力斯坦及居伯羅館

巴力斯坦(Palestine)

巴力斯坦為耶穌降生之地，面積九千方哩，人口七十五萬七千一百八十二。此館館址面積二萬三千方呎，以其天然地形分之，可劃為四區。沿海區為一低原，狹者二哩，寬者二十哩，惟愛斯賛隴(Esdraelon)平原，則伸入內部。低原以內，則升為高原，東至狡登(Jordan)谷而止。谷之東則更隆起，復沉為撒哈拉大沙漠。氣候則以地勢高低而分，高者寒而溫海濱溼而熱。

館中陳設農產最多，巴力斯坦之酒，爪發(Jaffa)之橘，皆係本館發售之品。觀者過之，無不爭嘗為快。巴產烟葉，為近兩年內改良種植而獲良果之產物，亦在陳列之中。

工業之發展，亦為其近世史上之新生活，陳設如麵粉，食鹽，墫油之屬，皆其新工廠之出品也。巴力斯坦電業社會，亦陳設其治河(River Tordan)之計劃及照片，利用水力灌溉田畝，是其志也。

政府方面，則陳列鐵道及鐵路之建築，實為巴地行商進步之媒。他如教育，農業，及公共衛生，亦為改造生活之母。凡所陳列，皆顯政府之功。

本地手工以玻璃細工及金工為最。美術部多古畫，畫工繪倫，悉為畫家旅行聖地之寄跡。

所羅門教堂及猶太教堂之模型，為此館之特色。有人立其旁，宣講教堂之美藝建築及歷史，且待價而估焉。

居伯羅(Cyprus)

居島面積三千五百八十四方哩，人口三十一萬零七百十五。館之面積千五百方呎。此島在宗教歷史上爲重要之地，風景氣候皆佳，自古以產銅著，西文銅字即由 Cyprus 而來，至今產量亦甚夥。館中陳列除銅外，礦產有瀉鹽，石棉，鎂化物等。農產有穀，豆，烟草，棉花，蔴子，水菓，蔬菜，絲，毛，牛油之屬。

館中所列土具，別有雅致。陶器，銅銀器，地氈，皆能引人入勝。棉織絲織，質美工精，花邊刺繡，獨樹派別。他如化裝香料之馥郁，糖菓蜜醬之鮮美，皆足令人心馬嚮往。

石棉之用，千百難數，本島出產甚多。松杉長木，亦爲本島森林取之不盡者也。

二十一　西非洲館

英屬西非洲，統括奈其利亞(Niggeria)，金岸(Gold Coast)與希拉利翁(Sierra Leone)三保護國而言。總面積爲四十六萬方英里，人口二千二百萬。是館館址占地十四萬方呎，紅牆厚壁，巍然一城，亦沙漠地牆間無窗，僅留小隙，則倣奈其利亞之柴利亞城而建者也。游是館者，睹赤地千尺，殊有身入西非沙漠之概。館內計分七部：(一)奈其利亞部，(二)金岸部，(三)希拉利翁部，(四)海運部，(爲西非洲海運公司陳列所)(五)殖民銀行部，(六)非洲村落模型，(七)影戲場。

七部之中，其最有興趣者，厥爲西非洲村落模型，小小村落幾處，房舍均以泥磚築成，式樣復隨種族之不同而有區別。室內陳設百工小肆，內列土人與其妻子工作模型，或織或繡，或彫刻，或製陶，織蓆，鍛鐵，皆栩栩如生。游此館者，恍如親到西非洲，參觀土人之村居工作也。

奈其利亞分館之建築，全倣其地土酋之府第，牆壁屋頂，均以泥磚築成，內外粉以朱紅之堊，并飾以亞拉伯式之花紋。(其他人民爲亞拉伯人種)館之一隅，有塔高峙，則倣其國一著名回教禮拜堂之門塔而建者。館內四壁，均設有西非洲之景物，如沙漠中之林泉，及沿海岸之隴畝等，據曾至西非洲者言，是館佈景，實酷肖西非洲林類村落之眞景云。

英人在十七世紀時，即與奈其利亞通商，三百年來，商業發達極速，前途希望無盡。其地出產物之重要者，爲椶櫚，椶油，皮革，

錫，棉，可可，紅木，橡皮，橡牙，樹膠，蜂蠟，駝羽，等。是館將以上各物分農，林，礦，三部陳列。而木材一項，種類之多，質地之堅，紋理之美，實爲他國出品之所不逮。

金岸館與奈其利亞館爲鄰，係倣其國一著名之堡壘而建。館門上彫刻之花紋，則由其國工藝學校之學生爲之。館內佈景，亦酷效其國之真況，使吾人得目睹其國林礦工作之情狀。

金岸一國，產世界可可全量之半，故可可一物，爲其國最重要之商品，亦爲此館最重要之陳列品。木材，鎂，金，次之。又有貨幣標本一櫥，內陳其國土人所用貨幣變遷之歷史，計自貝殼以至金銀，無一不備。館內并有土人織工，木工，陶工，金工，在內工作，并有西非洲土警數名。

影戲館中所演影片，爲金岸國工商業之發達史，計自一二三百年以來，進步之速，使人驚羨。現凡馬路，鐵道，郵電，印刷諸事業，均已燦然大備，文明程度，不讓他洲諸國矣。

希拉利翁館之外形與內容，則倣一非洲土人之『會議廳』而建。內容係倣其國村落之一部，草籬茅舍，粉壁泥牆，隱現於蓁林農木之間。林居內設有土人工作模型，凡紡織，編蓆，製陶等均備。其地土人富於音樂技能，能效各種西樂。秉性聰敏，易於受訓。男子不識英文而能收發英文電信，可見其民富於記憶力，而缺思考力。

統觀斯館，知英人經營西非洲之苦心與成效。昔美總統羅斯福游歷非洲，雖有言曰：『非洲者，不僅爲英國人民與天時地理戰爭之紀功坊，實世界文化與天時地理戰爭之紀功坊也。』觀於此館，其言良信。

二十二　南非館

南非洲之經營，纔百數十年間事耳。英領南非屬地，有好望角省 (The Cape of Good Hope)，有賴泰省 (Natal)，有杜蘭斯哇省 (Transvaal)，有阿蘭之自由省 (Orange Free State)，其他英國保護區域，有把須塗蘭德 (Basutoland)，擺肖納蘭德 (Bechuanaland)，斯哇奈蘭德 (Swaziland)，以及羅載奈爾 (Rhodesia) 等。

南非館之建築，仿荷蘭式，白其牆壁，紅其屋頂，其新奇華麗，雖未能比方坎，澳，印，緬諸館，然固自成一不同之結構也。

南非之氣候至不齊也，故其物產之豐富由松柏至棕櫚莫不備焉。南非館之分部陳列如下：

關於宣傳品及普通陳列品

(1)問訊部　凡關於南非之農業，工業，礦業旅行游歷及其他疑問等有專員答復之。南非政府所出版之書籍亦陳列於第一部。

(2)新聞紙部　陳列南非所出版之各日報，雙日報，三日報，週報，兩週報及月刊。

(3)博物館部　陳列十七世紀郵政局之石塊，布須門(Bushmant) 之石刻，古兵器，古家庭用具，古衣服等。

(4)南非邦塗(Bantu)部　陳列其地之人種，器品，及工藝上之磁器，草具，木器，銅器等等。

(5)杜蘭斯哇教育品陳列部

(6)好望角教育品陳列部　如照片，圖畫，針工，紙工，木工，及自然研究品。

(7)賴泰教育品陳列部

(8)克蘭斯泰德 (Kroonstead)市政廳市政陳列部

(9)南非鐵道及港灣陳列部

(10)開普城(Cape Town)各項品物陳列部　如傢俱，野花，照片等等。

(11)竇爾班 (Durban) 城各項品物陳列部

(12)以利沙白司 (Port Elizabeth) 城各項品物陳列部

(13)聯邦堡輪船公司各項品物陳列部

(14)郵票陳列部

(15)斯哇余蘭省各項物產陳列部

(16)屈雷司坦德肯哈(Tristan da Cunha)島各項品物陳列部

(17)聖海里拿(St. Helena)及亞斯散音新(Ascension)島陳列部

(18)比奴立 (Benoni) 市政局各項品物陳列部

(19)南非影片部

(20)南非各大學校陳列部

(21)斯頭突海吳 (Stutterherm) 市政各項品物陳列部

(22)不雷克斑音 (Brakpan) 市政府各項品物陳列部

(23)羅載余爾政府各項品物陳列部

(24)南非標準銀行各項品物陳列部

(25)南非國立銀行各項品物陳列部

關於農產陳列品

(1)麥汁飼料作物如燕麥，玉蜀黍，豌豆等等。

(2)根菜及禾草飼料作物等等。

(3)豆類，飼料作物，及各種菜等。

(4)玉蜀黍及花生等，如玉蜀黍之品種，玉蜀黍之產生品玉蜀黍粉，玉蜀黍油等等。

(5)小麥及各季禾穀類如小麥，大麥，燕麥之品種等等。

(6)乳酪業，有關於乳酪業之各種圖表照片及冰凍箱等等。

(7)養牛業，有乳用及役用牛品種之圖畫及圖照片。

(8)養猪業有醃肉，火腿猪肉等等。

(9)養雞業有各種養雞場育雛場之照片，雞蛋及冰藏雞之堆裝，關於雞之生產面積，雞之進出口貿易表。

(10)種橘業。

(11)落葉果樹及乾果類如葡萄，梨，蘋菓，波羅密無花果及杏仁之屬。

(12)家庭工業類如罐頭果品糖醬，罐頭蔬菜，酒醋醬油醃菜，及蠟燭等等。

(13)農部植物股之陳列品有各種油樹膠，及松脂染料；作物，製革材料，茶葉數種草之纖維可作紙精，能食之果品，飼料作物數種，裝飾用之植物種子，纖維植物等。

(14)獸醫股之陳列品。如鯨油等等。

(15)化學股之陳列品，如動物油脂肪及蠟；植物油脂肪及蠟，香油，肥料，飼料作物藥用植物及有害植物；各區域之土壤等等。

(16)羊毛工業。

(17)葡萄酒工業。

(18)煙業工業。

(19)棉花工業。

(20)袋鼠毛工業。

(21)農業教育及水利股之陳列。

(22)皮革工業。

礦產品

礦產品之陳列，有金，金剛石，銀，銅，鉛，錫，鋅，鉑，銻，鐵，鈷，石，綿煤，炭等等。南非地質圖多種；淘洗金剛石機圖，煤礦圖表，以及杜蘭斯哇礦業局之陳列品。

工藝品

工藝品之陳列，包含下列各部：(1)食品製造部，包含糖菓漿，罐頭食品及餅乾等等。(2)南非糖業協會陳列品部，包含各種糖，酒精，以太，硬蠟軟蠟等等。(3)茶糖部。(4)飲料部。如檸檬汁皮酒等等。(5)鞋底皮革部。(6)輕軟皮革部。(7)杜蘭斯哇省韋仁晉地方工業陳列部。(8)烟草，雪茄及紙烟部。(9)紙及紙之製造部。(10)化學部。(11)建築材料部，如磚瓦之屬。(12)金屬工業部，如鋼鐵等等。(13)林木部，包含林木及林木生產品，桌椅，火柴，木柄，釣魚竿，松香，纖維等等。(14)漁產部，如石班魚，黃魚，鰻魚等等之蜜物模型，及其他圖畫。(15)烟草公司陳列部。(16)建築公司陳列部。(17)製麵公司陳列部。(18)罐頭食品公司陳列部。(19)橡皮製造品部。(20)羽毛裝飾部。(21)毛織品部。(22)繩索部。

南非館外之園地，爲南非有經驗之園藝家所佈置，植以南非草木多種。館之左方，爲袋鼠牧場，袋鼠之羽毛，按時翦下，因不翦則袋鼠之羽毛亦落下也。館之兩方，有南非鐵道公司所建築之火車上飯館，有餐車，旅行客廳，廚房車。南非之飯菜，可於車上領略之。

夫南非州者，黑人所居宅也，千百年來，絕鮮進步。而自白人移殖之後，寶藏興焉，財富出焉，人口生長焉，南非州者變爲白人之世界矣。非果白人之聰明才智，抑果黑人之愚魯無能也，優勝劣敗信有由矣。

二十三 政府館

英國政府，統轄土地一千四百萬方哩，管理臣民四萬六千英人，不可謂非中外古今獨一無二之政府，其職權所及，常與世界各國發生重要關係。今在博覽會中，特建一館，陳列各部各局行政上歷史上種種成績，規模宏大，佈置完備，內分數十部，大致如下：

一、大英帝國版圖擴張歷史模型及說明。
二、海軍軍艦機械模型及英國著名海戰勳績圖。
三、陸軍軍械模型及陸戰勳績圖。
四、飛行機及航空藝術模型。
五、殖民部陳列各地圖統計表，說明書。
六、海外貿易統計圖表。
七、郵電部所用種種最新式電信機，電話機，無線電機。
八、造幣廠陳列之各種各屬國殖民地之貨幣及鑄造技術之表演。
九、衛生部陳列之疾病模型標本以及治療法之表演，疾病之統計表及說明書。
十、農林部陳列之農林畜牧模型標本。
十一、礦務局陳列之煤鐵五金礦模型及英國各地礦物標本及統計圖表。
十二、測量局陳列之測量技術逐漸改良之歷史標本及模型。
十三、水路測量局陳列之水路測量技術圖表模型。
十四、國立物理實驗所陳列如物理工藝儀器模型。
十五、國立化學實驗所陳列政府各種化學用品及標本。
十六、印刷局陳列政府所用各種表册圖籍。
十七、食品檢驗局陳列各種檢驗圖表食物標本。
十八、建築研究局陳列各種建築原料圖樣。
十九、燃料研究局陳列各種燃料標本及圖表。

是館建築雖不甚大，而有雄偉莊嚴之概。門外石柱壘壘，守以石獅六尊，石階十餘級，寬廣數丈。館內樓上特備御室數間，為英王與后親臨參觀時休息之處。裝飾雖富麗逾恆，然似不逮美國巨富摩根 (J. P. Morgan) 與文特別兒 (Vanderbilt) 等之私室。

總觀政府館各種陳列品其主旨在表現英政府種種之職務，如國境之防護，國疆之開拓，政府事業之發展，以及執政者應擔之責任等。一言以蔽之，則全館之模型標本圖表等等，實無非為『英政府所作何事乎？』一問題之答案而已。

標型之中其最有價值者，為一世界平方模型。是型廣寬各二三丈，五洲陸地，係用半透明玻璃所製，下置電燈，在五洲各地

漸次發光，即以表示英國國土之漸次擴張。洋中置水，并有輪舟小模型數百艘，爲自動機所牽引，自能航行於洋中，眞奇觀也。

海軍部之陳列品，內有一千年來英國海軍軍艦變遷之歷史標型，計自中古時代之木質方式戰船，以至前年新造之超等無畏式戰艦，及世界最速每小時行四十海里之驅逐艦等，無不具備。尙有輪機模型，多具表現軍艦之新發明。觀於此，可見英國盡力發展海軍之計劃。此外有海戰歷史圖多幅，如一五八八年 Armada 之役，英艦大敗西班牙海軍，而始執海上霸權。一八〇五年 Trafalgar 之役，大敗法西兩國聯合艦隊，而折法皇拿破崙并吞宇內之氣。一九一八年 Zeebrugge 之役，封鎖德國軍港成功，限阻德國潛艇於港內，而保海上航業之安全。凡此豐功偉績，自應繪圖渲煙，紀功石闕。英人於此，殊足自豪。然世界各國，忌英者正復不少，寄語英人，正不必以一時勝負，遽視爲千年之功，須知驕則必敗，古訓可鑑也。

陸軍部陳列之各戰爭歷史圖，計自一六一六年 Hasting 之戰起，以迄於一九一四年至一八年之歐洲大戰，皆備種種作戰模型，描模發礮擲彈炸裂等，靡不酷肖。

其次則航空局所陳列之飛艇及機械，計自二十一年前飛艇作第一次之飛行以來，至於今日，航空技術幾將大備。此二十一年之中，英國航空機械及技術之變遷進步，均用模型標本或圖表表現於一室之內。而飛行機照片數百幅，尤足供習駕駛者之參攷。

陸軍部與航空局合製電光影戲兩幕，名曰『有保護之倫敦與無保護之倫敦』。第一幕中演敵國以飛行機多架，夜攻倫敦，英陸軍與航空隊防守迎敵之狀，而其佈景之逼眞，則無過於第二幕無保護之倫敦。此幕在演臺之上，用電光反照之時，佈一倫敦全景，層樓巍峨，煙火萬家。倏而天晚，紫靑藍霧，暮色蒼然；又倏而天黑矣，電燈萬盞，照耀全市。又倏聞天際嗚嗚作聲，則敵軍飛機相襲擊隊至矣，全市燈光驟熄，變成黑暗世界，但飛機在空際擲下炸彈，炸聲轟然不絕，倫敦幾被全毀，直至天明始息。此幕情景逼眞，佈景之妙，無有出其右者，眞如親臨戰地，目擊飛行戰爭之慘象也。

英國郵電制度，久爲全世界之模範，故郵電局所陳列之各種標本模型，實大足供外人之參攷。其新式之機械，如電話總局

所用之自動接線機電報局所用每次可以收發電信多封之收電發電機，無線電話最新發明之機械，以及速行火車在中途收付郵件等方法，眞使人目眩心悦覺物質上之文明吾國人實遠出於西人之下。

衛生局陳列關於熱帶衛生之種種圖畫模型，無慮數千百種，凡避蚊避蠅之法，均詳細表示，彙以說明。英人恃此衛生技術，遂使瘴鄉澤國，變爲樂土桃源。

其他種種，如造幣，測候，測量，礦務，林墾等局，所陳各品，均有可述，惜吾等時間有限，不克遍觀。

總之吾人觀於此館，而知英國政府實爲世界上唯一之良政府，凡政府應任之職責，靡不畢舉。反觀吾國政府，其雜亂無章，委靡不振之狀，較之英國，眞有天淵之隔，殊足使吾人望他國而生畏，顧祖國而生悲也！

二十四　體育場會

西人視體育與智育並重，博覽會之設，本所以表示英國全部智育之發達，而會場中另建一極大之運動場，則所以表示其國體育之發達。體育不發達，則智育無所施。英人之建斯場於斯會，其獎勵智育而不偏廢體育之意，良可法也。

體育場位於會場之北，占地十英畝，（合六十華畝）四周用水泥鋼柱建築十二萬五千人之座位，較之古代羅馬鬥獸之大戲場，迨大一倍，且爲今日世界最大之運動場。內設運動員四百人之浴室，練身房，與休息室，并有游人餐室，大可容數千人。

運動場中細艸平鋪，鮮綠可愛。四周有八百八十碼徑一周，與二百二十碼徑一條。場內日日有體育比賽，或軍樂音樂隊之奏演。余等赴會時，適逢賽馬之期，觀者每日在十萬人以上，每人納資自二先令起至十餘先令止，視坐立位置之區別而異。

二十五　會議廳

夫以會場之廣大，分館之密布，觀客之數日日以三十萬計，而無一聯絡辦事之方法，則會場之秩序，無由維持，而全體精神，無由灌注，此會議廳之所以不可少也。聯席會議之人員，由下列各團體等舉代表組織之：世界廣告社，不列顛工程師學會，不列顛教員協會，賑濟組織協會，不列顛電氣協會，優生學會，皇家屬

地社，農學會，萬國聯盟會，屬地委員會，城市計畫會，紡織學會，東方學及社會學研究學院，以及不列顛婦女委員會等等。

凡每日重大之問題，均由專門家討論之，每日秩序，亦由各組會議決定之。如六月二十日之日程，則有運動場之競騎，鬥牛，公民廳之賽爾弃(Derby) 地方美術及手工；各音樂臺之音樂隊及奏樂時間；會議廳之分組會議等。又如工藝方法之表演，則有政府館造幣方法之表演，南非館金剛石淘洗之表演，實業館棉紗紡織，餅乾及椰子糖製造之表演；麵包製造及包裹之表演；以及造紙，造胰皂，茶葉包裝及食物包裝等，工程館發動機廠供給電力之表演；李雷爾棕櫚油榨取之表演等。各館之影戲片，則有政府館之工藝片，實業館之特別工藝片，澳大利亞館之澳大利亞影片，新西蘭館之新西蘭片，南非館之南非南方鐵道片，棉花工業片，西非館之西非片，緬甸館之緬甸片，坎拿大館之坎拿大國家鐵道片，工程館之奇異公司片等等。

二十六　結論

余等竟五日遊博覽會，觀望所及，腦海所載，若已周遊世界，遍訪全英領土，如此盛會，實不啻不列顛帝國之縮影也。此會各館之建築，各館之音樂，各館之陳列品，莫不各肖其地之狀況，歷史，習慣及人民性質，以示在英帝國宇下人種之複雜，各屬地之觀念不同耳。

以言建築：實業館與工程館則雄奇，如裘馬王孫，豪氣撲人。美術館則如俊童小廝，列於實業館之後也。澳大利亞館及坎拿大館則壯大，如戴簑笠之農人在輕烟斷雨中做生活也。印度館與緬甸館則莊嚴，圓頂層塔，如高僧古道，獨居默念。南非館則簡單如赤子之莫識莫知也。東非館西非館則強固，城堡重重，如野人之特固。馬來雅館則靈妙如名媛貴女，翠羽名璫。至錫蘭館與香港館則古樸其外，豪富其中，如儒雅名士，放蕩不羈。而政府館則高大，如天君御宇高瞻遠矚也。

以言音樂：則英國之音樂類多陰險沈鷙之音，其聲調外似柔靡，而內實雄壯。香港緬甸之音樂，則泱泱大風，有夏聲焉。印度之音樂，則淒楚激越，如聞伊涼之曲。聲音之與國家興衰之關係，有如是哉！

以言各館之特色：則衣冠，器具，房屋及其他一切生活，莫不

邏肖各地之狀況矣。而其特產品之陳列，誠令人有觀止之歎。博覽會之布置，井然不紊，蓋英人整齊嚴肅之習慣使然也。夫英以蕞爾三島，擁強固之海軍，操海外之貿易，三百年來，未嘗敗北，以是臣印緬，闢坎澳，服馬來，取非洲，其所志無不遂，其欲靡饜，以是稱海王號帝國。文勃來之博覽會，擷取各屬地之精英，以作提倡殖民及擴充海外貿易之張本，所謂高掌遠蹠者非歟？顧猶欲佔我西藏，據我香港，窺我長江流域各省，（英政府館有地圖一，凡英政府之領土皆以紅燈綴之，長江流域各省及西藏香港等皆綴以紅燈）以吸取我國之脂膏，虎視鷹瞵，眈眈在側，雖有華盛頓和會，固不足以戢英人之野心。邦人君子，其念之哉！

男女天賦果能相等麼

從予

男女天賦，果能相等麼？我們當論到這個問題時，常覺得女子天賦的才具，的確是弱於男子；不然，在女子中會什麼沒有像莎士比亞，馬格爾安奇羅，何曼，但丁，哥德等等偉大的天才呢？近有譚女士(Miss Clemence Dane)在耶爾評論上論道：女子雖然是有生理的缺陷，有因襲的束縛，但也出了不少的名人，如克利配屈拉，如加太林，如貞德，如中國的清太后，如居利夫人等等。她們都有管理制馭的天才，只不過沒有我們所謂創造的才能罷了。原來男女天賦，本無優劣，如在現世，男為嚴父，女為慈母，實無高下軒輊之可分。至在藝術界，這是我們心靈活動的地方，女子雖無多大的成就，但若說這是男子獨力造成的，那我們却有些不信。我以為無論什麼藝術品，一人之所創造，總與他人有一種關係。如一篇劇本，一首詩歌，一幅圖畫，必定有所根本，而女子便是其根本的所在。她具有一種鼓舞人的天才，使男子奮發起來。如燔起但丁與哥德之創造的燄的，實是女子；那 Dark Lady 便是鼓舞莎士比亞創作的。不過這種舉動，連她們自己也不明白，一定要到與男子的天才相接觸，因而產生了藝術品，這種女子的天才纔表現出來。

書內學院新校慈恩傳後

陳垣

△法師年歲之商搉

△本傳甲子之譌誤

諸家記法師年歲互有矛盾

慈恩傳五卷，爲慧立未定稿。立卒後，其稿散佚，至彥悰乃蒐輯本文析爲十卷。故史料猶是，然錯綜箋補，已非慧立昔時之舊。以此傳與他傳校，牴牾恒有；以此傳前後互校，矛盾亦復不免。其顯而易見者：如武德五年法師年滿二十，貞觀三年年二十六，顯慶五年年六十五之類試一推算，卽知其說之譌。欲舍此傳而從他傳，其各自矛盾亦如是：如續高僧傳之玄奘傳及冥詳之法師行狀，既謂武德五年爲二十一歲，又謂貞觀三年爲二十九歲；續傳更謂麟德元年爲六十五歲：皆自相矛盾者也。蓋諸師撰傳時，各據所聞，並未預先製爲年表月表，而後繫以事實，故有此誤。

六十九歲與五十六歲說不足據

惟劉軻以居士於法師寂後一百七十餘年，撰法師塔銘，爲避免矛盾計，芟夷武德貞觀時一切年歲，獨標法師寂年爲六十九。近時梁任公卽取其說，見本年東方雜誌第七卷。溯其所根據蓋卽根據本傳顯慶五年條下之六十五歲，而推算麟德元年爲六十九也。然何解於諸家武德五年二十一歲之說耶？如是孤證，殊不足據。欲得此事眞諦，應在釋門諸說中求一統一之說。區區門外人一語不能徵信也。舊唐書玄奘傳謂法師顯慶六年卒年五十六，尤謬。梁任公謂顯慶無六年，亦非；顯慶六年三月朔，始改元龍朔也。

六十三歲之精確六十五歲之譌誤

今校本於法師寂年，特取六十三歲，至爲審愼。蓋綜合諸家記載，惟武德五年滿二十歲，即二十一歲，及麟德元年寂之說，唯能統一；校者即根據此說推算爲六十三而又與行狀合也。至本傳顯慶五年條下行年六十五之言，續傳行狀均繫於麟德元年條下，校者據此定本傳爲誤繫，而又據行狀及武德五年二十一歲推算，定本傳與續傳之五字爲三字之譌。吾嘗取諸說參互考訂，而知其說之不苟。假使遷就六十五歲說，則必將諸家統一之武德五年二十一歲說全數推翻，烏乎可？

本傳貞觀三年年二十六誤三年不誤

惟本傳於貞觀三年條下著年二十六，據武德五年二十一歲推算，應爲年二十八之譌；今校本反據年二十六，謂三年爲元年之誤，是則大惑也。夫法師年壽，據諸家記載，極調和統一之難，既如前述；猶幸「貞觀三年出遊，貞觀十九年歸京，中間十有七年」其說尙能統一。今乃欲遷就元年二十六歲之說，遽斷三字爲譌，是將千三百年來無異議之三年出遊說推翻，而別立元年出遊之新說也。夫使其說果能成立，亦何足惜？然吾以爲三年說必不可推翻，元年說必不能成立也。試將主張元年說最力之諸說條辨之：（說見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

法師非因霜儉出關

將謂法師之出關，係因霜儉，據唐書惟貞觀元年有霜害，以是改爲元年耶？霜儉之說出於續傳，開元錄特襲其成文，法師自著之西域記亦無是說。據本傳則法師之出關，迭被留難：一阻於涼州，再阻於瓜州，三阻於一烽，四阻於四烽；若果如續傳所云，「奉勑道俗隨豐四出」，何至被阻若是？且法師在于闐上表明謂冒越憲章私往；在洛陽謁帝，又明請專擅私行之罪，則霜儉之說，豈盡足據？不得以此改爲元年也。

貞觀三年亦有霜害

然即舍冒禁說而從霜儉說，亦不得改爲元年。何也？則以貞觀元二三年皆有霜害也。今徒據兩唐書本紀謂貞觀元二年有霜害，貞觀三年無霜害，此未檢新書五行志者也。新書五行志（卷三

十六霜之條下，大書「貞觀元年秋霜害稼，」又書「三年北邊霜殺稼」誰謂貞觀三年無霜害耶？魏徵十漸疏曰：「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是也。全唐文一四〇又不得以此改爲元年也。舊[illegible]太[illegible]貞觀政要」卷一，有貞觀三年關中豐熟語，三字誤，據卷二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條可[illegible]；又據「冊府元龜」一四四，貞觀三年六月來書詔，有[illegible]輸之地，迎年不稔語可證。

葉護可汗係元年被殺元年出遊不能見葉護

將謂三年出遊，即不能見葉護可汗，據通鑑葉護之被殺，係在二年耶？通鑑之語，本諸通典。通典卷一九九，明謂貞觀元年葉護爲其伯父所殺；舊唐書西突厥傳因之，卷一九四下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七亦因之，無二年被殺說也。自通鑑據通典所載，割裂原文，分隸於元二四年之末，而葉護之被殺，遂如在二年，其實通典舊唐書之文，完全具在，可覆按也。倘猶以通典所載爲未足，則有冊府元龜在。冊府元龜九七四，大書「貞觀元年西突厥統葉護爲伯父所殺」也。冊府元龜書唐事，多據實錄按事按年排纂，與新唐書等之調弄筆墨者不同，其史料最爲忠實。若新唐書西突厥傳，則削去葉護被殺之年矣。新唐書糾謬所謂「當書而反闕」者此也。

葉護既係元年被殺，則不獨三年出遊不能見葉護，即元年出遊亦何能見葉護？然則元年說果不能成立也。

新唐書二年葉護死之說與通鑑矛盾

將據新唐書薛延陀傳有「貞觀二年葉護死」之言，以證通鑑之無誤耶？則請問新唐書此語爲何而發？新唐書此語蓋爲薛延陀夷男之附突厥頡利發也。夷男之附頡利，是否在貞觀二年，請還質之通鑑。今將二書全文比較如下：

新唐書卷二一七下曰：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白霫在鬱督軍山者，東附始畢可汗。乙失鉢在金山者，西役葉護可汗。貞觀二年葉護死，其國亂。乙失鉢孫曰夷男，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

通鑑貞觀元年條下曰：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者，東屬始畢可汗。統葉護可汗勢衰，乙失鉢之孫夷男，率其部落七萬餘家，附於頡利可汗。

此等記載，夫人皆知其同出一源，同據一書，而互有增損者也。新唐書所記與舊唐書卷一九九下鐵勒傳同。而貞觀二年四字，通鑑無有，蓋刪之也。通鑑何以刪此四字？據通鑑考異卷十曰：「舊鐵勒傳云貞觀二年葉護可汗死，其國大亂，夷男始附於頡利。按突厥傳元年薛延陀已叛頡利，（「唐會要」九四北突厥條「冊府」九六七鐵勒條，作二年。）安得二年始附頡利乎？」此通鑑所以刪去貞觀二年四字，而特敍其事於元年之下也。夫夷男之附頡利，係因葉護已死，此兩唐書說也。夷男之附頡利，不在貞觀二年，此通鑑說也。葉護之死既與夷男之附頡利不在二年，（二年夷男已叛頡利）則兩唐書誤也。通鑑既敍夷男之附頡利於元年矣，而葉護之被殺，仍繫於二年，則通鑑誤也。循環互勘，二說皆有譌誤，糾謬所謂「年月時世差互」者此也。則葉護二年被殺說仍不能成立也。

法師所見之葉護是肆葉護非統葉護

夫元年出遊既不能見葉護矣，三年出遊更何能見葉護？是又不然。元年被殺者統葉護，法師所見者統葉護之子肆葉護也。通典一九九曰：「貞觀元年，……時統葉護自負其能，無恩於國，部落咸怨，……爲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爲莫賀咄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附，……時統葉護之子咥利特勒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爲乙毗沙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我。太宗不許，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肆葉護既是舊主之子，爲衆心所歸，其西面二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咄，莫賀咄大敗，遁於金山，國人乃奉肆葉護爲大可汗。」（「舊唐書」「太平寰宇記」全襲其文，「通鑑」則分繫於元二四年之末。）

由此觀之，貞觀元年爲統葉護被殺時代，貞觀元二年爲俟毗與肆葉護爭立時代，貞觀三四年爲肆葉護統一西突厥時代；法師於三年秋出遊，四年夏至素葉，所逢方事畋遊戎馬甚盛之葉護可汗，固少葉護非老葉護也。假定法師果元年出遊，二年夏到素葉，則所見者正俟毗可汗。然是時俟毗方與肆葉護爭國，素葉以西皆附肆葉護，法師何能安然通過？惟三年以後，肆葉護既統一西突厥，故法師得西行無阻。此又元年說不能成立，三年說不可推翻之一鐵證也。

新唐書貞觀四年俟毗請婚事不確

將據新唐書西突厥傳『貞觀四年俟毗可汗請婚，不許，詔曰，突厥方亂，君臣未定，何遽昏爲』之條，以證四年時當國者爲俟毗可汗耶？則又可據舊唐書通鑑以證其說之不確。蓋『君臣未定，何遽婚爲』之語，舊唐書通鑑皆載之，皆以此爲對肆葉護共同之言，不單爲俟毗而發；通鑑且繫其事於二年之下也。則貞觀四年四字，正糾謬所謂『宜削而反存』者也。

吾嘗稽之册府元龜卷九七〇：武德九年三月六月均書西突厥葉護可汗遣使朝貢；貞觀元年正月十月，二年四月，三年十一月，則但書西突厥遣使朝貢，而不書可汗爲何。以時考之，則元年正月一役，猶是統葉護當國；元年十月及二年四月兩役，正兩汗爭立，各遣使請婚之時；三年十一月一役，則肆葉護統一之後也。自是四五六年，均不見西突厥來貢，則新唐書四年請婚之言，何自來耶？又糾謬所謂『以無爲有』者也。

元年出遊不能見李大亮

猶有一事足證元年說斷不能成立，則涼州都督李大亮何時到任，極有研究之價值也。據諸書記載，法師以八月首塗，（下闕表作四月）則至遲九月中可到涼州；然元年九月，李大亮不能到任也。據兩書太宗紀，元年四月，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伏誅；兩書幼良傳，（舊卷六〇，新卷七八。）或告王陰養士，詔遣宇文士及代爲都督，並按其事：是元年四月以前，爲涼州都督者長樂王幼良也。據兩書宇文士及傳，（舊卷六三，新卷一百。）太宗卽位，代封倫爲中書令，尋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後爲殿中監。據舊書太宗紀，宇文士及爲殿中監，任元年九月辛酉：辛酉者九月十二，是元年九月以前爲涼州都督者宇文士及也。假令繼士及者卽爲李大亮，然士及奉到詔書，至早需在十月，則李大亮之到任，至早亦需在十月後也。據舊書李大亮傳：（卷六二）大亮以貞觀元年，由越州都督轉交州都督，尋召拜太府卿，出爲涼州都督。（「新書大亮傳」（卷九九）同，而貞觀元年改爲貞觀初，亦當書反闕也。）一歲三遷：由越州而交州，由交州而內調，復出而涼州。涼州東西南北之途，三月五月之任；無論如何，元年十月之涼州，不能有李大亮足迹也。則元年說終不能成立也。（照「新書太宗紀」，宇文士及檢校涼州都督在元年八月，「宰相表」亦然，與「幼良傳」不合，此又「糾謬」所謂「紀志表傳不相符合」者也。）

于闐表十七載之七字誤貞觀三年

之三字不誤如必欲保存于闐表之十有七載則必需推翻聖教序及諸書之十有七載

元年說之動機，梁任公謂因法師在于闐上表有『貞觀三年出遊今已十七載』等語而疑法師之還于闐，在貞觀十八年春夏之交；以此上推十七年，當爲貞觀元二年而非三年也。然吾以爲苟有疑於于闐表，則當由貞觀二年下推至貞觀十八年，而疑十有七載之譌；不當由貞觀十八年上推十有七年，而謂貞觀三年爲誤也。因十有七載之說，不獨見於于闐表，吾人少時臨褚遂良或集王羲之書聖教序，此語卽深印於腦中；而求其所謂十有七載者，係指貞觀十九年歸國而言。于闐上表時，何能有是語。是必原文有誤，（原文四月私往之四字亦疑誤）或原文爲十有六載後人習見聖教序諸書之十有七載而改之，而未計及其還到于闐與歸京先後幾差一載也。如任公言則是于闐表之十有七載無誤，而聖教序及諸書之十有七載皆誤也；因由貞觀十九年上推至貞觀元年，不止十有七載故。又如任公言則須遍改諸書之三年，又須遍改諸書之十有七載，而僅留于闐表之十有七載也。其然，豈其然乎？吾故曰貞觀三年出遊說必不可推翻，元年出遊說必不能成立也。至謂傳中所記歲月，非滿十六年有半之時日，不敷分配；則十七年中本有六閏，更事嚴覈，所差當無幾矣。

附本傳甲子紀誤

本傳所紀歲月，不易臆校。惟第六卷以下，月日差舛，尚易察覺。今校本全未注意，不無遺憾。曩讀常州天寧寺本，曾以長術校之，發見差舛不少，並錄如後，識者幸是正焉！

本傳自卷六起均以甲子紀日。卷六第六頁丁卯，蒙上文當爲六月，照傳錄當爲五月。然貞觀十九年六月五月均無丁卯，丁卯當爲七月朔，則丁卯上應有『秋七月』三字。同頁辛巳七月十五也。若蒙上文而不加七月，則丁酉朔之六月，又何能有辛巳耶？此其一。

同頁校注中有『錄閏二月』云云，亦誤。貞觀二十年，閏三月非閏二月，日本縮刷開元錄據麗本作閏三月，是也。宋元明本作閏二月，均誤。

同卷第十頁，（常州本第九頁）有六月庚辰。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庚戌朔，無庚辰，庚辰爲七月朔故此庚辰，非錯簡卽誤字。此其二。

卷七第三頁，又有庚辰，蒙上文此庚辰亦爲六月。然貞觀二十二年六月旣無庚辰，此庚辰當爲七月朔，則同卷第五頁『秋七月』三字，應在第三頁庚辰之上。此其三。

同卷第十五頁，（常州本第十四頁）夏五月乙卯，蒙上文當爲永徽三年。然永徽三年五月丁巳朔，無乙卯，非同卷第十三頁之三年有誤，卽此五月乙卯有誤。此其四。

卷八第十八頁，『三月庚申』，蒙上文當爲顯慶元年。然是年三月乙丑朔，無庚申，庚申當爲二月二十六日也，以二月乙未朔故，則『三月』二字衍。此其五。

卷九第一頁，『顯慶元年春三月癸亥，』下文『甲子。』是年三月無癸亥，無甲子，癸亥爲二月二十九日，甲子爲二月三十日，則三月爲二月之譌，第二頁『乙丑』云云，乙丑三月朔也。則三月二字，應在乙丑上，第三頁景寅云云，則三月二日也。此其六。

本傳自卷九第五頁（常州本第四頁）四月八日起，改用數目紀日，不用甲子。然卷十第一頁，忽又有『元年秋八月戊子十九日』云云，蒙上文元年當爲顯慶元年。然顯慶元年八月癸巳朔非戊子，十九日亦非戊子，當有誤。此其七。

卷十第四頁，校注『傳作末』云，末當作未。

法師寂後第二十一甲子六月，陳垣書於北京勵耘書屋。

辨史記體例

孫德謙

隋書經籍志，『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衆職，咸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吾觀司馬遷之作史記；上起黃帝，下訖漢武；其網羅舊聞，文直事覈，眞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不愧爲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也。乃自班固而後，若裴駰劉子元輩，皆喜詆訶其短。至金王若虛著史記辨惑，尤力加駁擊；并爲分別條目，則曰採摭之誤，取舍不當，議論不當，文勢不相承接，姓名冗複，字語冗複，重疊載事，以及疑誤雜辨：尋瑕抵隙，幾無賸義。近儒若錢大昕王鳴盛諸賢，亦復摘舉史文之失，而於全書大體，所以爲史家宗法者，則未之聞也。遷於五帝本紀贊云：『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與淺見寡聞道。』嗚呼！學者蔽所見聞，其治史書也，專務索瘢求疵，竟無有心知其意者！然則遷嘗謂『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殆慨歎於傳人之不易得乎？余擬撰述一書，名之曰司馬遷作史義法，以闡發龍門史學之要指，爲後來修史者作之則。其目則一曰衷聖，二曰擇言，三曰整世傳，四曰搜佚事，凡若干篇；已屬草矣，而其書尙未有成。友人胡君，近著一文，爲史記體例之商榷。其中條列六失：如本紀世家出入，本紀列傳滿略，列傳序次錯亂，世家列傳分合，采書未加潤色，傳紀互相歧異：亦極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但由吾論之，此六失者，無關宏指，且恐索隱諸家，未必能窺史公之深；至謂司馬氏係文人，非良史，輕加評騭，更不敢強焉附和。其文篇末有云：『平心商榷，是非自見。余著此篇，非好攻擊前賢，爲史家商榷體例而已。』胡君固甚冀得人商榷者，竊不自揆，亦惟取史記體例與之一共商榷云爾。

班固云：『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援引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牴牾。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古今來對於史記致疑議者，首當推班氏。顧班氏之議，僅及於疏略、牴牾、與是非乖謬之處，而未及體例也。夫是非乖謬，論者謂係各人所感之不同，司馬遷發憤著史記，固當另有見解；是非卽謬於聖人，亦無容爲司馬氏諱。其疏略牴牾，則不能以此爲回護也。至進而論其體例，其本紀十二，表十，書八，世家三十，列傳七十，雖創作之功，足爲後人法式，而其不周密之處，實不足立後人之模範。自孟堅以後，致疑議者多矣，乃匯萃羣言，約而舉之，其失有六。

右所據班固語，見漢書遷本傳中，裴駰作集解，其序文卽引用之，一若班氏『甚多疏略』諸言，爲史記之定論矣；不知非也。史記列孔子於世家，而爲之贊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可見遷乃最知尊聖者也。伯夷列傳云『學

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此蓋明其所爲史記，以六藝爲考信，則折衷夫子者，亦言全史宗旨，其大要在衷聖也。今觀史五帝本紀，則取『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夏本紀云：『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殷本紀云：『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尙白。』孝文本紀云：『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是卽就本紀言之，已足徵其立論之處，背折衷於聖人，豈有是非之悖繆哉？且班氏譏其頗繆者，在乎論道之先黃老而後六經，此乃班氏不達史學之原本出自黃老也。史官立於黃帝，當時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而老子則親爲柱下史。黃老者，道家之祖。司馬氏之所以先黃老者，旣已作史，理所當然，何嘗鄙薄六經乎？此外序游俠之退處士，述貨殖之崇勢利，索隱於此，最爲有識，『謂作史之體務涉多時；有國之規，備陳臧否，天人地理，咸使該通。』蓋言史家記事，意在該備，序述遊俠貨殖者，亦以世有其人，行事或有可記，故遂載錄之耳。輒以此爲是非繆於聖人，宜其不以班氏爲然也。若論史之體例，爲本紀，爲表，爲書，爲世家，爲列傳；班固而後，雖易爲斷代之史，或去其世家，改書爲志，然紀傳之體，則無不從之。是史記者，其創作之功，亦云鉅矣。夫

讀古人書，貴乎舍短而取長，史如司馬遷，後人尤嘗服其創興史體，垂爲法式。近世章實齋先生謂『史記圓而神，漢書方以智』，誠以遷史體例，神明變化，不可方物，吾人方嘗尋繹而表揚之；其出入漏略諸失，特其小焉者耳。矧夫或爲本紀，或爲世家，遷各有深意存乎其間，亦有勢所不得不然者。胡君爲條舉之，吾亦條次而辨之於下。

索隱云：『秦雖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豈以諸侯之邦，而與五帝三王同稱本紀，斯必不可，可降爲秦世家。』又云：『項羽崛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天子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爲世家。』又云：『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世家者，以其所遺王侯將相，竟滅秦，爲首事故也。然時因擾攘，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歷年不永，勳業蔑如；繼之齊魯，曾何等級，可降爲列傳。』又云：『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汙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王濞，宜與楚元王同爲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同爲一篇。』又云：『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作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劉知幾云『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衞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氏，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如羽竊帝王，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卽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又云：『陳勝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王安石云：『太史公敍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按卽所謂本紀世家出入之失也。索隱議之尤力。索隱所議，不僅於此。其書三十卷本單行，今皆散入史記本書。索隱並有所補，今本史記，惟三皇紀一篇，

贊於卷末。王氏鳴盛雖謂索隱之改補皆非，然無充足之理由以難之。且王氏亦謂「五宗世家，凡十三人，皆景帝子，以其母五人所生，號爲五宗，殊屬無理；漢改爲十三王傳，是也。」是王氏亦有不滿意於史記之處，不過不承認索隱之說耳。

此首條，胡君據索隱諸書，謂史記之中，本紀世家，時有出入。夫本紀之體，所列者爲帝王，秦在始皇以前，固不得同稱本紀，其說似也。然如索隱之意，殷本紀則當始於湯，周本紀則當始於武王，方於體例乃合。今殷溯自契，周溯自后稷；雖契封於商，后稷封於邰，其國亦子孫相繼，然要非帝王也。遷蓋詳記其先世，故此兩紀者，則以契后稷爲首。若必帝王乃入本紀，契與后稷，豈本紀所宜載乎？以彼例此，始皇本紀之先，有秦本紀者，亦敍秦之先世耳。特秦立國久長，其事較多，與殷周詳略有異，故撰秦本紀爲一卷，而與始皇爲二。用本紀爲名者，卽從始皇本紀而名之。如索隱之說，降爲秦世家，則殷周本紀，湯武以上，亦宜裁篇別出矣。昔人有疑秦與始皇，遷特分析紀之者，以見嬴呂之有別，此又不然。使遷而果有此意，始皇既非秦後，則秦直宜降爲世家矣。夫秦之作爲本紀，其體與殷周同，皆是述其先世，追敍源流，爲理勢所當然。乃於秦則誹之，而不知取證殷周，何其疏乎？項羽之列本紀，陳勝之列世家，吾嘗謂遷之能行史權，其道在茲。孔子之作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修史之權，可謂大矣；春秋而後，繼之者厥維遷。何以明之？言乎體例，項羽誠不應在本紀，陳勝誠不應在世家。然古之王者，以其爲天下所歸往，故謂之王。項羽本紀贊曰：「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陳涉世家曰：「陳勝王凡六月。」其於秦楚之際月表又云：「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由號令三嬗觀之，項羽陳勝，亦曾號令天下，稱王一時。其一入本紀，一入世家者，以史家權自我操，非同斷代之史，但知當王爲貴。若班氏之漢書，將勝羽二人並退廁於列傳也。孔子者，教化之主，列諸世家，所以尊聖。張守節正義云：「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爲世家。」斯眞得窺遷史尊聖之心矣。安石乃欲列之以傳，謂道不從而小，轉責遷之自亂其例；豈知遷於

孔子蓋本其尊聖之心，斟酌於本紀列傳之間，始能位置而得當，體例殆莫有善於此者。他如吳王濞諸列傳，推遷之意，蓋以其背逆無道，故出之於世家。濞傳論云：『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淮南衡山傳論云：『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一則曰逆亂之萌，一則曰謀爲畔逆，顯然可見；此所由不與五宗三王，並列世家與？張耳吳芮，同列世家，夫豈不可？然遷之論張耳也，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觀此則張耳之抑居列傳，遷或鄙其爲人，有其用意之所在；不入世家，蓋有由焉。吳芮於史無傳，則存而不論可耳。至王氏鳴盛，以五宗世家，不及漢書改爲十三王傳，論乎體例，雖較史爲善；然必以史爲無理，則不可也。又司馬貞補三皇本紀，以爲既論古史，不合全闕。如其說，遷作史記，始自黃帝，而不爲三皇作紀，似首尾未能完備矣。然彼亦一考史學之源流乎？史學與於黃帝，遷之本紀，上從黃帝爲斷，正見其爲知本之學。自序『紹名世，正易傳，』所謂正易傳者，前人皆略而不言。吾嘗探求其故，知子長之意，蓋謂作易者自當遠溯伏羲，而史之大原，則不可不首稱黃帝，此申明其本紀託始黃帝之義，與易傳不合，故曰『正易傳』耳。故貞之補三皇紀，實爲多事。王氏斥其改補皆非，是也。但五宗世家，必易爲十三王傳，王氏從漢書而不從史記，所謂齊失而楚亦未得耳。

索隱云：『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帝紀而論之，或別爲呂氏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爲二紀焉。』鄭樵云：『遷遺惠而紀呂，不無奬盜乎？』趙翼曰：『史記不立楚懷王孫心傳，殊爲缺筆。陳涉已世家矣，項羽已本紀矣，心雖起牧羊，然漢高與項羽，嘗北面事之；漢高之入關，實奉其命以行，後又與諸侯共尊義帝；而漢高之擊項羽也，幷爲之發喪；則心固當時共主。且其人亦非碌碌不足數者，因梁敗於定陶，即幷項羽呂臣軍自將之：因宋義預識項梁之將敗，即拜爲上將軍；因項羽殘暴，即令漢高扶義而西；及漢高先入關，羽以強兵繼至，亦居滅秦之功，使人報心，心仍守先入關者王之之舊約，而略不瞻狥！是其智識信義，亦有足稱者，非劉聖公盆所爲及也。自當專立一傳，乃史記逸之，豈以其事附見項

羽諸傳中故不復耶?然律以史法，究未協也』按此卽所謂本紀列傳漏略之失也。索隱論史記之漏略，並欲補曹叔振鐸許男邾子世家，吳延陵晉叔向，衞史魚列傳。王氏鳴盛謂『史記本自疏濶，周七八百年只一紀，漢每帝一紀，已自詳近略遠，惠帝無紀，亦復何害?』王氏此言，不足以難索隱。循通史之例，宜爲漢本紀，不當每帝一紀；旣詳近略遠，卽不宜遺惠而紀呂。項羽有本紀，陳涉有世家，懷王獨無之，更不可以例言也。

考漢書呂后惠帝分作兩本紀，以體例言，固較史爲周密矣。雖然，亦讀史呂后本紀，其論贊爲何如乎?其言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吾知遷之用心以天下爲重。天下不可一日無主，項羽陳涉皆以秦之暴虐而思爲民除害，故雖帝業未成，得並稱爲王者，實亦天下之主也，故一入之本紀，一入之世家。漢當呂后時，與民休息，而天下得晏然無事，刑罰少而衣食足，呂后卽以女主臨天下，故列諸本紀，所重在民。若以紀呂爲獎盜，則班氏析而二之，其失一也。楚懷王之不爲立傳，史記似近於漏略。惟史家不能無依據，遷自序言『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然則遷之凡爲列傳，不過取世傳而整齊之。世傳云者，世所舊有之傳也。觀伯夷列傳，特用『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云云，是言伯夷一傳，舊傳所有。不然，遷於許由，何以惜其文辭不少概見乎?以許由之文辭少見，則於伯夷傳中標明『其傳曰』三字，遷殆見有此舊傳也。更證之孟荀列傳，亦有『其傳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豈非指舊傳而言乎?墨子之學，在戰國爲最盛，遷苟不本舊傳，而自爲撰述，何致寥寥一二語乎?由此類推，懷王必無舊傳可憑，故不作專傳。余往歲見明末有著楚漢年表者，以漢之帝統實親接自懷王，駁史記月表之非。余卽據高祖爲義帝發喪，以伸其說。今趙氏又謂其『智略信義，亦有足稱』，則史記中漏略懷王一傳，是誠然矣。乃吾讀秦漢之際月表，其序則稱陳涉項羽，以爲號令三嬗，不數懷王，而其中准義帝稱元年。春秋之義，變一爲元，謂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故公羊傳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若是義帝獨書元年者，得春秋正始之旨，亦以見漢之帝系，上承懷王，遷早言之。而懷王無傳者，祇以舊傳

無所取裁，非於史法有未協也。果論史法，懷王匪第列傳而已，雖本紀可也。至索隱以惠帝無紀，嫌其漏略；並欲於世家補曹叔振鐸，許男，郳子，列傳補吳延陵，晉叔向，衞史魚，此不知史記通例，在乎整齊世傳，無世傳則闕之，非漏略也。管蔡世家曰：『武王發其後為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為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為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為曹，有世家言；（曹叔世家附管蔡世家後，索隱欲補此世家特失檢耳）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衞康叔其後為衞，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其於衞康叔世家贊又云：『余讀世家言，』玩一『讀』字，所謂『世家言』乃謂舊有此世家也。曹叔振鐸世家，附管蔡世家後，索隱失之眉睫，吾姑不論。許男，郳子，以及延陵三賢，其世家與列傳，必為世傳所無，可無疑矣。至史家之詳近略遠，乃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今於史所不能不略者，則強欲補之，而詳備如漢高祖以下，各為之紀，又謂其不當每帝一紀：吹毛索瘢，專以詰難古人，何古人之不幸哉！且史記，通史也；史記以前，並無所謂通史，以通史剏於子長也。今云循通史之例，不知史記以前，尚有何例可循，此吾所不解者也。

索隱云：『司馬相如列傳，不宜在西南夷之下。』又引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筴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又云：『大宛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遊俠之間，斯蓋並司馬氏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趙翼曰：『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即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後，重為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衞青霍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宏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等傳，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忽又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可知其隨得隨編也。』按此即所謂列傳序次錯亂之失也。其錯亂之失有二，一曰後人錯亂之，一謂隨得隨編錯亂之。如前之說，司馬氏不負此錯亂之失；如後之失，創例而著通史，不經意如此，何能『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乎？今觀其自序之次第，則固非後人錯亂也。索隱嘗欲改其次序，王氏鳴盛謂『後乃自悔其穿鑿，俱仍舊貫。』並云：『述贊猶於李廣之下，衞青之前，抽出匈奴入於南越之前，誠不知而作，皆非是。』王氏此言，

亦無理由。史記列傳次序錯亂之處，毫無意義，索隱議改極是；王氏非之，眞可謂食古不化者矣。

史記列傳序次，其中錯亂之處，誠有不可解者，索隱議之可也。趙氏謂其隨得隨編則未敢信以爲然。史記一書傳於今日，已二千餘年，後人無從見其原本，安知其爲隨得隨編乎？觀自序凡百三十篇，則是遷在生時，全書已成，若其序次，出於遷親自排比，何致錯亂若此？如爲後人所錯亂，遷固不負其責。乃謂其不經意如此，卽不足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僅僅以錯亂之失，而其書幾可屏棄，恐遷亦未必順受也。孔子云：『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卽如列傳之序次錯亂，於心不能無疑；但若妄加推斷，則外方陷敵內亦自陷，轉不若闕疑愼言之爲愈也。抑不讀漢書藝文志乎？諸子一路，陰陽家鄒奭子列張蒼後，墨家墨子列胡非子後，其序次亦可謂顚倒錯亂矣。藝文之入史志，班氏所剏，而一任其錯亂，何哉？吾意昔賢著書，惟在提挈綱要，至於序次偶有錯亂，則非所計也。蓋藝文一志以諸子言，但求若者爲儒，若者爲道，若者爲名法，若者爲小說，合於家數，詳其源流得失；至序次小有錯亂，於大體要無傷也。史記列傳，不過序次之錯亂，庸何病乎？索隱始欲改之，卒仍舊貫，不爲無見。乃又抽出匈奴入南越前，王氏譏其不知而作，豈不宜哉。夫食古不化，固學者所當深戒；然誦習古書，而必好爲更改，斯亦失之。

索隱云：『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六篇，可合爲一篇。』又云：『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爲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原，宜抽魯連同田單爲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爲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按此卽所謂世家列傳分合之失也。史記合傳最多，如管晏，如孟荀，其合俱有意義。作史宜合傳，作通史尤宜合傳。魯連鄒陽合，屈原與賈誼合，索隱謂其年代乖絕，余謂此語無關重要。必學術同，政事同，或行誼同，始可合之，年代無與也。屈原與賈誼，雖同爲文人，究竟絕不相類；司馬氏僅以弔屈原一賦而合之，此爲作文便以連綴也。誠不如索隱謂屈原與宋玉合之理長。

史家合傳之體，爲遷所剏，通史然，卽斷代之史，亦所宜然，如學術政事與其人之行誼，不知合傳之法，各自爲篇，此必失之繁冗矣。司馬氏始立此例，固後人所當軌式者也。索隱以魯連鄒陽，

屈原賈誼，合爲一傳，謂其年代乖絕，此誠「無關重要。」且魯連鄒陽傳論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曰不詘，曰不撓，是明明將魯連鄒陽所以合傳之故，表而出之。索隱既知事迹相類，何必再議更張。至賈生之合於屈原，事迹亦復相類；即謂以弔屈一賦，不過作文便於連綴；然亦可爲合傳之別一體例。必斤斤於學術三者，而始作合傳，爲例亦不廣矣。史記並存此例，則遇此等處，作爲合傳，正可援例行之。索隱之言，乃常例也；凡事有常例者必有變例，惟通乎變例，可以肆應無窮。

趙翼云：「史記曹參世家敍功處，絕似有司所造冊籍：自後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周緤等傳，記功俱用此法；并細敍斬級若干，生擒若干，降若干人，又分書身自擒斬若干，所將卒擒斬若干，又總敍功得郡若干，縣若干，擒斬大將若干，裨將若干，二千石以下若干，纖悉不遺，另成一格：蓋本分封時所据功冊，而遷備料存之者也。」又云：「史記堯紀全取堯典，舜紀用舜典及孟子，禹紀用禹謨，禹貢及孟子，其自序謂擇言尤雅者。」董份云：「太史公傳，如自序及遊俠，貨殖，伯夷，孟子等傳，皆自撰，故皆絕妙；如諸世家，皆多錄左氏戰國策等文，不過截舊文而略增損。」按此即采書未加潤色之失也。司馬氏自敍云：「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是司馬氏亦知修飾潤色之要，而卒不能者，非倉卒成書，率爾綴合也。蓋司馬氏乃文章之伯，非良史之才，其文之佳者，實非後人所能及。除自作數篇外，其他只得排比舊籍成之，疏於史法，熟於文法，事蹟煩多，不可以文法部署者，司馬氏即無可如何也。

昔孟子之論春秋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知孔子筆削春秋，於事文之外，有其義法在也。史才如遷，始爲紀傳之史，於史法爲最長。自來文人，或不足與之言史；而爲良史者，未有不深於文。范蔚宗後漢書自序，嘗恥作文士文，其下則云：「既造後漢，轉得統緒」是謂作史之後，於文字頗有得也。如馬遷者，蓋以良史而兼工爲文；故古文家如韓昌黎，時時稱道之。然遂謂遷是文章之伯，非良史之才，則大非也。何也？遷擬制通史，尙謂祇是文人，然則必若何而方可稱爲史

才？且遷既『熟於文法』，亦何致事蹟繁多，卽不能以文法部署之？史記如曹參世家及樊噲諸傳，趙氏謂其所据者，乃分封時敍功册，此或有之。吾嘗援伯夷列傳，有言『其傳曰』者，謂卽整齊世傳之證，今得此益可信已。然載錄舊文，遽目之爲未加潤色，生其後者，何從而知之？卽如趙氏之說，有采自經子者，有采自功册者，苟非若遷之史才，將無以整齊厥協，成我一家之言；其足以自成一家者，抑亦遷之文所致而然也。董氏乃分自撰者爲絕妙；采左國等文，僅能增損，一若非其文之善者。既不明遷之史記，深有義法；降而論其文，猶且強爲之判優劣也；此史公所以必欲得其人而傳之乎！

五帝本紀贊，『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其下則云『擇其言尤雅者』，可知史公采摭羣籍，幾經選擇，而始著之於書；凡文辭非雅馴者，彼不之取也。後之史家，如晉書之采及小說，而不加審擇，宜識者多訾之。夫作史搜羅故實，爲其先事之要；若稗官野乘所有荒穢之言，亦悉供我采輯，而不復決擇於其間：此後世信史之所以少也。遷史惟擇言尤雅，故卓然成一家言。至擇言尤雅，與整齊厥協，其道又異。所謂『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者，乃謂作史之時，將其事之散見者，吾爲厥協整齊之；嘗諸舜禹兩紀，或出典謨，或出孟子，今會合於兩紀之中，而尙非有所別擇也。至別擇，則有去取矣。何謂去取？如百家之言黃帝，以其文不雅馴，今作本紀，則用『五帝德帝繫姓』是已。原文引趙氏史記堯典云云，而以爲采書未加潤色。夫厥協整齊，與夫擇言之意，此二者爲用雖不同，而史法具於是矣。不得其解，謂此卽修飾潤色，亦知修飾潤色者，可以論文法，而史法則非其急也。史家載筆，嘗研討其義法，文辭乃其末耳。史記一書，後儒讀之，僅知翫味其文，已爲不合。乃猶指其潤色未加之失，雖史遷未必因此而貶損，使無識者見之，其弊必至廢棄而不復觀矣。

趙翼云：『田儋傳項梁趣齊進兵，共擊章邯，儋欲楚殺田假，然後出兵，据項羽紀，項梁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殺之不義；而田榮傳則以此語爲楚懷王之言。』又云：『齊悼惠王傳，悼惠子哀王將發兵誅諸呂，乃先誘燕王劉澤入齊，使祝午至燕，發其國兵幷將之；澤不得歸，乃願往長安，議立哀王爲帝，哀王遂資其行。而澤傳不言被誘入齊事，但云太后崩，澤卽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遂與齊合兵，而澤先至長

安。」又云：「朱建傳謂鯨布欲反，建諫之不聽，布誅，建得不誅，事在鯨布傳中云云；今布傳無此語。」又云：「佞幸傳序，高祖有籍祖，孝惠有閎孺；而朱建傳，又云孝惠有閎籍孺，是并二人爲一人。」又云：「酈食其傳，既序其見高祖之事；而朱建傳，又重序酈生見高祖之事，與彼傳小異。」又云：「周仁傳，仁以不潔清得幸，景帝崩，仁尚爲郎中令，終無所言；景帝以此再自幸其家。按既云景帝崩，乃又云景帝再幸其家，文義不順，漢書刪「景帝崩」三字便明。」又云：「田仁傳，戾太子斬江充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之事，既云丞相令司直田仁閉守城門，因縱太子下吏誅死；下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族死陘城。文既繁複，且不可解。」按此卽所謂傳紀歧異之失也。採取各書，未加互勘，彼此歧異，在所不免：此等之失，各史皆有，不僅史記也。

凡趙氏所舉諸條，確爲史記歧異之處，其讀書可謂精審矣。但史記成書，在漢武時，流傳至於今日，年代亦極久遠。試爲分別言之，其中如佞幸傳之籍祖閎孺，朱建傳并二人爲一人；周仁傳之景帝崩，文義不順：如此類者，或出刻本之誤。否則，籍祖閎孺，佞幸傳明析二人，何致朱建傳則并之；周仁傳上書景帝已崩，萬無再幸其家之理；史公豈全不顧文義者。此蓋史記在刋刻時，傳寫者失之於前，而校書者又未細心對勘耳。朱建傳鯨布欲反云云，馬遷之意，當謂鯨布之反，其詳乃在布傳中；云事在者，是指布反事而言，非以建之諫而不聽，及得不誅，欲人究考建事也；布傳自可無此語，趙氏特未諦辨耳。田仁傳之下吏誅死，而又言仁族死陘城者，直繁複而不解其故；由吾論之，古書之不可解者，不必強作解人，其道則在闕疑可也。項羽紀項梁之言，田榮傳以之屬懷王，此無足異者，古人文字中，蓋時有之。如東野畢之馭馬，知其必敗者，荀子係之顏淵，而莊子呂覽，並以爲顏闔事，所聞各異；無待釐訂其孰者爲是，孰者爲非。今司馬氏於紀傳中，記其說而兩存之，卽此旨也。不讀老子列傳乎？「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莫知其然否？」可知遷於然否未明者，必爲之備載，而不欲專輒臆決，何其愼與？酈食其之見高祖，本傳已詳，重序於朱建傳者，其事複出，正以文則與彼有異耳。吾觀晏子春秋，而知事同而辭異者，前賢往往不肯遽從刪削；如云「此章與景公酒酣願爲無禮，晏子諫，大旨同，但辭有詳略爾，故著於此篇；」「此章與景公登牛山而

悲，登公阜睹彗星而感旨同而辭少異爾，故著於此篇。』可見辭句稍異者，一書之內，可並列之。史於食其之見高祖，亦或以所得傳本，爲文略異，故朱建傳遂重序之乎？其劉澤之被誘入齊，祗錄之悼惠王傳，而澤傳不聞者，已見於彼，本可省文於此，斯即事在某傳之例；但有言有不言，使讀者自得之耳。

余既將趙氏所言，於史記歧異，一一爲之疏釋矣。乃原文獨歸咎於遷之采取各書，未加互勘，則又非也。古人引書，時有歧異，試略舉孟子爲證。論語『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而孟子引之，則謂『孔子曰：聖則吾不能，吾學不厭而教不倦，』已與論語異矣。又『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引之，則云『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不但增多一語，而孔子之言，易爲曾子，不大相歧異乎？然人無有議其失者。將亦謂孟子未加校勘與？往見知幾史通，論諸史之體例，亦云詳核；惜其於遷書發明者尚少。自唐以後，史學尤衰，專造一書，推闡史記之義法者，更爲罕覯。今乃歷詆其失，不於所謂歧異者，推原其故，而以未加互勘責遷之失。此如見人文字，於其文之佳妙，不知褒讚，偏取一二訛文，爲鈔胥所誤者，訶之曰何不詳爲校勘。是斯文幾爲其毀廢矣，有識者於此，不免爲作者代抱不平也。

史記之失，六者之外，余之私意，尚有三事：一，八書漏略之失：有河渠而無輿地，記封禪而略藝文，其失尤甚。談既論六家之要旨，遷又講業齊魯之都，並從孔安國受古文，且得窺石室金匱之藏，而藝文無書；遂使後之議古文者，蠢謂劉歆僞造：此司馬氏不記藝文之過也。二，自作諸傳重文章而輕事實之失：如伯夷列傳，毫無事實，純係議論。屈原列傳，其序述事蹟之處，皆不甚的確；漁父之問，乃屈原之設詞，未必眞有其事，司馬氏采入列傳，綴於頃襄王怒而遷之之下，並復接以乃作懷沙之賦，若眞有其人其事者。又如儒林列傳云：『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衞，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子路死在孔子之前，而云自孔子卒後，子路居衞，豈非僅爲行文之便利，而不顧及事實耶？三，采取各書所不知者不能詳加審愼之失：如律書云：『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法，三其實。』

所謂三分損益之說也。本此法以求所列各律書，皆不能通。況本書所載之法，以九寸起律，而律書忽列八寸一；一書之內，全不相應。悉心考之，所紀之法，係絲絃之法；所載之律，係竹管之數。司馬氏未必知律，据舊本而錄之，其所不知，又不加審愼，於絲絃載其法，於竹管列其數，合爲一書，而不自知牴牾也。

六失已條辨矣，此三失者，其果是乎否乎？吾又不能不與商榷者也。其一，謂八書之中，不應無與地藝文，是已。夫與地所以考古今沿革，藝文所以考學術源流，固史家之要務。班書有地理藝文，補史記之所未備，豈不善乎？史記百三十篇，馳騖古今，其所盤齊厥協，恐非異人任。八書卽有漏略，吾人生千載後，已當服其史才，不得再輕有掎摭。且謂其漏略，猶可也。以藝文之無其書，遂以議古文者，妄謂劉歆僞造，卽歸過於遷，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矣。近之爲僞經考者，既以孔子眞經，因劉歆而亡，而歆所僞造者，又謂其書散佚，若是彼特假劉歆爲名，而可以肆我言論耳。至可笑者，歆之僞造，決其在校中祕時，凡史記有言及古文者，必謂由歆所改；歆之校書，爲時未久，安能盡取而改之，以爲彌縫之計乎？

卽如春秋左傳，雖至東漢始立學官，然其書則早有之；隋志春秋云：『漢初出張蒼家』，張蒼者，孫卿弟子，陸德明經典敘錄序左傳授受源流，謂孫卿傳之張蒼。則左傳者，豈爲歆所僞造？吾又證之韓非子，其載春秋時事，多用左氏傳文；非亦及孫卿之門，故史十二諸侯年表，歷敘春秋家學，邱明而後，並稱韓非；誠以非師孫卿，傳其左氏之學也。非，戰國時人，左氏一傳，在戰國卽有其書，彼意非者法家也，於左傳必無預，而孰料其動見援引哉！胡君痛恨於僞經考，其識甚卓；乃曰此司馬氏之過，斯眞遷之過耶！作僞經考者，披猖無忌，不爲指摘其過；遷之漏略藝文，轉使代受其過；吾不知史公何負於胡君，而深文周內之若此乎？其二，據伯夷，屈原，儒林三傳，謂其重文章而輕事實。夫遷之善敘事，自古美之。夷齊事實，遷所得者，祇舊傳孤竹二子云云，故以議論間之，此爲史家列傳之別體，而亦全史之序例；傳中稱『其傳曰』者，大可見矣。屈原傳漁父之問，其爲設詞與否？莫能評斷。史公之與屈原，見聞較近，卽謂實有其人，豈關得失？如使出於原之寓言，而列傳采入之，遷或本世傳所有，而筆之於書，有何失乎？儒林傳子路居衞，子路死孔子前，於事實似眞有失矣。吾謂史記之文錯綜變化，最不易

讀。如此傳自孔子卒後，至或隱而不見，乃是記七十子友教四方，其間亦有隱而不見者，就七十子渾括言之。於或隱而不見句，文勢則略斷。其後將子路諸賢所居之地一一敍明，而田子方等，皆從受業文雖用一故字，若就隱而不見句直接而下，不知其非也。此種若即若離，不善讀之，必疑其於事實不符矣。實則子路居衞後，言此五賢者散處行教，受其業者，復有田子方之屬，且亦爲王者師。是其於故子路居衞至子貢終於齊數語，當連下如田子方云云而並讀者也。蓋儒術必上宗孔子，孔子既卒，門弟子多尊顯於世，諸弟子設教以後，而爲其學者亦復貴達。以事實論，在史公並無乖誤，不過此處行文，苟讀之不得其訣，以爲故子路居衞句，必是順叙而出，於是事實違舛矣。故讀史記者，不但於其史法當深用研求，即於其文法承轉處，亦當審辨上下，方能有得；如不細加玩索，而視爲行文之便利，豈遷眞不顧事實者耶？且證之下文，又云『是時獨魏文侯好學』，謂之是時者，以上言『子夏之倫』也。倫者子夏，而外子路子張，皆包該乎其中。子路豈及見文侯乎？而直云是時者，必非其事實矣。是以傳文故子路居衞者，乃拓開立說，不必泥上孔子卒後言，謂其事實不合也。觀其單舉子夏，而其他不及者，若明示人文侯親師子夏，子路四賢，與文侯年代有稍遠者，可於言外求之。凡事有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者，古人行文，所貴心知其意。但知於子路之沒，考其在孔子生時，一經拘牽文義，而事實亦自此失眞矣。其三，則謂采取各書，不加審愼，並援律書爲說。樂律非余所知，何敢妄加彈擊。唯是司馬氏而謂其不知律，則恐未必然。彼既撰爲律書，識六律爲萬事根本，復明其用，於兵爲重，則固通其術者。胡君以其中有牴牾，而又以不加審愼黜責之，豈遷於律呂，僅能錄舊已乎？如遷之史才，但工於錄舊，史記一書，實一鈔胥之事而已矣。宋王安石擯春秋爲斷爛朝報，今遷書又祇足錄舊，甚矣史學之不明，殆無人焉從而發揮光大之矣。

總之，司馬氏係文人，非良史。良史之著述，當純用客觀，不當雜以主觀；傳肖其人，紀詳其事，是非詳略，宜悉如其分而止。若雜以主觀，一字輕重，往往使本來面目全爲改觀。司馬氏之著史記，以主觀出之，後人推其文辭優美之數篇，皆其主觀最多者也。自司馬氏以前，史家無此體裁，司馬氏開一新局面，其見識實有足多者。即其疏略之處，不能如後人之周

審，亦創作者無可如何之事。惟囿於耳食者言史即推司馬，若不容更置疑議，其有一二稍置疑議者，必曲爲之解，以回護之，則未免拘守耳。夫學問乃天下之公器，不可執己，亦不可徇人，平心商榷，是非自見。余著此篇，非好攻擊前賢也，爲史家商榷體例而已。

學問之事，古人不能無得失；吾人生於今日，果平心論之，當明其何者爲得，何者爲失，以昭示來哲；徒取攻擊前賢，是吾心已不平矣。嘗讀漢志諸子一略，於儒道諸家，皆有此其所長及蔽者爲之云云。而其總論則又曰舍短取長，可見諸子專家之術，非有短而無長者，後人概擯爲異端，豈不傎哉？且如班氏之意，在乎諸子十家，其長者則取之，其短者並欲舍而不言，是則存心更爲寬恕，尤論古之準繩矣。遷之爲史記也，稟承家學，其父談嘗論六家要指，凡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往往詳考其所失而終之則曰百家弗能易，未有將六家之所得，一切掩沒之者。史記一書，爲古今史家之冠，每見其所謂擇言尤雅，考信六藝，如此類者，其著書之義法，猶未表著於世，今胡君六失不足，繼以三失，豈史記體例，全無一得之可採乎？夫六經皆史也，論史之原，實出於經，故孟堅以太史公書次之春秋類中，蓋可知矣。若言史學，而爲史家商榷體例，宜本史記爲依據，史記體例，如竟有失而無得，人又將何所適從乎？胡君不樂攻擊前賢，用意良是；然余之亟爲辨駁，亦豈專事回護者？余所深慮者，史記而唯言其失，世之喜新奇者，又將藉口於體例之不善，起而觝排之，則是四部相傳之舊籍，必將盡取而效秦火之所爲矣，不大可懼耶！或曰：胡君客觀之說，非作史之要道與？曰，客觀者，非謂傳肖其人紀詳其事，是非詳略，悉如其分而止乎？以此爲客觀，馬遷史記尙不足與語於是乎？夫孔子之作春秋也，尙有知我罪我之說；後之爲史者，亦惟一秉至公，不得愛憎憑臆，其毀譽則悉聽諸人，誠如是，其書既出，自能信今而傳後，無所謂主觀與客觀也。要之，遷良史也；其爲武帝本紀，直言無諱，武帝見而怒之；及爲李陵游說，遂治之以極刑。吾方嘆史權自此而屈抑；而遷猶非良史乎哉！胡君乃鄙之爲文人，可謂不知馬遷者矣。遷在當時，以史而身受其禍，今於其書之體例，不爲平心商榷，惟攻擊之不遺餘力，近世好以摧陷前人爲得志，非常異義可怪之論，遂層見而疊出，吾不勝人心世道之憂！胡君篤舊之士，必非其人，故願與一商榷之也。

論劇

黃仲蘇

我不敢有絲毫妄念，要爲戲劇創作者建設許多原理，規定若干法則，俾有所遵從，有所根據，於創作劇本嘗試期中多少可以得着一些幫助。我始終深信無論何種文學創作品都不應承受呆滯的原理與固定的法則之支配或拘束。

然而已有的創作品還是可以供我們的探討與考證。我們知道文學的一切原理與一切法則都是從傑作中用歸納方法求得的結果。文學研究者對於這些已經求得的結果大都十分的尊重，並且繼續在傑作方面努力的探討，細心的考證，以冀對於此類結果再能有所解釋，有所補助，有所糾正，或有所啓發。

本篇所論幷無何種新奇的主張，但陳述研究戲劇的方法，說明戲劇不同於他種文學作品的特性，並略敘戲劇需要傳習與規律之理由，使讀者對於戲劇稍稍得着一點較有系統，較爲明確的概念，我雖然沒有什麼把握，但是我們很冒昧的不安寧的抱着這種奢望。

* * * *

研究戲劇也大概和研究其他的文學作品一樣，我們應該取用兩種方法：歷史的與分析的。就戲劇方面說，便是戲劇發展的經過，與戲劇作品的考察。第一種就戲劇史中種種變遷的狀况與改革的運動，以說明戲劇之演進與發展；第二種就戲劇的特性，規律，與結構以推求某派或某家作品之所以成功或失敗的理由。其實這兩種方法是互相勾通，互相依賴，不應，——並且也不能分作兩事的。

我們應先明白戲劇的演進史，方才可以談到戲劇的藝術，與其現狀。

戲劇最初爲一種酬神的儀式，由一人誦詩進而爲兩人的對話，哀司契呂司 (Aeschylus) 便借用這種儀式，演成爲戲劇。所浮克爾司 (Sophocles) 復加入一第三者，以爲傳達音信或供遣差使之用，並且所浮克爾司劇中的人物爲數雖祇有三個，然而常常替換出入，於是劇情的動作與表示，便漸漸增加了許多。當時的劇本雖甚簡單，但已很有文學意味，結構已略具雛形，範圍亦略加規定，戲劇之發展的可能已於此可見其端。

中古時代迷信神權，文學作品亦不能擺脫宗教的牽制，於是戲劇成爲扮演神話，表現聖蹟之藝術，此類作品雖經保存，大都結構簡單，千篇一律，用意膚淺，不耐尋味。

到了藝術復興時代，莎士比亞作品完成的時候，戲劇方才有了新生命。他根據自己的經驗和觀察，作描寫人生批評人生的戲劇，他撮合悲劇與喜劇，他不完全承受傳習與規律，他用古典主義的藝術表現浪漫主義的精神，戲劇直到這個時代方才集其大成。

十七世紀法國方面戲劇作家決不因莎士比亞之天才不羈而有所成就，便破壞種種傳習與規律。高爾迺葉 (Corneille) 拉細勒 (Racine) 毛里也爾 (Molière) 等都做了些不可忘的工作，以改進戲劇的結構，規定戲劇的原則，三一律的應用便是最顯明的成效。

自高爾迺葉以來，歷代戲劇作家雖不完全絕對的遵守傳習與規律，然而劇本的結構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改革，佈置格局，支配材料的方法大都不甚相差。

十八世紀是歐洲哲學思想的發展時期，即以文學作品而論，詩歌小說亦比較戲劇更爲可觀。到了十九世紀的前五十年中，這種趨勢更加明顯，戲劇受了詩的侵掠不能保其特性，受了小說的排斥，失却固有信仰。法國戲劇之發展遠過英德等國，正當俄系哀 (Augier)，小仲馬 (Dumas *fils*)，拜克 (Becque) 拉皮吸 (Labiche) 等人努力創作劇本的時候，佛羅貝 (Flaubert)，龔古爾兄弟 (Goncourts frères) 與都德 (A. Daudet) 這班人尚且以爲戲劇不能盡量的發揮，盡量的表現，較優美的較複雜的文化。就是法國以外的德意英美等國的文學趨勢，也是偏重小說，而忽視戲劇，於是戲劇竟被摒於固有的文學領域以外，尤其是英美德意等國的戲劇，呈露一種很明顯的現象——可

讀的劇本大概帶有小說和詩的意義，不適宜於排演，能演的劇本却又偏重時尚，缺少文學的旨趣，不可誦讀。

正當十九世紀中葉英美德意等國都在缺乏，並且需要良好劇本的時候，法國仍舊繼續不斷的產生了許多戲劇作家，刊印了許多劇本，於是法國便很自然的承受了補救這種恐慌的責任。當時劇本翻譯權與排演權都還沒有明文的規定，法國劇本任人翻譯，任人排演，因此法國劇本的勢力與影響便充滿了這些缺乏近代戲劇的國家。

一直到了一八八〇年以後，這種趨勢方才漸有變遷，這是因爲：

(一)當時法國新劇本中所含有的地方色彩，甚爲濃厚，漸漸不受外國觀衆的歡迎；

(二)保護劇本著作權大概都經歐美各國承認，翻譯排演皆受拘束，不似前者之漫無限制；

(三)小說詩歌皆有盛極而衰之勢，新進文學家雖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如欲於當時文學界顯露頭角，則非另覓途徑不可；

(四)易卜生的社會批評劇此時已引起各國文學界的注意。

於是十九世紀末葉戲劇又重行恢復了固有的文學領域，此時劇本大都富於文學的意趣，而同時又適宜於排演。英法德意以及北歐諸國的名劇與名優時相往來，上演於各國劇臺之上。戲劇之勃興亦猶之十九世紀中葉小說之流行，從前戲劇作家往往因應時代的要求改作小說，此時小說家却又改作劇本以自見重於世。戲劇於是完成爲獨立的美滿的藝術，不向詩歌低頭，翻與小說爭長，重行佔據已失的地位，並且進而開拓新的領域。

我們分析的考察雖然是脫離不了歷史的研究，然而却能根據劇本，如其祇是在戲劇史或批評戲劇的論文中探討，總是不免於隔膜，或竟近似虛僞。於是我們需要較有系統較爲完密的方法，以直接研究戲劇。我們無論是探討戲劇原理，或分析作品，都少不了三種方法：普遍的，派別的，與個人的研究。

自哀司契呂司以至於近代戲劇家，他們的時代儘管不同，派別儘管差異，然而他們的作品却同有許多不可侵犯的原理，與不可忽視的成分，戲劇之所以爲戲劇，大都由這些共同的元

素組織而成，我們先求得戲劇共同之點，然後再進而討論各派成各家戲劇的特性。

戲劇既是為要求觀衆的欣賞而創作的藝術，對於世俗的趣尚，環境的狀況，與時代的心理，自當十分注意，所以任何派別的戲劇之盛衰，都各有其時代的特殊原因。浪漫主義之代古典主義而興，司克尼百(Scribe)機械劇本的勢力因受易卜生討論社會問題的劇本之影響而漸減少，皆可算得是最明顯的史例。

個人的研究更使我們明白戲劇是含有特性的作品，模仿某一戲劇家的作品實是一件不可成功的事。每一戲劇家的作品都各有其獨到處，這種獨到處乃是由他個人的人格和他藝術的特性所涵養成就的。我們所做的個人研究就是要考察這種雋妙特出不可模仿的獨到處。

這樣看來，我們研究戲劇的三種方法都是很重要的，我們需要普遍的研究，因為要於各種不同時代不同派別的戲劇作品中求出戲劇共同的基本原則。我們缺少不了派別的研究，因為要知道每一派別的戲劇與他時代的關係。我們更是着重個人的研究，因為要在各個不同的戲劇家的作品中，求出戲劇差別的藝術，真正的特性，以冀於戲劇原理有所增益有所啓發。

戲劇之能成為文學的作品，不是僅僅在風格與修辭上講究，便可以了事的。戲劇真正的文學意趣，乃是由劇本之完密的結構，事實之邏輯的支配，對話之敏捷扼要，與人物特性之活潑的表現種種元素所組織而成。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蘭與(Lessing)與沙晒(Sarcey)諸人先後都曾經注重於劇本之結構與事實之旨趣。如其劇本的修辭不甚雅馴，抑或劇本中的詩情哲意過於美妙深奧，為尋常觀衆所不能完全了解，都不甚要緊，然而却要使劇本的結構與事實能夠單獨的強烈的引起觀衆的欣賞與注意。莎士比亞的哈孟來脫(Hamelet)可以稱為富於詩情與哲意的傑作，然而也能使一般不解文學的尋常觀衆看了興高采烈，着重結構而不甚留意於修辭的司克尼百所作水杯(Le verre d'eau)也一樣能使雅俗共賞。

於此可見戲劇最着重的成分還是結構與事實，修辭祇能算是一種次要的元素，精密的布局，流麗的對話，活潑的人物特性之表現，都能使劇本生色不少，因為戲劇不僅是供人誦閱，並

且也是給人排演的作品。我們在藏書室或自修室中所讀的劇本，無論是怎樣佳妙，祇是一種缺乏神采沒有靈魂的藝術。我們要讀了劇本以後，再到劇場裏去領略這種劇本的排演，才能看見眞正的戲劇，才知道戲劇的生命是由排演中顯露的，是請觀衆作證，由演劇者在劇臺上表現出來的。

* * * *

如其我們要知道什麼是戲劇，我們先要明白戲劇究竟何所根據而自異於他種文學作品。換句話說，便是我們先要認清那些是組織戲劇的重要元素，並且要懂得這些元素又是怎樣的互相結合以構成戲劇的特性。

戲劇缺少不了歷史的故實，演說的聲調，詩歌的情思，小說的意趣，其所以特異者乃是戲劇不僅爲誦閱的，而尤重在表演的文學作品。因爲戲劇重在表演，所以便很自然的成了由演劇人在劇臺上直接表演給觀衆欣賞的藝術。集合演劇人，劇臺，和觀衆這些重要的原素，與戲劇作家及劇本密切的關係，我們可以勉強給戲劇定下列的解釋：

戲劇乃是應用佈景，動作，與對話，將編著妥善的劇本中緊密的情景，與活潑的人物，由素有訓練，善於表情，身分恰當的演劇者，在規定的時間內，在完備的劇臺上，直接表演給多數同嗜好，同程度，同心理，聚集在一處的觀衆，共同欣賞的文學作品。

如其我們對於這個解釋稍稍加以思索，便立即明白戲劇是由演劇人在佈景逼肖的劇臺上，用種種最活潑，最深刻，最細膩，最妥貼，最經濟的手段，表現最緊張，最完密的劇情，以引起觀衆注意，以激動觀衆情感作用而顯露其特性的作品。戲劇的完成乃是因緊密的劇情能够繼續不斷的引起觀衆注意，並且能够繼續不斷的激動觀衆的情感作用，以滿足觀衆需要刺激的願望，以表示戲劇的特性。這樣看來，戲劇比較他種文學作品更是富於情感作用，他的特性乃是一種含有藝術意趣比較耐久的強烈刺激性。

直接表演人生本是戲劇的一種特別權利，爲他種文學作品所缺少所不能享有的。百呂第也爾(Brunetiére)（一位近代法國文學批評家）在他那部法國戲劇之演進(Les Epoques du Théâtre français)講演錄的結論中，鄭重的提出一個疑問：什麼是戲劇的唯一目的？他先駁到前人的種種答案，當如「美之實現」他說

這是抒情詩的特別責任；「供人娛樂」又是任何文學作品所不能否認的條件；「按照自然以描寫人生」那是寫實小說的能事；「譏諷世人以改良風俗」却是譏諷詩與道德論文的旨趣；「表現情感作用」也還是小說的能事。戲劇也許含有這些成分，然而這些都不是戲劇的唯一目的。百呂第也爾從希臘的悲劇着手，一直推論到各國近代的戲劇，他祇認定「呈顯意志的表演」(Le spectacle d'une volonté qui se déploie) 是戲劇唯一的目的，永久的特性。

百呂第也爾曾經將戲劇的特性加以考察，他以爲戲劇決不因傳習的，瑣碎的規律漸漸加少，或漸漸加多而稍損其特性。戲劇仍舊是始終如一的表現人類之強烈的意志的文學作品。劇中主要人物應該知道他所想望的，他所要求的究竟是爲的什麼，他並且應該明白究竟爲了什麼原因而存這樣堅忍的決心，不辭艱苦，不避危險，奮鬪到底，以求實現他的欲望。

其實，百呂第也爾的這種見解，在他之前早已有人說過。福祿特爾 (Voltaire) 在他的通信裏曾經說過「戲劇每一幕的每一段中都應表現一種戰爭」西萊格爾(Schlegel)承認悲劇祇是演述人類精神的自由與本能的衝動之互相抵觸的作品。考納立基 (Coleridge) 竟至於主張一切擾亂意志的意外之事都不應寫入悲劇，他以人類自由的意志爲悲劇中第一種重要的原素。哥德 (Goethe) 更是帶着誇張的意義說——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必是被動的，而戲劇中主要人物則應爲自動的。因爲他既是被仇視的便應該摒除障礙，奮鬪到底，否則即成爲與他意志抵觸的人事或物之犧牲者。哥德這種論調大概是受了黑格爾 (Hegel) 思想的暗示。黑格爾曾經細加悲劇以分析，他說：「在一切悲劇中都有障礙與抵觸——各種感覺的衝突，思想的衝突，希望的衝突，意志的衝突，旨趣的衝突，人類彼此的衝突，與環境的衝突，或與自身的衝突。」

百呂第也爾的論劇雖是根據前人，不過他却做了進一步的工夫，他以人類的精神作用爲一切戲劇的中心點。他認定意志是勇猛向前，無所顧忌的，完全不受命運，自然律，社會力，以及一切環境的拘束與物質的支配。悲劇中主要人物堅決的態度，熱烈的感情，反抗的表示，奮鬪的行動，處處皆足以證實意志爲之主宰，而非受外力之壓迫與引誘。

劇中主要人物意志的表現能使劇情與觀衆的情感作用成相輔助的平行發展。事實的危險緊急，情節的悲憤慷慨，皆足以引起觀衆的注意，促進觀衆的興趣，激動觀衆的同情，滿足觀衆的好奇心，使觀衆與劇情化合，相應於形，如同身歷其境，親見其事一般。

戲劇最需要於觀衆的就是他們與劇本互相化合的這種同情。然而這種同情不是專靠劇中人物刺激的言語或奮興的動作便可以引起的，最好能使觀衆對於劇情發生疑慮，感覺困難，於是他們的注意力方能持久他們的興趣亦可因此而更加促進。

我們從百呂第也爾的原理再更進一步考察沙晒（Sarcey）的主張。（沙晒是一位法國近代戲劇批評家，生平最愛看戲，他的批評純以觀劇的經驗爲根據。）他以爲戲劇中重要的段落是不宜用對話敍述，而應該直接以動作表現，否則觀衆對於劇情，即覺隔膜，興味索然，於是他們的注意力也不能持久。

究竟那些是戲劇中重要的段落？爲什麼原因必定要直接應用動作以表現這些重要的段落？於此便不能不聯想百呂第也爾規定戲劇特性的議論。這些重要的段落自然是那些表現強烈的意志之段落，觀衆如其祇是以耳代目，沒有親眼看見劇中主要人物所表示之堅決的態度，與奮鬬的行動，自然是不如身歷其境的更感興味。莎士比亞在哈孟來脫劇中祇是着力描寫哈孟來脫的責任心與薄弱的意志之衝突。他自己用一種奮激的態度，悲痛的聲音，敍述他自己的苦衷——他和他應報父仇，但是他同時又覺得很難立下這種決心。毛里也爾在太爾吐夫（Tartuffe）那齣戲裏直接表露僞善者的醜行。易卜生在玩物的家庭（Doll's House）劇中使娜拉（Nora）在發現她丈夫的虛僞以後，將自己的悲憤苦惱完全訴說出來……這些無非是要觀衆親眼看見劇中重要的段落之經過給他們留下種種深刻的印象，引起他們的注意，促進他們的興趣。

因爲戲劇非常的着重結構的完密，劇情的緊張，對話的流暢，作者客觀的描寫，劇臺的支配，演劇者的表現，觀衆的同情。所以往往使人誤會這是一種虛僞的藝術，而不是眞正的文學作品。司蒂芬生（R. L. Stevenson）就說道：「你不見到戲劇所需要的虛僞之工作麼？這是一種最無恩意的藝術，我曾經長期

的做過些作品，但是並沒有什麼成就……」——原文見與友人錫德耐(Sidney)的通信。

其實，這眞是一種誤會。戲劇之注意種種必要的條件，亦猶之音樂，圖畫，雕刻，建築之需要種種應備的工具，以及傳習與規律，是一樣的理由，因爲這些都是含有複雜性的藝術。

藝術家的偉大便是明知其不可爲，不可能，而要勉強設法以創造種種描寫人生或自然界現象的作品。藝術的美妙乃是借用種種不自然，不眞切的工具，例如紙，布，銅，石，土木，絃管，筆墨，文字，等等，以表現人生或自然界之複雜的與連續的現象。藝術確是根據創作家的想像及技能，相對的按照着種種傳習與規律，以應用假定的方法，暗示的手段，與不自然的工具，組織成就的。如其我們以這種辦法爲不當，便認藝術爲虛僞，我們簡直根本取消了藝術的意義與價值。

戲劇既是一種藝術，和圖畫，雕刻，音樂，建築等無甚差別，當然也是一樣的需要傳習與規律。這是因爲(一)戲劇表演的時間至多不能超過三小時，劇情自非緊密不可；(二)劇中重要情節必定要在劇臺上表演出來給觀衆看；(三)劇中對話必定要每字每句都能使觀衆聽得淸楚。觀衆對於戲劇的要求實在是非常的苛刻，他要求短少的時間中，至多不過三四時，明明白白看見複雜的劇情，在規定的劇臺上，由化裝演劇者一一表演出來。他們並且要淸淸楚楚聽見劇中人物的對話，明明白白看見劇中人物的表情，於是他們祇能默認戲劇作家確是充分的享有應用傳習與規律之特權，並且相對遵守傳習與規律之義務。

自從近代科學進步以來，劇臺上的配光，收聲，設色，佈景，都精益求精，日有進益，從前以人生與自然界種種現象遷就劇臺之謬誤的觀念，現在已大加糾正，這種努力無非是想要實現以劇臺表現眞確的人生之願望。百呂第也爾說得最好「藝術是爲人類而設的，人類既不是爲藝術的，藝術更不是爲藝術的。」

參考書籍

Study of the Drama—B. Matthews
Dramatic Technique—Prof. Baker
Aspects of Modern Drama—F. W. Chandler
Guarante Aus Le Théâtre—F. Sarcey
Impressions de Théâtre—J. Lemaître
Le théâtre et les Mœurs—A. Brisson
Le Théâtre d'aujourd'hui—A. Benoist etc.

印刷術之新進步

——影寫機印刷術——

賀聖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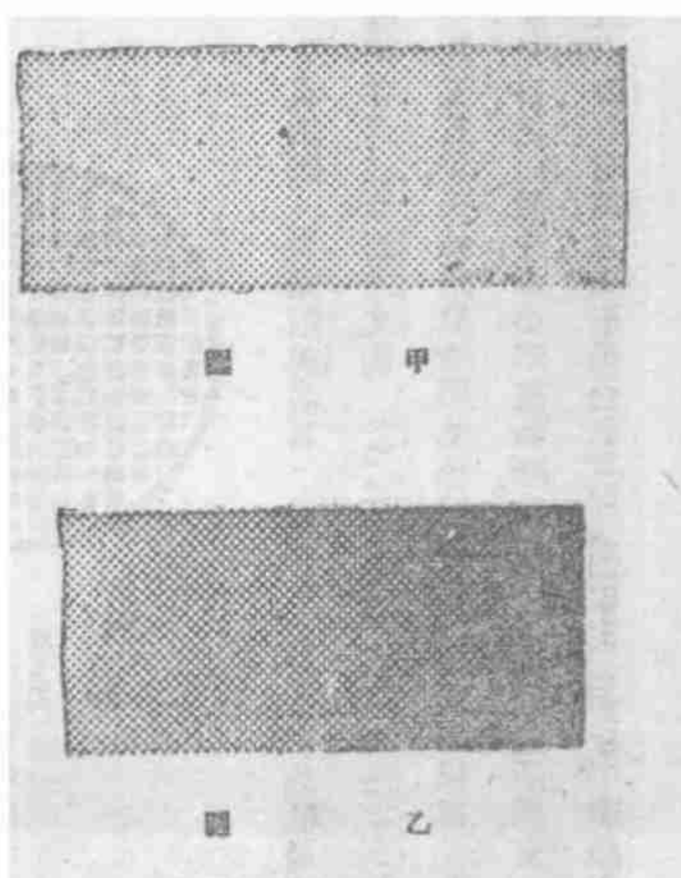
近代科學昌明，人才輩出，新發明之事物亦層出不窮，此蓋爲各事業之普遍現象，不獨印刷術爲然也。考印刷製版術可分爲三大類：曰平面印刷術，曰凸面印刷術；曰凹面印刷術。珂玀版、石印、亞鉛版、膠版等均爲平面印刷術；活字鉛印、電鍍銅版、鋅版及三色銅版等皆爲凸面印刷；銅版雕刻、鋼版雕刻均爲凹面印刷。影寫機印刷術發明最遲，故其手續之完美，出品之精良，不可與他種印刷術同日而語。是術之最初發明者爲嘉立許（Karl Klich）氏，係波希米人，生於西曆一八四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其父爲化學名家，嘉氏幼時，關於化學一門，耳濡目染，頗有所得。然性嗜美術，而不好化學。嘗就學於巴羅美術專門學校，卒業後任攝影師之職；不久改就維也納某報館滑稽畫師。嘉氏壯年時，懷抱大志，時以當時照片，不能久存爲憾；故嘗有發明永久照片之理想。卒以悉心研究，至一八七五年乃告厥成。後聞英國某印花布公司，有改用銅棍版之消息，氏遂走該地，與之締約，專試新法。不久，果著成效。初，嘉氏之發明固未嘗註册有專利之權，僅與諸友協約，不以此術傳之於外而已。不料至一九〇七年，流入美國，在紐約即有文台克凹印公司（Vandyck Gravure Co.）之組織，專印影寫機品；同時德人亦竭力探問嘉氏之術，至一九〇〇年有德人梅登氏（Dr. Mertens）繼起研究，十年以後，始臻完備，乃發行畫報 Frieberger Zeitung。迨一九一二年，即歐戰前二年，又有德人納夫根（Dr. Nefgens）繼起改良，遂益臻美備；洎至今日，則其印刷之精，應用之廣，蓋無與倫比矣。歐美日本各

圖，多用之以印刷日報、週刊、及雜誌之插圖、精美之目錄書、或大張之廣告招貼等品。蓋以低廉之紙張，得迅速精美之出品，誠近代印刷界中稀有之機械也。我國今日印刷事業日有進展，需用自亦更急；上海商務印書館有鑒於此，特於今春聘請德國技師，購機創辦，並闢專部以應社會之需要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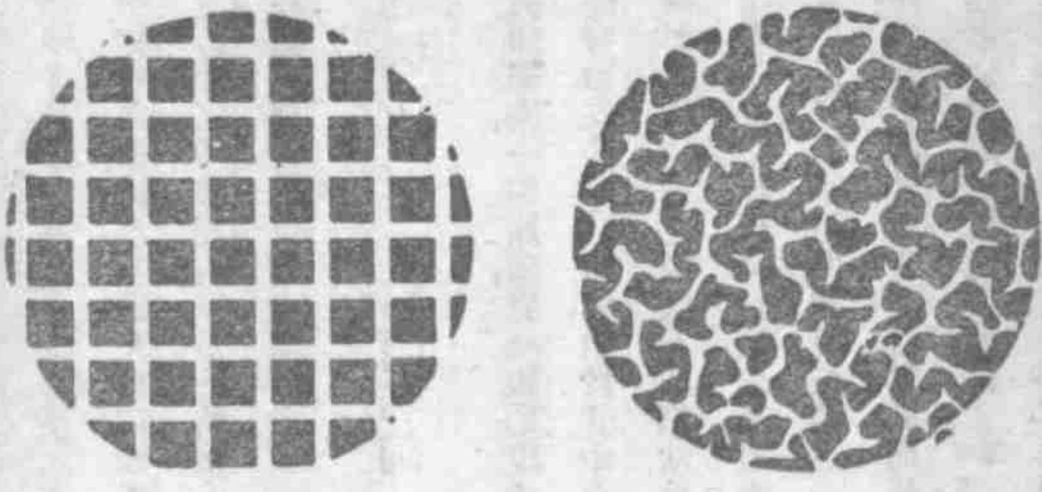
影寫機印刷術之專門名詞

影寫機印刷術，一切原理，完全根於現代之科學方法，故在一般無科學智識或印刷常識者，對於其中之專門名詞，頗難明瞭。予於未論影寫機印刷之製版及印刷法前，爰先述其數不可不知之專門名詞，或不無稍補於讀者諸君也。

1 網目　影寫機版係照相製版術之一，故其全版亦為網目組織，凡成圖之深淺，卽視網目稀密而異。例如甲圖網目甚稀，致白點多於黑點，故此處成為淡影。（如甲圖）乙圖網目甚密，致黑點多於白點，故此處成為深影。（如乙圖）或問曰：圖之網目，由何而得？此則全賴製版時有網目版也。網目版為二平面玻璃版粘合而成。此玻璃版上本有機器刻成之並行線，再填以墨使平，則雕刻處卽不能透光。兩版粘合，一直一橫，其交叉點適成直角九十度。網目版種類甚繁，約可分為二種：曰毛石式網目版，曰交叉式網目版。二者功用相同；然後者則以每一方英寸內並行線數之多少而別。影寫機版所用者，大抵為一百五十線或一百七十五線。再影寫機網目版以黑白點多寡之比例，與普通者不同。照相銅版所用網目版，其黑白比例為一與一之比。例如一百三十三線之網目版黑線，每方寸內有一百三十三條，而在同方寸內白線亦有一百三十三條。但在影寫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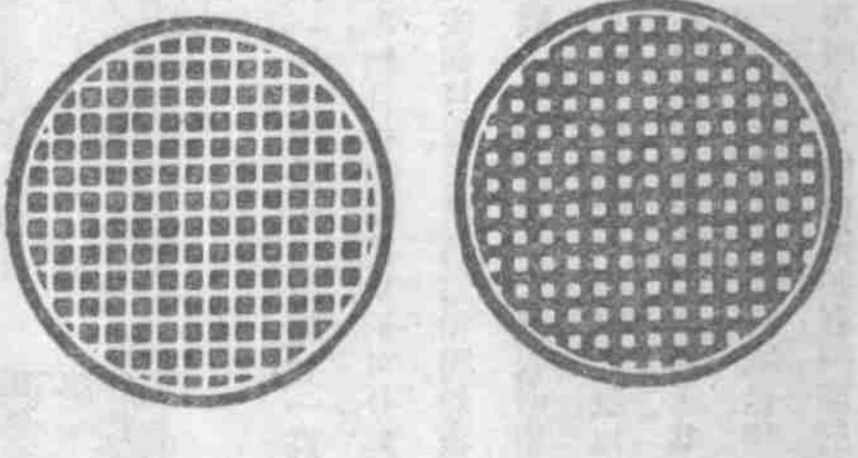

甲圖
乙圖

網目版則不然，其黑白比例爲一與三之比。每方寸內黑線一條，可抵白線三條。又前者用之於陰文片，而後者用於陽文片。



影寫機毛石式網目版放大五十倍之一部份

影寫機交叉式網目版放大之一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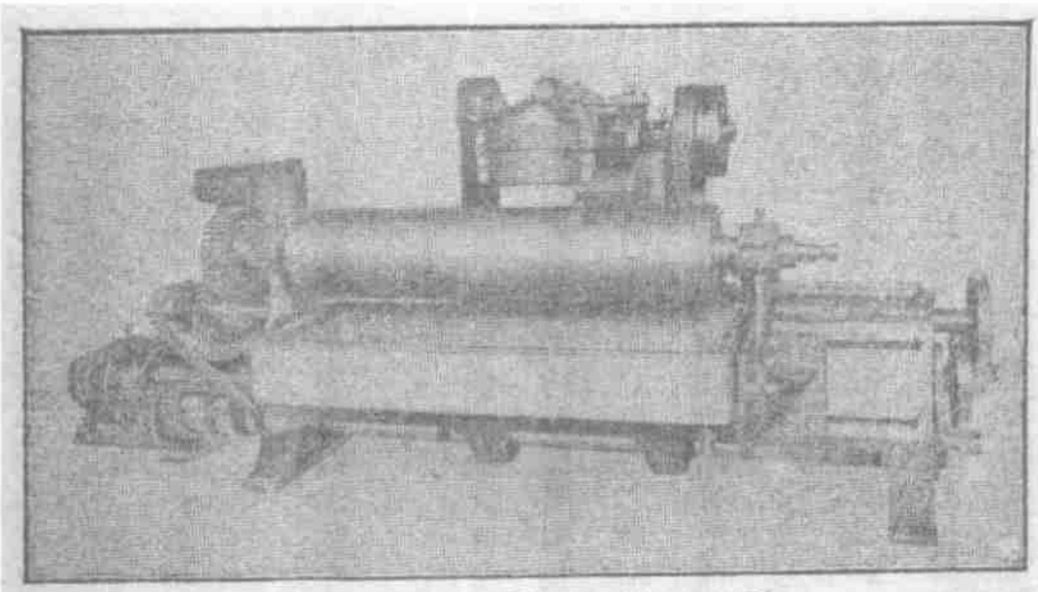
照相鋼版網目版放大之一部份

影寫機網目版放大之一部份

2炭精紙　炭精紙英名爲 carbon Tissue，此紙最初發明者爲法人鮑達文氏 (Alphons Louis Poiterin)。一八五五年氏始創意，欲將生色精加入炭精紙液，以得一光彩奪目之照相片，然卒未能如願。自是以後，遂寂無所聞。至一八六四年，有英人施王氏 (Joseph Wilson Swan) 繼起研

究，其法在將炭精紙上膠質移印於玻璃、紙張等上以成美觀之圖畫。當時沃太公司之創辦人溫沙氏(Benyon Windsor)即將施氏之炭精紙製造法註册於英國政府得有專利權。法國某製造家復出巨金，向施氏購得一專利權。故此紙當時，頗為盛行。其後因珂羅版印刷術極為發達；炭精紙之使用，一時幾至消滅。直至影寫機印刷術既發明，乃大有非此不可之勢，應用之廣，遂無與倫比矣。近來各國爭相製造，惜此紙製法，非常煩複，故製者仍寥若晨星。英國倫敦則有沃太公司 (Autotype & Co.)，德國則有漢夫司登格爾公司 (Hanfstaengl Co.)，法國則有白瀾公司 (Brann & Co.) 及來梅公司 (Lamy) 美國則在歐戰以後，始仿歐洲各國，製造此紙。各公司所用之化學品成分各有異同，故其溶解力亦隨之而別。炭精紙液之主要成分，為膠質、糖、甘油、肥皂水、及各色生色精。此紙在未使用前，須先浸入重鉻酸鉀液 ($K_2Cr_2O_7$) 三四分鐘，令其有感光性。炭精紙在影寫機印刷術佔最重要地位，因其一方面受陽文片及網目版之圖樣；一方面移膠質之圖於銅棍，以成抗酸品。若無此紙，則銅棍無從得膠質圖樣，且以無強弱抗酸品，即不能腐蝕而成印版也。

3 銅棍　影寫機之版，非製諸平面銅版，乃製在赤銅棍上。赤銅 (Cu) 原子量63·57，故其印刷時運轉之速，非前後搖擺之石印機可與比擬。石印機之效力（指事功之比例，效力大者事半而功倍，效力小者或事倍而功半。）僅得前者之半。銅棍之中間為鐵心棍，外套十六分之一至四分之一英寸厚之赤銅。銅棍大小不一，最小者直徑約五寸，長約廿四寸，圓周約十六寸。最大者直徑約十五寸，長約七十五寸，圓周約五十寸。每版之命



銅棍版磨床

約可印五十萬張。（版命以印數計，蓋在若干印數上，版子即有損傷，不能再印，則此版生命即因之而絕。）棍之赤銅極爲純粹。先在磨牀，用粗細砂石及木炭左右搖擺磨擦之，但不可使棍上稍有油膩或瑕點，致炭精紙不得粘合。每棍約可用廿五次至三十次，但在赤銅未盡前，須再加鍍。

4 刮墨刀　刮墨刀原名爲 Doctor，直譯爲醫士，因其有醫治印刷機上銅棍油墨之功也。此刀係韌軟鋼皮所製，處於墨槽之上，與銅棍相連。機器運轉時，此刀左右擺搖，能刮削銅棍平面處之油墨，而剩餘油墨於版之深凹處。影寫機若無此刀，則銅棍將滿布油墨，無從分別網目之深淡。且銅棍之性，與石版或膠版、鉛皮，有根本不同之點。一則在平面版，藉化學品之力，生水油抵抗性；一則僅賴化學品蝕腐成凹點，無受油及抗油之能力，故不得不恃刮墨刀，於未印刷前修治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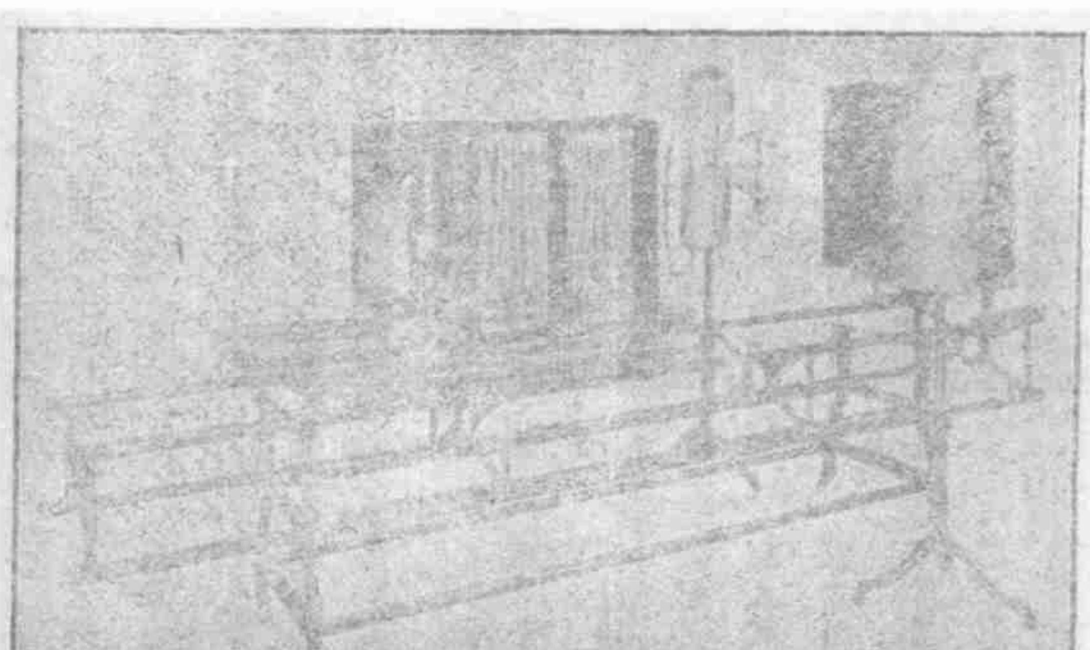
5 蝕腐液　三綠化鐵（$FeCl_3$）有蝕腐赤銅之力，早爲科學家所公認。或問此液蝕腐力相等，何以能使銅棍之網目及版子，凹凸各異？此則非蝕腐液之力，乃銅棍上膠質抗酸力強弱不同之故也。炭精紙之膠質，在未覆入銅棍前，已受二次感光。透明處之膠質以感光多變爲硬性，故其抗酸力強；黑暗處之膠質以感光少而質較軟，故其抗酸力弱。網目爲黑白細點所成，黑點處之膠質無抗酸性，故蝕腐而成微孔，能在印刷時吸收油墨。

以上爲影寫機中之專門名詞，今請再述其製版及印刷之術。

6 製版術　影寫機製版法，係最近照相製版術之一；然其法雖悉取諸攝影術，與尋常照相製版術較，其優點仍不可同日而語。實爲近代印刷界中之最精最美者，宜乎某印刷家稱之爲二十一世紀之印刷術也。影印術藉攝影化學品及膠版機等品，以七八色印成一精美之彩圖，其出品之速，百倍於舊式十餘色之石印品。數十年來，轟動一時，推爲印刷界巨擘。然影寫機一出，而稱雄當時之影印術，遂大受影響，甚或爲所淘汰。蓋影印品經多次轉寫，網目爲之壓糊，常致印墨不能濃厚；印墨既薄，印品失其精彩，一圖之精神，大爲減色。故印刷家多以之爲憾事。至影寫機印刷術則既無網目模糊之患，又得印墨濃厚之利；故其出品也，光輝悅目，有非影印品所堪比擬者。

若夫照相銅版、或三色版等，則相差不可以道里計矣。蓋照相銅版之網目，粗而不精，不堪入目，故出品時有與原樣不同之弊；且其影子爲平面網目所限，亦不能十分勻和，若有精細文字加入圖中，則須另行加印，不能製入一版。影寫機印刷品則不然，全圖雖亦爲網目所組織而成，然其密度細如毫髮，非目力所能察，故雖有精細文字，亦可同時製入，一次付印。至其全圖之影子，除精細網目可分深淺外，尙有版子深淺，印墨濃淡，令其出品畢肖原稿。影寫機既具有此優點，故大爲社會所歡迎，稱之爲二十一世紀之印刷術，洵不謬也！至其製版之全部手續，則可分爲七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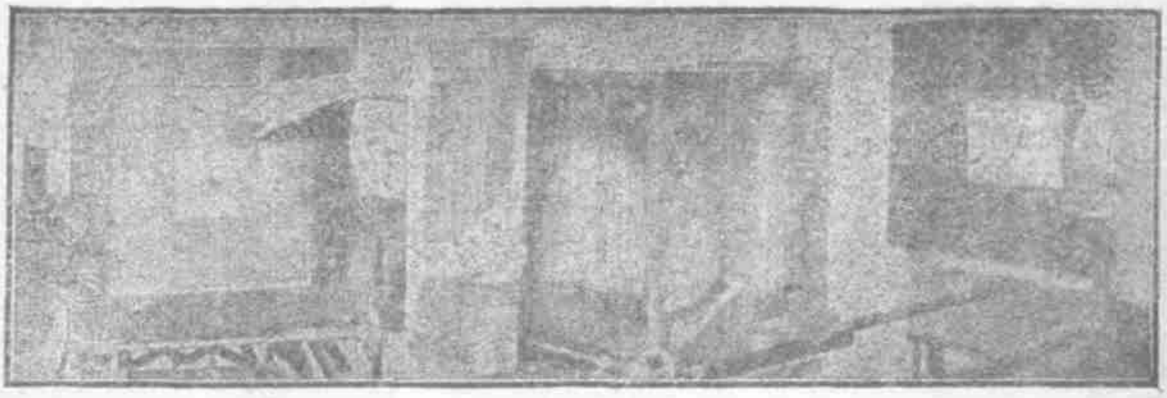
一、攝陰陽文片及修版　凡印刷之原稿，由藝術之目光分析之，約有二種：曰線畫式，例如普通鋼筆畫、或花體及普通文字等；曰影子式，例如照相片墨水畫等。原稿之本性，既有分別，故其製版手續亦異。在影寫機版，凡線畫式原稿，則以溼片 (wet plate) 攝製；凡影子式原稿，則用乾片 (dry plate) 攝影。溼片之爲物，黑白分明，無須修改，故選剝後，即可適用。然乾片攝製後，時有與原稿不同之處，故須加工修改，由此再翻製陽文片。若猶有深淡不正之處，則須重行修



攝影架

改，以畢肖原稿爲度。陰文片大抵攝諸玻璃片；而陽文片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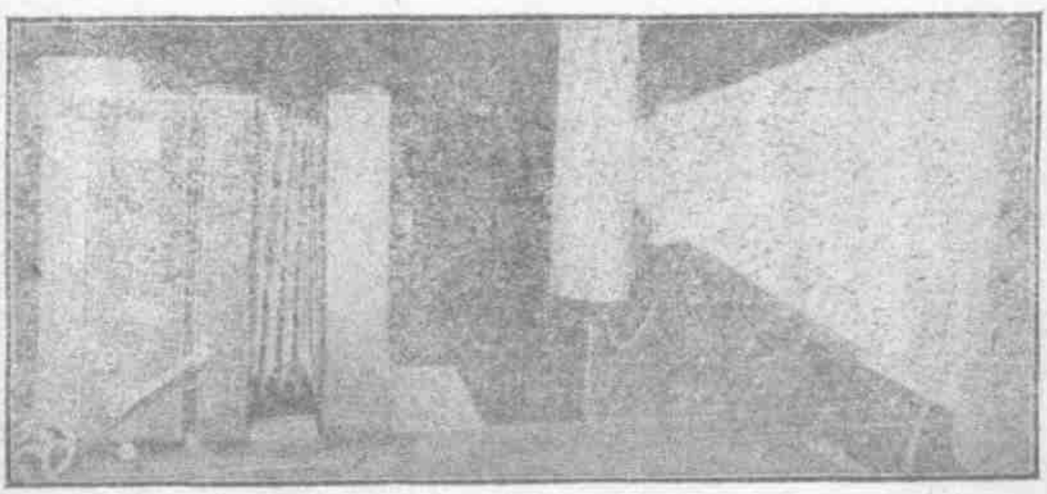
攝諸假象牙，（又名寫留路特，英名Celluloid）因其有剪裁拼版之利也。上述陰陽文片及修改之法，與影印術大抵相同，故不復贅述。所異者，則攝製陰陽片時，不如影印術中之用網目版耳。此非謂影寫機版無網目，惟其網目落於炭精紙，故不存於照相片也。



攝影師裝片子於攝影架上（右）　攝影師度量所攝圖之相當大小（左）

二、拼版法　影寫機印刷之拼版，與他種印刷術迥殊：石印及膠版品，藉移寫紙複件而拼版；活字鉛印藉電鍍銅版或鉛版法複件而拼版；雕刻銅版則藉電鍍錫版複件而拼版。惟影寫機印刷則穎陽文片，依預算拼版。製版者將乾溼二片，拼入一版，再落樣於炭精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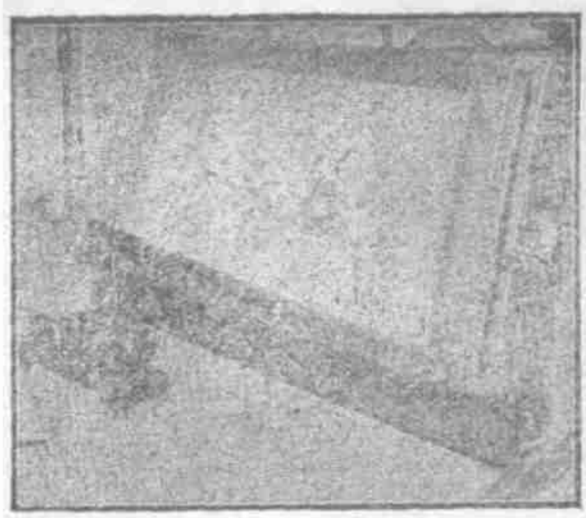
三、炭精紙之感光　製版者既以陽文片拼成一版，同時須預備炭精紙。此紙大抵購自化學品公司，未落樣前，須浸入百分之二重鉻酸鉀（$K_2Cr_2O_7$）四五分鐘，令其有感光性；取出後，又須置於乾燥箱內，漸漸乾之。



用弧光燈電光攝陰文片圖

四、炭精紙之落樣　將已拼就之陽文片，及已感光之炭精紙，夾入眞空落樣架，用弧光燈曝曬數分鐘後，取出浸入化學品顯影。炭精紙感光後，在未受陽文片影子先，須印一選定密度

之網目，使蝕腐後有微孔以受油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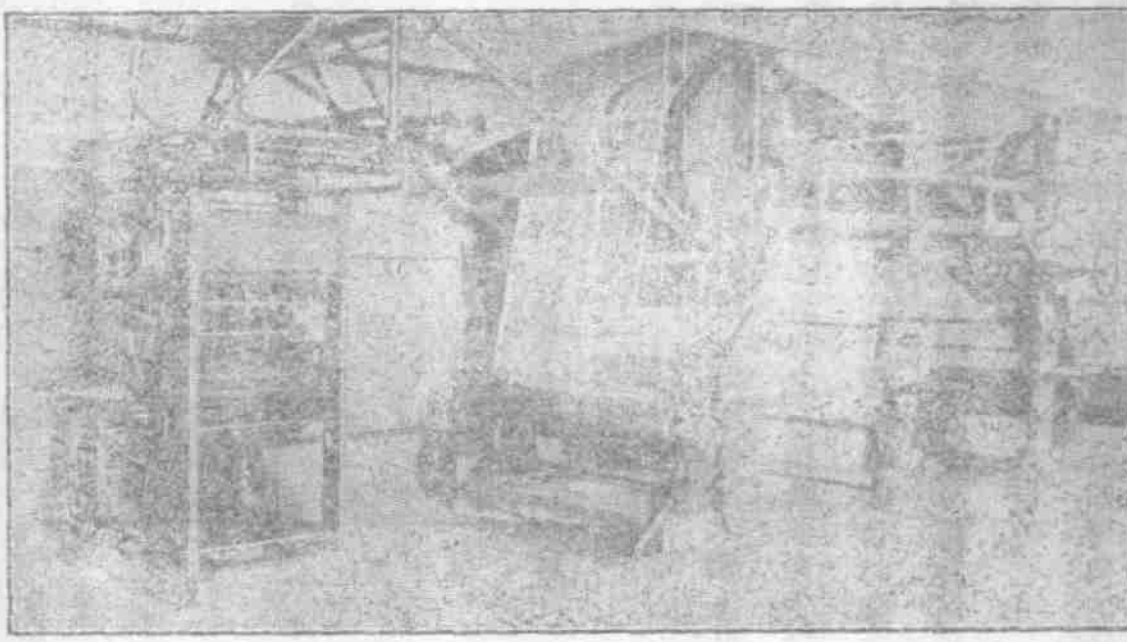
眞空落樣架

五、銅棍之包圍　先以磨竣之銅棍，置於木架上。此架下面，裝有水桶，以蓄熱水。將已落樣之炭精紙，照預定地位，覆於銅棍。復用人工，漸漸轉旋，直至後面紙張，自行弛寬與銅棍脫離，僅留膠質圖樣於其上。銅棍既受有膠質，又須藉化學品顯影，再移至空氣溫度不變處，令之自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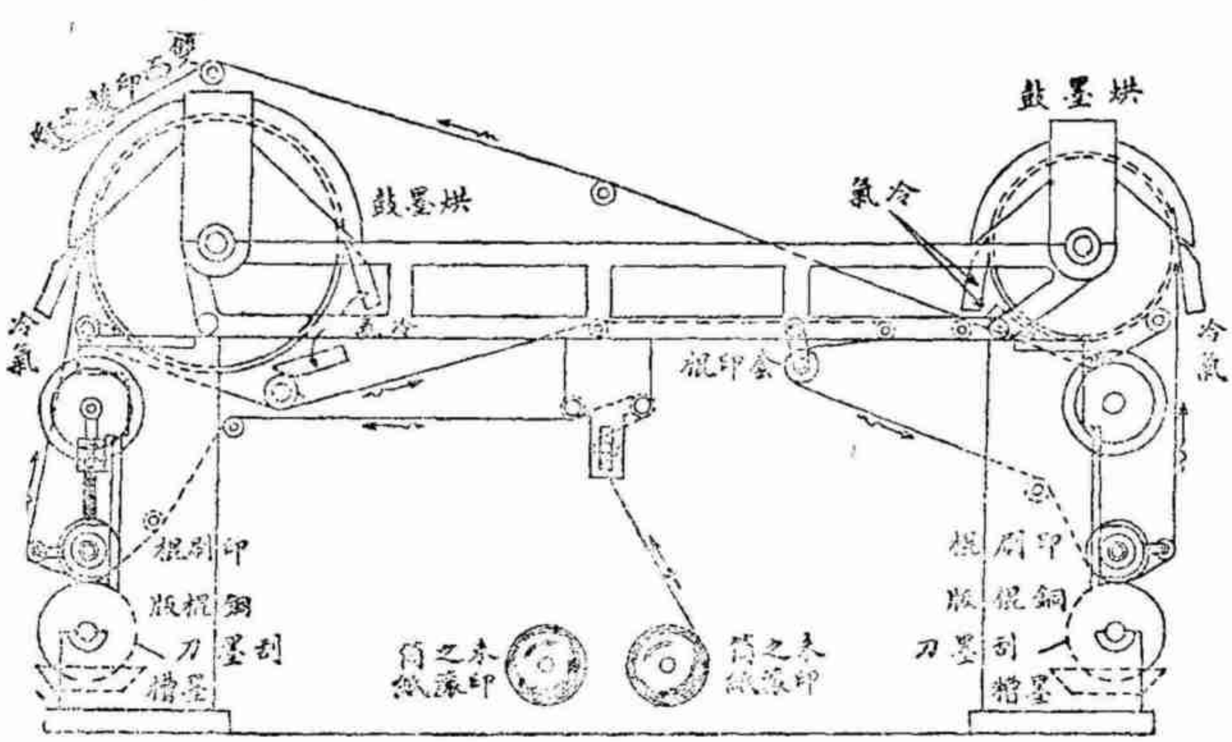
六、銅棍之腐蝕　待銅棍膠質乾冷後，即可架於蝕腐槽，以備用之三綠化鐵($FeCl_3$)蝕腐之。事先以抗酸松脂油塗於銅棍之無圖處，再漸漸旋轉，次第蝕腐強弱膠質圖樣。一版之字與圖，或同時蝕腐，或先蝕字而後蝕圖，俱可依各人意向而定。蝕腐之時，大抵二十分鐘至三十分鐘，依個人之經驗及各地之氣候而異。大抵銅棍上膠質發黑棕色，爲普通蝕腐已足之象。蝕腐既竣，即可裝入影寫機付印。

七、影寫機之印刷　印寫機印刷之原理，與平面凸面印刷均不同。其版既非高凸，又無抗油之力；然與銅版鋼版雕刻印刷之原理，完全相合。版之凹處，即爲聚油墨之點，故出品全與版之凹處相同，而稱爲凹面印刷術之一。影寫機約可分爲二類：曰滾筒式，曰散頁式。滾筒式之速率，最高每小時可印數萬，且附有摺疊及裝切等機。機之兩端各裝銅棍一，一印正面圖樣，一印反面圖樣。歐美日本等國多用此機印刷日報雜誌等品。因其出品迅速，遇有緊要消息，能在數小時之短促時間內，將數萬紙散發於外，誠一國文明進化之唯一利器也。散頁式印刷機，其組織較爲簡單，每頁均藉鐵咬口相軋而印，其印刷雖較滾筒式遲慢，然版口大小，可免屢易銅棍之勞，非如滾筒式每版圖樣須佈滿全棍，否則距離將有過闊之患也。且散頁式銅棍之裝配，較滾筒式簡易，

故印刷家多樂用之。影寫機印刷之原料，與普通亦不相同，紙張須柔軟堅韌，如普通之光月份牌紙與上等銅版紙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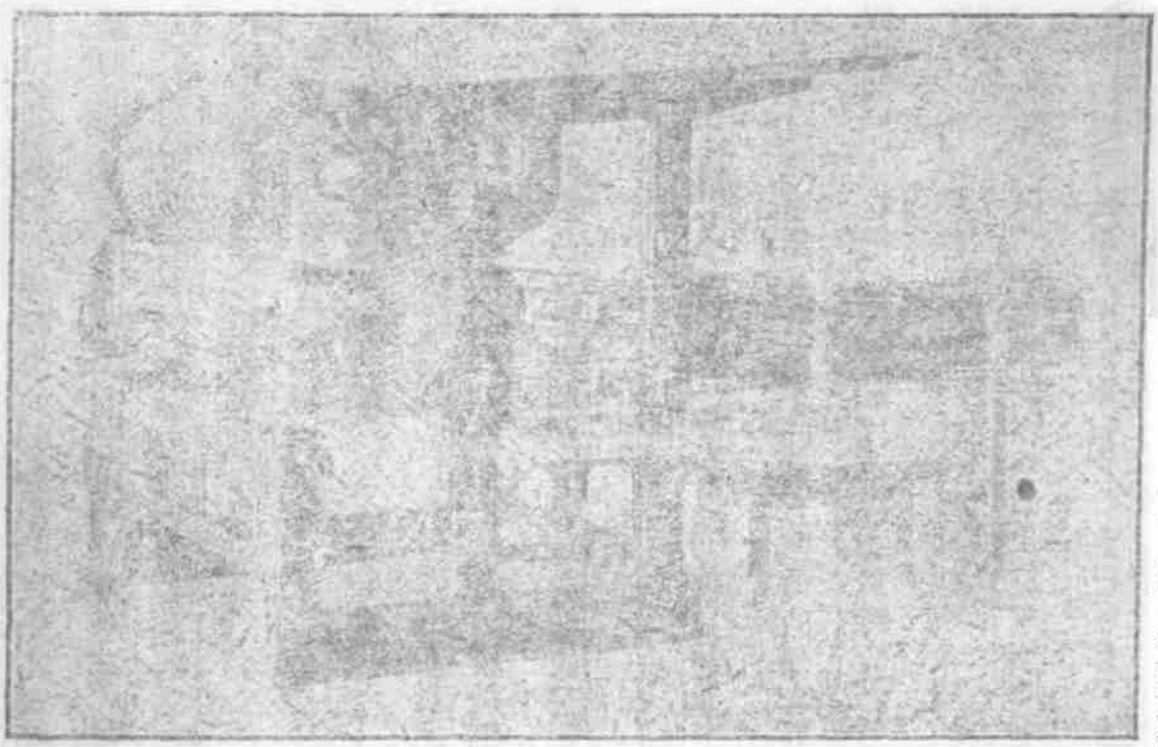


滾筒式影寫印刷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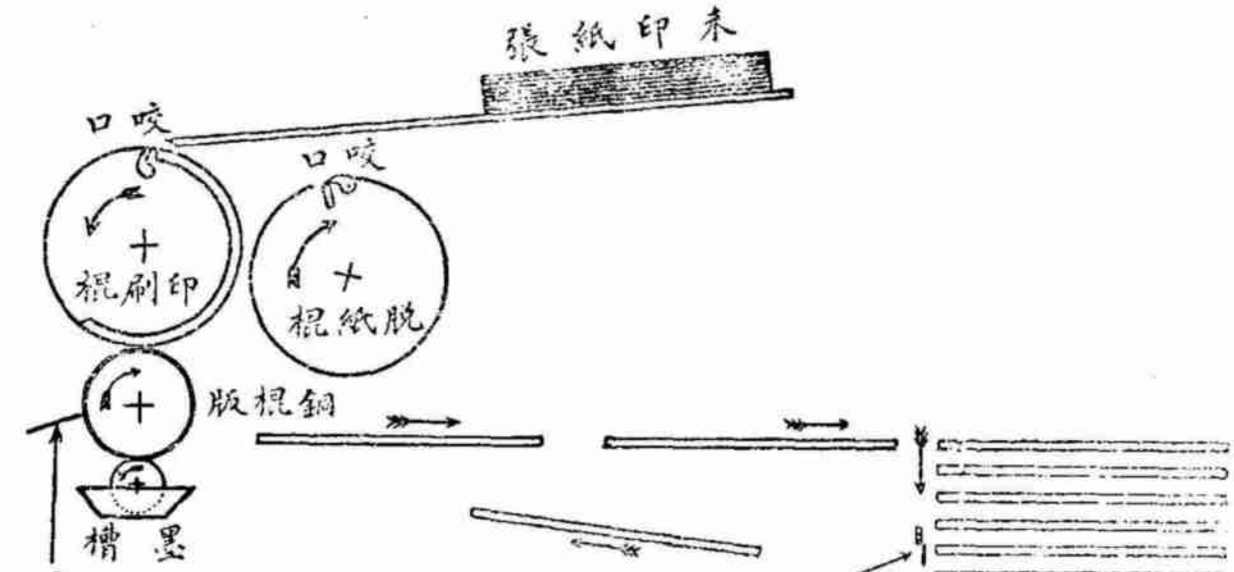


滾筒式影寫印刷機圖表

堅性之棉紙等，均不合用。因光月份牌及上等銅版紙，內含粉質，有鋪溢之弊；棉紙質太堅厚，不易受墨。影寫機所用之



散頁式影寫印刷機



散頁式影寫印刷機圖表

墨係濁偏蘇油所調和，薄如流質，印刷時先將銅棍置於相當地位，下部與墨棍相接，中則爲刮墨刀。轉運時，刮墨刀左右擺搖，將平面處削平，再與紙相接而得印樣。印墨既爲濁偏蘇油所調和，故其乾燥也甚速。

彩色影寫機印刷品

單色影寫機印刷品之優點，既如上所述，遠勝於網目銅版等品。然能以之印彩色乎？當歐戰前，英國理白蘭脫公司 (Rembrandt Intaglio Co.) 美國文台克公司 (The Vandyck Gravure Company) 及德國謀登新台開脫公司 (Mertens Syndicate) 始試驗此彩色影寫機印刷術，成效尚稱滿意。後歐戰開釁，此術亦隨之中輟。近年來，英國愛登堡又有包登公司 (C. & G. Ponton & Co.) 繼起研究，其出品極爲精美。昔者，印刷家皆以彩色影寫機術中，炭精紙覆正及印刷套色正確，爲最難之事。今則此兩難題業已解決。所可惜者，今尚無相當之印墨；若此問題能解決者，則影寫機在彩印界，恐又將佔一最要地位矣。

日人目中的中國政局(四)

從予

自民國以來，其努力不已者，有南方的孫文；其因日暮途窮不得不下野以去者，則黎元洪徐世昌。孫文因尚未達其理想的境地，故仍繼續奮鬬；因不得志於時，故仍努力不已。至黎元洪則如夢似的忽然身爲總統，他既得此意外之光榮，宜乎沒有再事活動的意思。若徐世昌則他所希望的業已達到，所以也優哉遊哉的以度其餘年了。

北洋派以李鴻章爲開山，自清末以來，事實上已成一大政黨，占絕對的多數。大別之可分二派：曰官僚，曰軍人。官僚以徐世昌爲領袖。軍人則舊軍官之存者已稀，多爲北洋武備學生的新軍官。軍人之中，又可別爲直隸安徽二派。馮國璋王士珍是直派的領袖，段祺瑞是皖派的領袖。馮氏既歿，王又恬淡自隱，直派領袖遂移於後進曹錕之手。此外，張錫鑾在東三省自成一種勢力，實爲奉派的開山，張作霖便是繼承這派的。

病兒

曹元杰

『顯然是「病兒」了，這樣的嘔吐。』那母親含笑的說。她是一位四十餘歲的和善而慈祥的婦人。

『不，不是不是。』子田的妻子連忙分辯說，同時面上立刻完全的紅了。她祇有十九歲，又只有做了半年的新婦。那稚處女的羞態——也許正是少婦的了，——還沒有失去。

『這個是瞞不了誰的。』那母親又快樂又像帶些譏諷的說：『不要硬撑吧，好好的休息一會。這是一種最嬾的病。』

子田的妻子仍舊紅着臉，默默的站着，面上有些淺淺的笑容。

子田出神的坐在沙發裏，似乎沒有理會她們的話。其實他聽得很清楚，只是心裏有些騷擾而憂鬱。

他想做一個『無後主義者。』他時常恐懼兒子的闖入。對於這個兒子闖臨的機兆，他很希望成爲正是他妻子所說的『不是不是；』但這個機兆似乎多方面可以證實的了，——數日來他妻子的慵倦，貪睡，唾涎以致於惡心嘔吐。

他知道他母親正夢想着抱孫的幸福；她的言語中包孕着熱烈的希望和無上的快樂。妻子雖然諱稱『不是，』但她的美妙的微笑，已經有一種希望其實現的意思。

不希望兒子來的，在這家庭，祇有他一個人。他除了沉默，還有什麼好說呢。

他誠然像朋友們所批評的：『雖不怎樣的頑固與鄙俗，但沒有澈底的思想，不是有主義的人。』

他很年輕的就跑到社會上來混飯喫。他對於所任的職務曾經發生過厭倦，——已在五年前了，——而且感得知識學問

的不足。他也曾要求過他母親許他棄了職務再去讀書，但沒有成功。他還祇有五歲的時候，已經沒有父親了；母親含辛茹苦的撫養他長大，已經很不容易，那裏再有錢供給他去受高等教育呢！他只好安心的仍在公司裏辦事了。他不自棄的買幾種新書看看，報章和雜誌更給他許多零縑斷片的學識，這個很有力的改變了他的思想，但不幸的又把他變成一個思想不徹底徬徨歧途的青年。

在半年前因爲母親的催促，他不十分願意的結了婚。在先他是贊成獨身主義的，但他的見解以爲母親爲了他犧牲半生的幸福，這一點不能不服從母親的意旨了。婚後的生活却非常甜蜜。他嘗受着家庭的幸福，並且肯定結婚了。於是他讓步退到無後主義的地位。現在使他恐怖而成爲問題的，就是兒子的闖入了。

他在新婚中曾很默的問過他的妻子：『你希望一個兒子麼？』

『你呢？』妻很狡猾的反問他。

他怕兩人的思想或者不同了，囁嚅的說道：『我不要兒子。』

妻默然了。似乎不以爲然。

『說你的呀！』

『這個自己完全作不得主。他要來時，有什麼法呢？』

『有法子呀！』他雖則這樣說，但實在沒有試用過。

從子田發見他妻子漲紅着臉，眼眶裏潮潤潤的像要落淚的樣子，呼吸沉重而急促，不住的嘔吐清水涎那一天早晨起，便一天天的吐的厲害了。人也懶了，甚至於話也懶得說了——整天的閉口不說話。別人問他時，因爲口裏都是淸涎，總回答得很含糊；說完，又隨即吐了一口清涎。後來連回答簡單的是否二個字，也懶得說了。只是以點點頭搖搖頭表示意思。

病的愈厲害了，鎮日的坐立不安；面上有時灼熱起來，頃刻奔潮似的飛紅了；在這樣的時候最痛苦。

『雖然喫得準是「病兒」』那母親嚴肅的說：『但是病的太苦了，還是請一位醫生看看吧！』在她的心裏，顯然有幾分懷疑和憂慮。

子田很贊同這個意見。

『那麼該請那一位醫生呢？』那母親說：『這裏是人地生

疏，我全然成了一個盲子了』。

『出名的醫生架子很大，化了很大的醫金去請他，非到深更半夜不來。在火車站的附近有位謝醫生，聽說他是一位儒醫，沒有十足的架子，醫學上也有些研究。』

『車站離這裏很近，我們上門去就診吧。』妻子似乎已覺得他的話鋒正對着門診了。

『怕來不得吧！』母親說。

『這個還使得，』妻說『而且那地方我也認得，他那黑而大的招牌，在以前我常常看見的。』

『最好了。』子田說：『那末你們二人去吧，我也可以不必陪着了。』

子田這一天在公司裏，心緒很擾亂不寧，常常念到醫生。

晚上子田的母親很快樂的對他說道：『那醫生倒很和氣，什麼話都詳細的回答我們。』她又笑了一笑說：『他診了脈，開口就問：「這一位是太太的千金吧？」我覺得他的話裏有意思了，連忙說：「是我們的奶奶。」他連忙笑嘻嘻的對她說道：「恭喜！恭喜！」』

不希望的事，果然來了，還說什麼恭喜呢！子田或許這樣想吧。

『他說：「脈上顯然是懷孕，只是胎火太重，身體還安全。服二劑藥後，或者可以不至於這樣的嘔吐，但不能完全不吐。你看看藥方上究竟怎麼說着？』那母親熱烈的說着，並遞了方子過來。

他看了藥方淡淡的說道：『也是這麼說吧了，藥喫過麼？』

『藥是喫過了；但頃刻完全吐了，和沒有喫一樣。』

脈案上寫着……嘔吐惡心，於脈顯爲受孕……防墮……這樣的字句，說得何等的肯定呵！自然更擾亂了他的心曲了。豈但是騷擾，而且有些懊惱了。在他這時的意思，以爲如果墮了，也沒有什麼藥也可以不必喫的。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這樣的厭惡兒子。其實除了經濟上有幾分——祇不過幾分——可能的恐怖外，確也說不出十足的理由。他祇是不希望兒子罷了；而兒子偏於不希望的時候闖入，那就容易發生厭惡了。其實他最愛聰明的美麗的孩子的；在他家庭之內添一位天眞的似乎解事而又極不解事的孩子，本不是討厭的事，也許更可以加增許

多樂趣；況且他又不能絕對的不要兒子，那麼也只是遲早的問題了；所謂厭惡也許祇是一時的吧！但他的見解以爲無論如何，兒女的闖臨，總不是幸福的事。誠然的，這幾天來他已經沒有從前那樣的幸福了。她是病着，老是呆呆的躺着，愁懨懨的笑顏不開，在以前她是最會笑的，什麼時候都有一付活潑可愛的笑容，現在都變了冷冰冰的面孔了。而且已經有好多天，好多天沒有對他親親蜜蜜的說一句話，或者含情的一笑。他雖然很高興的向她說着親蜜的話，但她總是冷冷的搖着頭，似乎有些厭倦的神氣。這是多麼寂寞無聊！無形之中奪去他的幸福的，畢竟是誰呵？現在能够說笑的解他的寂寞的，只有他的母親了。她老人家本是善說善笑，健於譚話的人，但因爲興味另有所在，常常喜歡說到將臨的嬰兒身上。「子田！照我的推算，一定是男的了。也許你不相信，其實是很靈的，我試驗過多次了。」「自己還是乳臭未乾的孩子，——至少我總可以這樣說的吧！——快要做父親了，哈哈！」在他，這都是刺耳而不要聽的話。他不了解許多人這樣熱烈的希望着兒女，而且說到兒女的事，又這樣的甜蜜。這種熱烈的態度，他覺得可憫而且可憎：這個多少有些影響使他更厭惡兒子。

她的身體漸漸復原了，他厭惡的程度也漸漸的淡薄了。但不知誰的宣傳，許多隣居朋友，都已知道他的夫人受孕了。大家遇着他時，總要說幾句恭喜或帶些取笑的話。在這種時候，他已平靜了的心裏，很容易掀動着厭惡的舊波。

過了八個月之後，她忽然臨產了。幸喜那位母親抱孫的興致很濃，各種各樣的事，都已老早的布置妥當；而且接產的醫生，也因了她幾度的催促，已經請好了。嬰兒墮地的時候，子田還在公司裏辦事。晚上他回到家裏的時候，他母親正在樓下喫飯，笑迷迷的拿着一個酒杯。桌上放着好許多的菜殽。電燈點得雪亮。而且還有二位裝飾得很漂亮的年青的陌生女客，子田跨進門時，她們都立了起來。在子田點頭招呼之時，他母親忙招呼道：「他就是子田。」又對子田道：「那二位是醫生的助手，醫生因爲有事先去了。」

「原來是子田先生，恭喜添了一位哥兒了。

「……」子田想不出什麼話，也許他還是討厭。

「慢慢的上去吧！以後回家時，總要在樓下停一會，再上去。」

那母親憑了傳統的習慣，命令似的說着。

『子田先生，眞好福氣。』

『他生來是一個安樂人，什麼事都不要管得。』那母親高興的說：『你們看他現在來做現成爺了，人家方才多麼苦呵！』

『子田夫人方才痛得出眼淚叫阿媽呢！』

『很難產吧？』子田問。

『算不得難，臨產的時候，誰都要痛得叫爺叫娘呵！』

『你知道生育是容易的事！方才也該叫你聽聽。——你在這裏毫無用處，只有焦急。』

『那倒是我的幸運了。』

『你們看嬰兒很像他麼？』

『最像也沒有了！』

『快上去看看他們母子倆吧！兩位小姐自有我來奉陪。』

『子田先生請便吧。』

他說了『失陪失陪』之後，就上樓去了。他夫人安靜的睡在床上，蒼白的臉上顯得非常疲乏。她睜着那大而圓的眼睛默默的注視着他，似乎正要窺視他此刻的心境。房裏多添了一個火爐，火光熊熊的燃燒着。

他連舉抱方才出世的，無形的契約上已成爲他的兒子的好奇心都沒有，只隨隨便便的一望，便坐着問她道：『現在還舒服麼？』

她見他那種冷淡的神情，心裏微微的有些不樂，只對他懶懶的點一點頭。

在二人默然坐着，很沉默的時候，兒子忽然哭了。

她立即把頭微微的側過去，一雙美眼出神的注視着嬰兒的面上：在她的蒼白的臉上，現着美麗的神秘的笑容，眉目之間也都傳出一種甜蜜的慈愛的笑容。這一幅『母愛圖』，頓然使他驚奇了。他心裏有些動了，但瞬息間他又覺得：她的純潔的愛情，已經由他的身上轉移到新來的兒子身上了。他感得寂寞而妬嫉了。

那母親已經送走了助醫，急急的上來笑着對他說道：『看過了嗎？一模一樣的面貌。』

『看過了，很像。』

那母親笑迷迷的又去把新生的兒子抱出來，輕輕的放在

膝上。她老人家對着小小的圓臉神秘的笑着。他覺得有許多年沒有看見母親這樣快樂的笑容。「如何呵！我算定了是男的。你看那尖尖的鼻子圓圓的臉，多麼像呵！」這時子田也俯身看着他的兒子，那紅潤的小臉，固然生得很清秀可愛，眼睛緊緊的瞌着，也許他不願見他的父親。

「你看那可愛的小嘴，完全像他的母親。不像你那樣嘴闊野大的樣子。」

「看！看！睜開眼來了。」子田快樂的叫道：這時嬰兒慢慢的睜開眼來，清水一般的眼球，十分的秀美，而且弈弈有神。「那眼睛到很美呢！」

「也像他的母親。」

這時候子田的心裏沒有絲毫厭惡的意思。

「這樣美麗的孩子，只是出世得太早一點。遲一個月都好！該老堅得多了。你看多麼嫩弱！這樣小的手，小的腳。醫生說要很當心看護呢？你不知道——現在已經好得多了——剛出世的時候，是怎樣的樣子？面色紙一樣的白，也不哭，也不動。我總以爲靠不住了。而且一看又是男的，心裏怎樣的肉痛！後來經醫生浴了之後，哭也會哭了，面色也好了。這個倒多虧醫生，如果在產婆手裏那就不可知了！」

「那自然醫生好得多呢！」

「最好的就是產婦可以安睡。我雖頑固，這個倒很贊成。那醫生明天還要來替洗浴，只是洗浴的時間太長，在這樣冷的天氣我總有幾分懷疑；但是去阻止呢，又怕被醫生看做頑固。」

「那只有信仰醫生了。」

「怕冷了。」她很愼重的把嬰兒放在被內，「只是太嫩弱了，據醫生說會得吮乳噢就好了，而且最好要自己哺乳。你的表兒奎成也是不滿月份的出世的時候，更要駭人，現在豈不很強壯嗎？」她老人家在快樂中，抱着幾分憂慮。「好吧！這到是要緊的事。你明天寫幾封信給岳父母舅父叔父們，告訴他們今天產了一男，大的平安，嬰兒以月份不足稍爲嫩弱……這樣的就行了。日子過的眞快呵！你在手裏懷抱的時候，好像還過的不久，現在已經做了父親了。記得那位有趣的王家婆婆常這樣說：「如果我們看見子田抱了兒子出來的時候，我們將要希奇煞了。」你如果高興，也寄封信給她，也讓她歡喜歡喜。」

這一個晚上，他睡在後房母親的床上。他母親遷到前房，以便照顧產婦和嬰兒。所僱的老媽子也睡在前房地板上，因爲變了素日的習慣，他轉輾反側的不能睡去。嬰兒的啼聲，時時傳到他的耳裏。他似乎是一個冷僻的人，但最怕聽哭聲啼聲，卽使嬰兒的啼聲，他也感得哀楚的。這時他眞寂寞無聊，十分的感得被擯了。新來的兒子確實佔去了他的幸福，但還以爲不足似的急迫的啼着。他聽着覺得又討厭，又有些憐惜不忍聽。

『哭着呢！』

『要他哭呢！嬰兒只要會哭，會喫，什麼都不怕了。——你還沒有睡着嗎？』

『沒有。』

『這是做父親的滋味了。』母親這樣調笑他：『夜已很深了，安安靜靜的睡吧！』

嬰兒闖入後的一個星期內，這家庭裏的情形顯然不同了，重新任命的祖母非常忙了，產醫的訪問咧，染紅蛋咧，小兒換衣裳咧，產婦的飯食咧……她十分樂意的忙着，而且毫不厭倦。

嬰兒會吮乳了，精神尙未恢復的母親，常趺坐着餵乳給他喫，一面快樂的端詳着可愛的小臉。子田有時也坐在旁邊看着他們。嬰兒在高興的時候，睜開眼來向周圍懷疑的望着。那母親便立卽說着『阿！睜開眼來了。』嬰兒於會哭之外，新近又會打噴嚏，打呵欠，這都是由年青的母親第一個發見，驚奇的告訴別人的。她雖然還是第一次做母親，愛護嬰兒却很周到。

爲嬰兒題名的職務，責成子田了。他想題伯康二字，那自然因爲太脆弱的緣故了。但是他本來不要兒子的，現在既已來了一個，難道他還希望仲叔季續續的來嗎？所以他又改了一個單名康字。但是單名她們又不同意。後來他又題了幾個名字，都沒有通過。

『你們有什麼夢兆麼？』他雖然說了，但又立刻自慚爲什麼會想到這條路上去。

『在生產的前一夜，我曾做了一個很好的夢：——一隻美麗的大蝴蝶，翩翩的向我飛來，我拿了——記不得是什麼了——去撲牠，沒有撲着』新的祖母這樣說：

『那麼叫他蝶仙吧！』子田的夫人提議。

『聲音也不好聽。』

嬰兒的名字，仍沒有結果。

到第十天的晚上，嬰兒忽然不要喫奶了，而且似乎不會吮了。隔了很長遠的時間，方才哭了幾聲。年青的母親連忙輕輕的抱了起來，給他奶喫，滿希望他是餓了；但很快樂的看他吮了二三口之後，便如何的引誘他，都不肯吮了，奶水從小小的口裏溢了出來。這個眞使年青的母親憂慮而且焦急了。本來是蒼白的臉，因了焦急漲得飛紅了。祖母自然也很担心，那充滿快樂的家庭裏，立刻有些擾攘不安了。醫生也請來了，她診察得嬰兒口裏生了白的小泡，所以不會喫奶，立刻派人取了藥水來。敷藥的事祖母是不行了，她雖沒有老，但眼光花的看不淸楚了。幸而子田還高興幹這個差使。她——嬰兒的母親——抱着嬰兒，用了手指輕輕的撥開他的小口，或者故意的使他哭。子田拿了一支未曾用過的羊毫，醮了藥水，輕輕的小心的塗在嬰兒口裏。這是他第一天爲兒子盡義務。他心裏倒覺得很平靜。

嬰兒眞個病了。仍舊不會吮乳，即使用了很小的茶匙灌他，也差不多完全溢了出來。這自然使她們更驚心了。醫生雖然來了幾次，但嬰兒既不會訴說他的病狀，而又這樣的嫩弱，高明的醫生也束手無策了！『太太委實是太嫩弱了。我也不敢試用什麼手術，其實也沒有手術可施了。這個全靠他自己的幸福了。他有在你們府上的幸福，自然會長壽的。面色泛黃，是不要緊的。可憂慮的只是不會喫。會喫了，就有轉機了……只有看他自己的命運了。我的意思或者另請一位醫生試試也好……可是太嫩弱了，如果……奶奶你最好放寬點，不用憂慮，憂慮是最不合宜的。萬一有什麼時，也只好大度一點。就是我從前也糟塌過二個孩子。當時自然很傷心，但却受了許多病了。』醫生熱烈的說。

聰明的她們早已聽懂她的話了。嬰兒是絕望了。她們都感得非常的悲哀。她的話眞碎了他們的心了。

『醫生的話很是。』老太太似乎有些哽咽了。

奶奶斜臥着對着嬰兒似笑非笑的獃獃的看，淸曉的露珠一般的美麗的淚珠，已晶瀅瀅的從眼角裏溜下來了。

醫生在送出門時，還殷勤的說：『太太，嬰兒確只有幾分希望了。萬一有什麼時，奶奶倒很要當心，只有隨時解譬解譬，第一動不得氣。太太，這是你的責任呵！』這幾句話鋒利的，刺在老太太的心上。她又感激又傷心，在上樓的時候已經有些氣喘了。

淡白的燈光之下，倦乏的母親趺坐在床上，很焦慮的引誘嬰兒喫乳，並且刺激他哭。但嬰兒的面色忽然變紫了，又變成紙箔灰色了。本來呆呆的注視着的母親至此忽驚駭的怪聲叫道：『看看母親！』呼吸沉重而急迫，簡直有些不能成聲了。

那祖母忙把嬰兒接過來一看，搖搖頭說『不好了。』她心裏像壓了一塊礬石一樣的重。

年青的母親哭了，眼淚簌簌的潤流似的下來了。

『爲什麼哭呵！』子田急着說。他非常的懊惱，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擾亂。

『不要哭！那也是他的福薄呵，到這樣愛他的家庭來……』。

『哭什麼呵！兒子有什麼用呢！値得哭麼？』子田原是最怕哭聲的，他夫人的嗚咽，眞使他的心弦緊張了。於是又懷恨兒子了，因爲這家庭本來是幸福的，而兒子却帶了悲哀來了。那麼這樣認眞的哭，更是無意識了。

她聽了更其傷心，哭得更厲害了。

『他是最受不下煩惱的，你看他多急呵！他心裏也很悲傷，這原是急話呵！乖乖的不要哭了。這樣美麗的孩子自然誰都要傷心，但傷心也無法了。兒女本來是葱韮大蒜，割了一批又一批，像你們那樣年紀，兒女原還早咧！但既然來了，眼看他活潑潑的去了，自然是痛心的。我何嘗不傷心，但也無法了。產後是最容易受病的，只好保重自己的身子要緊了，不可過於傷心。如果你再生了什麼病，豈不更糟了。子田也是爲此着急呵！』她勉強的忍着悲痛，極力的兩面開導。她的眼淚只好倒流了。『我看孩子是不會好了，放他在沙發上吧，免得看了難過。』

於是嬰兒孤另另的放在沙發上，火爐也移在沙發旁邊，陪着他。此時子田反覺得嬰兒是被棄了，已經沒有人愛他了。他倒很不忍而憐惜他了。

沉靜和蕭索鎭服了全房間，老太太悶悶的坐在床上，奶奶是睡了，但還聽得見低微的泣聲和急促的呼吸。子田坐在沙發旁邊，對着嬰兒出神，嬰兒醒過來了，慢慢的開了眼睛，對子田疑惑的看着，而且哭了。這哭聲驚動了全屋子的人了，傷心的睡了的母親也側過頭來了。子田抱着希望說：『好了！』他便把兒子抱到床上來。那祖母看了一看，憑着她的經驗說道：『終是無用了。遷延時光罷了！還是放他在沙發上罷。不是我們忍心要圖以

幾的順利，只好放他在沙發上了。他定是來討債的。」傷心的母親，只睜大了眼睛不說什麼。可憐的嬰兒現在愛他的也許倒是起初並不愛他的父親了。子田不忍的說：『那麼給他一些奶吧，他或者嚷着要喫呢！這雖然是無用，我們總得盡我們的力量。』

『你拿去試試看。』老太太拿了一杯原先放在火爐上已經蒸熱的乳給他。他很仔細的灌到小口裏，——子田本來於這些上面，幾乎不大會幹，這一次到很溫柔的盡了慈母的職務了。起初似乎是吞了，子田微微有些欣悅。但後來又全都溢出來了，面色又變紫了。『呵又變色了！』子田也焦慮了。

『我對你說，是不中用了，隨他去吧，你也該睡了。』

『母親，去睡吧，今夜我來陪他。』子田決絕的說。

『你高興，隨你的便吧。但終不中用了。我現在看都不敢了，看了多傷心。』

『快去睡吧，這幾天熬夜也熬得够了。』

她們雖然都靜悄悄的睡了，也許還沒有睡着。夜氣更深了，更死沉沉了，四圍的景物覺得格外陰森嚴肅。火爐裏的火焰好像鬼舌似的帶着一種冷毒陰森的譏笑。子田悵惘的坐在嬰兒旁邊，無聊的時鐘聲音怪凄涼的鬧着。在嬰兒面上的紫色退了，受了火爐的紅光映得紅潤潤的時候，這房裏立刻增了幾分生氣。正像在春寒料峭冰雪未退的時候，忽然見了新出的雖然還短短的嫩芽，總覺得有些春意了，如果在嬰兒睜開秀媚的眼，面上似乎有些笑容的辰光，更像滋苗的春雨，立刻使子田的心裏有些溫潤了。現在他方始看見兒子的秀麗而可愛了。他疑惑在他來時，為什麼很憎惡他。現在他又讓步了。他以為多兒固然多累，但兒子却也有可愛的地方，在小家庭裏嬰兒的寵臨，確然是幸福的事，以前他太以別人的思想為思想了。他對兒子懺悔他是一個無用的人。他現在眞心的愛他，急切的希望他能够恢復健康，他將極力的為他盡力。

『也許浴的太久太多吧！……美麗的蝴蝶終究是捉不牢的呵！』子田的母親夢囈似的說着。子田也朦朧的睡去了，他夢見他的兒子已經很健了，而且會得走了，那搖仃仃羞怯怯的初步的樣子非常好看。呵！已經走出房門外去了，『當心呵！』他醒了。

兒子還是睡在沙發上，口眼美麗的閉着，面上發着紅潤的光。他已經悄悄的去了。

歸來 (Le Retour)

莫泊三 作

李青崖譯

海水用單調和輕短的浪花，向海岸拂着，白色的薄雲，趁着疾風，和飛鳥一般在蔚藍的天空飛跑地經過西向大洋的山坡中，有一個村子，在陽光中曬着。

馬爾丹霈徵士克的房屋，在村口的大路邊，孤單地立着。這是一所漁人住的小屋，牆壁是石塊砌的，屋頂是茅草蓋的，長了一些藍的瓦松門前一座小園，不過手帕似的一樣大小，種了一些葱，一些白菜，一些藥芹，一些萵苣；一帶竹籬，將他和大路分開。

男子出外捕魚去了，主婦在屋前坐着修整那幅懸在牆上和偉大的蛛網相似的棕色大魚網。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在園口一張椅子上坐下，身子略向後仰，在木柵上靠住，拿着衣裳，拿着補綴重疊的窮人衣裳補綴着。一個年紀略小一歲的女孩子，抱着一個很小的還不曾知道動作和言語的嬰孩；還有兩個三四歲的孩童，對面坐在地下，用他們不靈敏的小手，將泥土抓挖，並且將一把一把的灰塵，互相拋擲。

沒有一個人說話。僅僅那個被旁人引着睡覺的小孩，用一種尖脆的小聲音繼續不斷的哭泣。一只蝦貓，在窗子上偶爾號叫一兩聲；許多蜜蜂在牆根的白色野花叢中嗡嗡地鬧著。

那個在門口做活的女孩兒，陡然喊道：

「媽媽！」

那母親答道：

「你有些甚麼事？」

「那個人又來了。」

伊們從早晨就覺得不安，頓因爲有一個男子繞著房屋徘徊：這是一個神情窮困的老年人。伊們那時送家長上船去捕魚時，已經看見他了，他在溝邊朝伊們的大門坐下。末了伊們從海邊回來，依然還看見他坐在那裏，向這房屋端詳。

他像個貧病交迫的人，在一個多鐘頭的時光，他簡直沒有移動；末了，他窺破大家把他當個壞人看待，便站了起來，拖着大腿慢慢走開。

但是不久，伊們又看見他又用着遲緩疲倦的脚步走來了；並且又重新坐下，這回却坐得遠一點，如同窺探伊們一樣。

伊們娘女二人都不免有點懼怕，尤其那個娘竟憂慮了，因爲伊有一個恐慌的天性，並且他丈夫雷微士克一直要到傍晚才能回家。

雷微士克是伊丈夫的姓；至於伊本人，傍人叫伊做馬爾丹；於是傍人喊他們做馬爾丹雷微士克。其中的原由，是這樣的：伊初次結婚，曾經嫁給一個姓馬爾丹的水手，這人每年夏季，常到紐西蘭島去捕魚。

結婚後的兩年，伊和他生了一個女兒，到了伊丈夫坐的那隻三根桅杆名叫兩姊妹的「地撲」式帆船出海時，伊身上還懷着六個月的孕。

大家對於這隻船，簡直一點消息沒有；這船上的水手也沒有一個轉來；所以大家都說這是人財兩空。

馬爾丹奶奶，爲着丈夫等了十年，費了多少力量撫養這兩個小孩子，末了，因爲伊正直和藹，本地有個姓雷微士克的漁人，——是一個有兒子的鰥夫，便向伊求婚。伊便嫁了他，和他三年之中生了兩個兒子。

他們勤勞艱苦地過活。吃點麵包已經費事，肉味在他們家中，更是不相識的了。在冬季颶風的時節，他們有時還向麵包店中賒欠。然而孩子們却是很結實的，傍人說：

「這都是正經人，這馬爾丹雷微士克奶奶是被艱苦鍊成一個很堅定的，雷微士克在漁業中是一個尋不到同樣的人。」

坐在木柵邊小孩子說：

『傍人可以說他認識我們。這大概是附近村中的窮人。』

但是這爲人母者是很能分辨人物的，知道這決不是本地的人。

他站着和木椿一樣，一點也不移動，并且雙眼釘着馬爾丹雷微士克的房屋，馬爾丹奶奶不免憤然，於是恐慌的作用，使伊鼓起勇氣，於是提了一把鋤頭走出門外，向那流落的男子說：

『您在那邊做甚麼？』

他拖着聲音說：

『我在這邊呼吸新鮮空氣！這難道妨害了您嗎？』

伊說：

『爲甚麼您在我門前窺探？』

他說：

『我甚麼人也不害他，難道禁止在大路上休息嗎？』

伊找不着回復的話，便仍然走進家中。

光陰慢慢地過去了。那流落的男子到正午之時才行走開。但是到了五點鐘光景他又來了。傍晚時却沒有看見他。

雷微士克到夜間才回。大家將這事說給他聽。他便斷定：這是一個管閑事的或者作惡劇的人。於是他安然睡了，然而他的伴侶，却只念着眼發怪光瞧伊的那個窮人。

到了次日天明，海風很大，漁夫眼見得不能入海，便幫着他妻子修整漁網。

九點鐘光景那個去購買麪包的大女孩子，——這是屬於馬爾丹家的，他帶了哭喪面目飛也似地走進家中，喊道：

『媽媽，那個人又來了！』

馬爾丹奶奶不免驚慌，面色頓然發白了，向伊丈夫說：

『雷微士克你去和他說罷，叫他別這樣瞧着我們，因爲這個使我們害怕。』

於是這個紫臉，長髯，藍眼，肥頸，身穿遮禦風雨的羊毛衣裳的雷微士克從從容容走出門口，向那窮人身邊走去。並且他們居然談論起來。

馬爾丹奶奶和一班孩子們，連愁帶怕遠遠地看着。

忽然那窮人站起，跟了雷微士克向門前走來。

馬爾丹不免退了幾步。伊丈夫向伊說：

『給他一塊麪包和一點兒汽水罷。從前天到現在，他甚麼也不曾用過』

於是他倆一齊走進屋中，婦孺們在後面跟着那窮人坐下了，在衆人的視線之下，垂着頭吃他的東西。

爲人母者站着瞧他；兩個姓馬爾丹的女孩子靠着門——其中有一個還抱着那頂小的孩子，都楞着眼睛看他幷且那兩個坐在灶爐邊灰堆中的兩個孩童彷彿也爲着端詳這位稀客，停止玩弄那隻破鍋。

雷微士克找了一張椅子坐下，便問他：

「那末您來得遠嗎？」

「我從隨特城來的。」

「就這樣步行的嗎？」

「是的，步行。到了無法之時，只好如此。」

「那末您到那裏去？」

「我就到這裏。」

「您在此地有熟識的人嗎？」

「也許能尋到。」

他們便歇著不談了。他雖然饑餓，却慢慢地吃着，並且他每吃一口麪包便喝一口汽水。他的面目枯槁，形容憔悴，像受過許多痛苦似的。

雷微士克忽然問他：

「您尊姓？」

他依然垂着頭答道：

「我姓馬爾丹。」

這可把那爲人母者驚壞了。伊彷彿爲就近端詳這流落的人，向前走了一步，目瞪口呆的向着他看着。大家都默然無言。隨後雷微士克又說：

「您是本地人嗎？」

他說：

「我是本地人。」

於是他竟將頭抬起，他的視線和馬爾丹奶奶的視線偶爾相觸，便釘住不動；而且互相交換恍惚這兩方的注視，互相膠住似的。

陡然伊換了低咽顫動的聲音問道。

「你就是我的丈夫嗎？」

他慢慢地伸起脊梁說：

「對呀，就是我。」

他說完之後，一點也不感嘆，繼續拿麪包咬着。

雷微士克的驚駭心，不免勝過嘆惜心，便吞吞吐吐的問道：

『您就是馬爾丹先生嗎？』

他簡單地答復道：

『對呀，就是我。』

於是這第二個丈夫便道：

『那末從那裏來呢？』

第一個丈夫便說：

『從非洲海邊來的。我們從前遇了險，只有三人遇救，就是畢卡德，華丁雷和我。末了，我們被野番捉住，他們將我們囚了十二年。畢卡德和華丁雷都早死了。有一個英國旅客在那裏經過，將我救出，并且引我到了隨特那個地方。於是我便到了此地。』

馬爾丹奶奶不禁放聲大哭，將面目用裙腰掩住。

雷微士克便說：

『在這個時候，我們怎樣辦呢？』

馬爾丹問道：

『你就是伊的丈夫嗎？』

雷微士克說．

『對呀，就是我』

於是大家靜悄悄地瞧着。馬爾丹忽然朝着圍繞他們的孩子們，用指頭指着兩個大女孩的頭問道？

『這都是我的孩子嗎？』

雷微士克答道；

『這都是你的。』

他並不立起也不擁抱他們，祇說：

『上帝，伊們都是很長大的。』

雷微士克接著又說：

『我們怎樣辦呢？』

馬爾丹差不多一點也不知道。歇了一會，才決然說道：

『我，我照着你的意思辦。我一點也不怪你。然而我見了這房子，究竟也很難受。我有兩個孩子，你有三個，各有各的份兒；那個做娘的，究竟屬我或屬你呢？只要那個辦法能合你的意思，我總承認；但是房子是屬我的，因爲這是我父親留給我的，並且我是此地的土著，各種契據都存在財產登記師的手裏。』

馬爾丹奶奶用着嚶嚶的微泣之聲，藏在藍色腰裙中不住

地哭泣。兩個大女孩子走攏在一處，茫茫然瞧着伊們的父親。

他吃完了東西便說：

「我們怎樣辦呢？」

雷微士克有了一種理想，說道：

「我們應該到本村的教士那裏去，他可以出個主意。」

馬爾丹站了起來，向着他妻子跟前走去，伊便撲到他胸前又放聲大哭，伊說：

「我的丈夫！你回來了！馬爾丹，我可憐的馬爾丹，你回來了！」

伊陡然被從前之事，又被那使伊盼想這二十年來的光陰和初幾次擁抱的紀念勾起心事，便雙臂將他緊緊抱住。

馬爾丹也不能自持，在伊的帽子上吻了幾下。火爐邊的孩子們叫了幾聲，正和聽見他們母親哭泣一樣，那個抱在馬爾丹女孩手中的嬰孩也叫了一聲，彷彿走了板眼的笛聲似的。

雷微士克立起，等了一會，便說：

「我們走罷，應該把這事弄好。」

馬爾丹將他的妻子放開，於是因為他瞧着他兩個女子，為人母者便說：

「你們至少也要和你們父親接吻。」

伊們倆便同時走到一處，睜起驚駭而略帶恐懼的乾眼睛。於是馬爾丹用那鄉下用人的派頭，在伊們倆的額上先後吻了幾下。但是那個嬰孩看見這生客走向前來，便用尖銳的聲音叫喚，這一來他當然是受了點驚慌。

隨後兩個男子一同出去了。

因為他們在一家小咖啡館走過，雷微士克說：

「我們去喝一鐘兒嗎？」

「我，我很願意。」

他們便走進館中，找了個空位坐下，雷微士克說：

「煕戈老板，兩杯半盞酒，要好的，這是新回家的馬爾丹，我妻子的馬爾丹，你是認識馬爾丹的，這就是在兩姊妹那船上遇險的馬爾丹呀。」

那位紅臉大腹，油光外溢的酒館老板，一隻手托着三杯酒，那隻手拿着一瓶水走了過來，從從容容問道：

「哈！你回來了嗎，馬爾丹？」

馬爾丹說：「我回來了！」

在貴族長家裏的早餐

（獨幕喜劇）

俄國 都介涅夫著

曹靖華譯

人物

尼古拉、巴拉加拉耶夫 貴族長，四十五歲。

彼得、白荷蝶麗耶夫 從前的貴族長，六十歲。

葉格尼、蘇梭洛夫 法官。

安東、亞魯普金 他們的鄰居地主。

梅沃蓮 他們的鄰居，破落的地主。

費拉潘、伯紫潘丁 地主。

安娜、喀烏洛瓦 其妹，寡婦，四十五歲。

包裴麗、那格拉諾維其 警察長。

魏薇次基 貴族長的書記。

格拉史 尼古拉、巴拉加拉耶夫的家僕。

克普 喀烏洛瓦的車夫。

此劇發生於巴拉加拉耶夫的莊上。

佈景

一座食堂，正中有門，右邊有書室，後邊有窗子，旁有桌子一張，上邊擺着點心。格拉史在桌子旁邊忙來忙去的忙着。聽見有馬車的聲音，他向窗子走去，梅沃蓮入。

梅 早安，格拉史！你好吧？……可是他還沒有出來嗎？

格 （擺着點心）早安。你這馬在什麼地方買的？

梅　你看這馬還不錯吧?昨天有人給我二百盧布要買他的。

格　誰要買的?

梅　加拉赤的一個商人要買的。

格　你怎麼不賣了呢?

梅　爲什麼賣他?我自己還用的呢。唉喲，朋友，給我一盃酒吧;我的嗓子不知怎麼弄的眞難過，並且天氣也熱極了……喝着酒，吃着點心。你這是預備早飯的嗎?

格　不然也須是預備中飯的吧?

梅　預備的眞不少!只怕是候誰的吧?

格　大概是候誰的。

梅　不知道是誰嗎?

格　不知道。聽說似乎是他們今天想調停伯紫潘丁同他妹妹的事情的:只怕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梅　唉!唉!難道眞有這回事嗎?這樣也很不錯、應當給他們了結一下——分分家。這明明究竟是可恥的事。可是聽說尼古拉想買伯紫潘丁的森林，靠住靠不住?

格　誰知道他們!

梅　向旁這眞是找木料的好機會!

巴　在後召裴力喀!把魏薇次基給我叫來。

梅　大概由書房到客廳的門開了……唔，再給我一盃，好格拉史……

格　什麼?你的嗓子還沒有好嗎?……

梅　是的，老兄，還有點痛。他吃着，喝着格拉史出。

巴拉加拉耶夫與魏薇次基入。

巴　不錯，不錯，眞不錯，你就照這樣辦吧!聽見沒有?向梅沃蓮哈，是你來了，早安!

梅　你好吧，尼古拉!

巴　向魏薇次基我告訴你的你明白了嗎，你一定明白了吧?

魏　不錯，是的。

巴　哦，是的，這樣將來一定有好結果。哦，……你現在去吧。有事的時候，我打發人去招呼你。你可以去了。

魏　是。那麼喀烏洛瓦寡婦的契約要預備嗎?……

巴　哦，這當然的，那還用說……我眞奇怪!你到底應該要明白。

魏　可是你什麼也沒有告訴我…

巴　還要怎麼告訴你!我不是統統都給你說了嗎!

魏　是。

巴　這孩子眞有點不聰明。向梅沃蓮唔，你怎麼樣?坐下。

梅　託福，託福，尼古拉。你精神怎麼樣？

巴　我還好。你到城裏去了嗎？

梅　是的，去了；但是沒有什麼新聞。有位商人姓塞列金的，前天得了癱瘓症，但是他不覺得奇怪。聽說昨天律師又打他的老婆了。……

巴　眞的嗎？這眞是鬧世鬼！

梅　茹拉列瓦醫生看見的；他託我問候你。我遇見彼得坐着新車，他大約是去會客的。他帶着聽差，聽差戴着新帽子。

巴　他今天要到我這裏來的。可是他的車子還不錯嗎？

梅　我怎麼告訴你好。不，不實在說起來，不大好：樣子的確不錯，可是實際上——不，我不知道，我不喜歡他。那怎能同你的車子相比呢！

巴　你想的嗎？他的車子是帶彈簧的嗎？

梅　帶彈簧的確是帶彈簧的，可是這有什麼意思呢？對不起，那不過是表示自己闊綽一點吧了。他們愛的是這些愛誇張威風。大家都說他們又要打算選舉呢。

巴　舉貴族長嗎？

梅　是的，讓他們去幹吧！一定又要失敗呢。

巴　這是你想的嗎？但是，我要告訴你，彼得在各方面都是很負重望的人，他一定有希望被選……自然從別一方面看起來，貴族們都是很佩服他……喝盃酒吧。

梅　謝謝。

巴　難道你喝過了嗎？

梅　沒有喝！不是因爲喝酒……我的胸中有點……咳嗽。

巴　唉，胡說！喝吧。

梅　（喝酒）祝你康健，尼古拉，你知道不知道，彼得的眞姓不是白荷蝶麗耶夫，是白荷蝶劣夫——白荷蝶劣夫，不是白荷蝶麗耶夫。

巴　你怎麼知道這些呢？

梅　我們怎會不知道這些！他們的父親和叔伯，我們統統都認識。大家統統都給他們稱呼白荷蝶劣夫；自古以來都是姓白荷蝶劣夫，不是白荷蝶麗耶夫。白荷蝶麗耶夫這個姓我們永遠沒有……白荷蝶麗耶夫是什麼東西？

巴　哈！……但是，反正不都是一個樣嗎？不過都沒有好心腸。

梅　你說的的確不錯：不過得有好心腸。（望着窗子。）有人來了。

巴　可是我還是穿着睡衣這是我同你

談話的。（站起來。）

亞 （在廳後）給我傳一下，我是亞魯普金，是貴族……

格 （入）亞魯普金先生請見。

巴 亞魯普金！這是那一位？請吧。請你先招待一下，我即刻就來……（即出。）

（亞魯普金入。）

梅 尼古拉即刻就來，請先坐一下吧？

亞 謝謝你，先站一會。請問你先生貴姓……

梅 姓梅沃蓮，是地主，此地人……你也須聽說過吧？

亞 沒有，不曾聽說過……但是，今天相逢，甚是高興。請問你：巴妲少瓦是你的親戚嗎？

梅 不是。是那一位巴妲少瓦？

亞 丹堡省的女地主，是寡婦。

梅 哈！是丹堡省的！

亞 是的，有丹堡省的，是寡婦。我請問你，此地的警察長你認識嗎？

梅 包裴麗嗎？可不是！是我一位老朋友。

亞 那不過是世界上一個龐然大物吧了。請你原諒我，我是一個很坦白的人，是一個兵士：我素來說話都是很率直的。我要告訴你……

梅 請你吃點點心吧？

亞 謝謝。我說我搬到此地不很久，可是到了現在，我比較還是在丹堡省住的久呢。但是自從我的老婆去世之後，我得了她的遺產和五十二個農奴，在這縣裏……

梅 在什麼地方呢？

亞 在特柳黑莊上，距沃郎大路有五里地遠。

梅 知道了，知道了！是很不錯的地方。

亞 的確是無用的東西：那不過是沙漠不毛之地吧了……因此我得了我老婆的遺產之後，我想最好是搬到這個地方，並且我丹堡省的房子也都毀壞了。因此我就搬到這裏來了。可是怎麼呢？你們的警察長已經拿很瞧不起人的態度來對我來了。

梅 這眞討厭！

亞 不，我告訴你，我告訴你別人都不算什麼，可是我的女兒葉加德林——這個要請你注意一點；但是，我靠着尼古拉，雖然我只同他見過兩次面，可是我常常聽說他是很正直……

梅 這不是他們自己來了。

（巴拉加拉耶夫穿著燕尾服入，亞魯普金他向

行禮。

巴　歡迎歡迎，請坐吧……我……我記得好像在蜊華娜霞家裏同你會過面。

亞　是的。

巴　你馬上就變成此地的人了——你才搬到我們縣裏嗎？……

亞　是的。

巴　我希望你將來不要後悔同我們作鄰居。（少停）今天天氣眞熱極了……

亞　尼古拉，讓我老實向你說吧。

巴　請你說吧，什麼事？

亞　尼古拉？你是我們的貴族長！尼古拉！你簡直可以說是我們的第二父親；我自己也是父親，尼古拉！

巴　你要相信，我很知道這些我覺得是如此；這是我自己的責任。並且貴族們都很佩服我的……你說吧，怎麼一回事？

亞　尼古拉！你們的警察長——是第一個騙子。

巴　哼！但是，你太隨便了。

亞　不，等一等，等一等！我告訴你……他們說我的農夫把鄰人非利卜的山羊偸去了……可是我要問你，我的農夫要那山羊幹什麼用呢……不，你告訴我，那農夫要那山羊幹什麼用呢，究竟爲什麼我的農夫要去偸這個山羊？爲什麼不是別的人呢？這有什麼證據呢？假定如此，我的農夫算有罪是了，可是這與我有什麼相干呢？我爲什麼要負責任呢？爲什麼要來給我這些麻煩呢？怎麼呢，從此以後所有的一切的偸羊的事情都要叫我來負責任嗎？並且這警察長將來就有這種權勢來欺負我嗎……對不起！他說：山羊是在你的牲口圈裏找着的……我詛咒他同他的山羊都入土去吧！這兒不是山羊的問題，是面子上的事！

巴　我實在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我請問你，你說你的農夫偸了人家的山羊嗎？

亞　不，這不是我說的，這是警察長說的。

巴　這些事情自然有法律上的手續來問呢。我的確不明白你爲什麼要到這兒來找我？

亞　可是我不找你找誰呢，尼古拉？請你想一想；我是一個老兵士，我受人家的欺負，我的名譽受了侮辱。警察長拿如此的瞧不起人的態度來對待我，他說，我把你……對不起！

格拉史入。

格　葉格尼先生來了。

巴　（站起來）對不起……葉格尼！請進來，請進來！你的精神好吧？

（蘇棱洛夫入。）

蘇　很好，很好！謝謝……諸位！都好吧……

梅　你好吧，葉格尼！

蘇　早安！

巴　你的夫人怎樣？

蘇　還活着呢……眞熱極了！假使要不是到你這兒來，尼古拉，我一定是不起來了。

巴　謝謝，謝謝。請你隨便點心一點吧？（向亞魯普金）對不起，……你的名字怎麼稱呼？

亞　我叫安東。

巴　我的好安東你有什麼不滿意的事，以後再給我說，可是現在……你自己瞧一瞧……你要相信在我這一方面——請放心吧。你同葉格尼認識嗎？

亞　不認識。

巴　那麼讓我來給你介紹介紹吧。他是我們這裏的法官，是很高尚，很眞誠，很可佩服的一個人……葉格尼！

蘇　（坐在桌上吃着）什麼？

巴　我給你介紹介紹新搬到我們這裏的一位亞魯普金、安東，是一位新地主。

蘇　（繼續吃着）我十分的歡迎，你從什麼地方搬來的？

亞　從丹堡省搬來的。

蘇　哈哈！我有位親戚也是在丹堡省住的，是一個無用的人。但是，丹堡省——還不錯，城還不錯。

亞　城的確還不錯。

蘇　但是我們的朋友怎麼樣？他們都還沒有來嗎？

亞　這些我說不上來。我也很奇怪他們到現在還沒有來……他們應該先來才對呢。

蘇　我們給他們調停調停吧，你想如何？

巴　我也希望……我已約請了彼得。哈！說到這裏，安東，我請你一點事情。請你也來加入幫助幫助我們的事情吧。這事情對於一切貴族都有關係的。

亞　對啦。

巴　我們這裏有位地主姓伯紫潘丁的，大概是一位很不錯的人，可是不過他帶一點瘋氣；就是他不帶一點瘋氣，誰還能夠知道他伯紫潘丁有一個妹妹叫喀烏洛瓦，是個寡婦；實在說起來，是一個十分蠢的人，是一個冥頑不靈的東西……等一會你就看見了。

梅　尼古拉，他們的族下都有這個毛病：他們的先母白拉格亞比他們還壞呢。聽說當她年輕的時候，有個磚頭從房子上落下來，打到她頭上，也許是因爲這個緣故……

巴　也或者是如此。因爲天性……伯紫潘丁同他的妹妹因爲分家的事情已經鬧了三年了。他們伯母的遺書上寫的清清楚楚的這份產業應該留給他的，這遺產是她自己買來的……但是無論如何也分不開……他的妹妹無論如何都不答應他們要把這事情去經官斷，這豈不是很危險嗎？後來我才決定用斬釘截鐵的手段來把他們的禍根剗除了，來開導開導他們……我今天特意把他們請來給他們了解一下，這是給他們想的最後的一次法子了……不然我就沒有別的法子了。讓法官來給他們判一判理。我已經約請了葉格尼和彼得來作中人……那麼請你也來加入這件事情來給我們幫幫忙吧？

亞　很願意……但是我同他們都不認識……

巴　那不要緊！這沒有什麼……你是此地的地主，是很細心的人。這更好，他們將來不會疑惑你有私心的。

亞　好吧，我答應就是了。

（格拉史入。）

格　喀烏洛瓦太太來了。

巴　正說她的她來了。

（喀烏落瓦帶著帽子，提著小荷囊入。）

巴　哈，究竟來了！請進來，請進來，安娜！請進來……請坐這兒吧。……

喀　費拉潘還沒來嗎？

巴　還沒有來；他大概馬上就來。請隨便吃點心吧？

喀　謝謝，我吃素。

巴　這裏有水蘿蔔，王瓜……請你喝點茶吧？

喀　不，謝謝。我已經吃過早飯了。尼古拉我來的怕晚了吧，請你原諒。（坐下）幸而平平安安的到了；我的車夫幾乎把我的車子都弄翻了。

巴　眞希奇；路上大概不好走嗎？

喀　這並不是道路的關係，尼古拉；唉，不是道路的關係！……尼古拉；我來到這裏我什麼利益都不希望了。費拉潘的心我看透了……唉喲，我眞看透了！

巴　唔，我們瞧着看吧，安娜！但是，我希望着把你的事情今天來了結了結；已經

是時候了。

喀　費心費心。我，你知道，尼古拉，我統統都答應。我是很老實的人……我一點都不刁難，尼古拉；我怎麼能夠呢！我是一個無依無靠的寡婦：我都靠着你一個人……可是費拉潘常常想害我…………怎麼辦呢？不過不要害死我的小孩子，那我就不要緊了！……

巴　夠了，安娜，夠了！我現給你介紹我們這裏新搬來的一位地主亞魯普金，安東！

喀　歡迎，歡迎。

巴　如果你願意，請他也參與我們的事情吧。

喀　很願意，尼古拉，我統統都願意。我看就是把全縣全省的人都請來，我的良心都是無愧的。我知道他們都是替我說話的。他們都不至於看我受侮辱的……你的精神怎樣，葉格尼？

蘇　很好，謝謝。

梅　（吻喀烏洛瓦手）你的小孩子怎樣，安娜？

喀　託福，託福，現在還活着吧。唉，不久他們都要成了孤零零的小可憐蟲了！

蘇　得了！你為什麼說出這些話來呢，安娜？你的壽命一定比我們都高呢！

喀　我為什麼說這些話！如果我沒有理由我連一聲都不作。法官，難道我說話沒有證據嗎！

蘇　有什麼證據？

喀　請你瞧吧，請你瞧吧……尼古拉，請吩咐把我的車夫叫來。

巴　叫誰？

喀　車夫，叫我的車夫，克普，他的名子叫克普。

巴　為什麼？

喀　請吩咐叫他來，這不是，葉格尼要找證據呢……

巴　我請問你，安娜……

喀　不，我請你吩咐把他叫來吧。

巴　唉，好吧。（向梅沃蓮）請你費神去叫一下吧。

梅　就去。（出）

喀　你完全不信我嗎，葉格尼？這已經不只一次了。這是什麼一回事！

亞　但是，我請問你；我到底不明白你為什麼要叫你的車夫來？叫他來幹什麼呢……我真不明白。

喀　教你看一看。

亞　我不明白。

（克普與梅沃蓮入。）

梅　這不是車夫來了。

喀　克普……聽着……我問你;這不是,他,們都不信。費拉潘屢次拿錢來買通你……我給你說的你聽見了沒有?……

蘇　你怎麼不作聲呢?她的哥哥拿錢買通過你嗎?

克　怎麼買通我?

蘇　我不知道。這是安娜說的。

喀　克普!你聽着,我問你……你記得不記得,你今天幾乎把我的車子都翻了……你記得不記得?……

克　什麼時候?

喀　什麼時候?……你這混蛋!自然是還沒有到那水堤旁邊轉灣的時候。還有一個車輪子幾乎要脫了軸。

克　哎!

喀　哦,我那時給你說的話你記得不記得?我問你:『你自己承認吧,費拉潘拿錢買通了你:他給你說:克普,好朋友,你把你的太太害死,我一定給你重賞:……』哦,你回答我的話你還記得嗎?……你回答我說:『我有罪,太太,我在你面前實在有罪。』

蘇　對不起,安娜有罪——這再沒有一點可證明的了……他為什麼想說出這些話來?他願意承認他要把你害死,或者,他承認他得賄賂嗎——這些事情應該知道……你承認了嗎?……是的嗎?……承認了嗎?

克　承認什麼?

喀　克普!你聽着,我問你……費拉潘不是要買通你嗎?哦,那自然你是不答應……我說的不是實情話嗎?

克　你隨便說吧。

喀　你們看一看……

蘇　等一下,等一下!……朋友,你明明白白的回答我吧……

喀　不,等一下,葉格尼!我真不答應這個。你想恐嚇他可以——我不准你這樣。滾開吧,克普,爬去睡你的覺吧,去好好睡去吧,因為你現在就好像睡着了一樣。(克普出)葉格尼,我實在想不到你對我這個樣子。我有什麼罪呢?

蘇　你來騙我們作什麼!

巴　哦,得了,得了,安娜!請坐下消消氣吧。我們大家來想法子吧。

(格拉史入。)

格　伯紫潘丁先生來了。

巴　哈,他究竟也來了!哦,請吧,請吧。

(伯紫潘丁入。)

巴　哈早安……但是,等你時候不少了。

伯　對不起,對不起,尼古拉!原來是遇着

了這麼一回事……早安，葉格尼，你好吧！

蘇　早安！

伯　請大家看一看，爲什麼教我就誤了……向他妹妹點頭 我告訴你：我的馬鞍子教人偷去了……誰偷去了——不知道！沒有辦法：我現在用的是馬夫的鞍子。喝酒 你知道，我要騎馬到各處去，鞍子雖然不十分好……如果快跑起來了，實在了不得……

巴　費拉潘！我來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亞魯普金，安東……

伯　久仰，久仰……你是獵人嗎？

亞　獵人是什麼意思？

伯　是什麼意思？哦，自然是愛打個禽獸啦，愛養個狗啦……

亞　不，我不愛狗，我好用槍打那落着的鳥。

伯　笑 落着的鳥，落着的鳥……

巴　但是，對不起，諸位！請你們放下這有趣的談論吧。那狗啦，鳥啦，我們儘可以在別的時候去談他。我想現在我們別要把這時候空過了，我們來作我們的事情吧，我想彼得沒有來我們也可以開始作吧……你們看如何？

蘇　好吧！

巴　那麼着就請費拉潘到這裏坐吧，你也請來吧，安東！坐下

伯　尼古拉，我很佩服你，我向來就佩服你，就是現在也是奉着尊意才來到這裏；不過我預先要告訴你，假使你希望舍妹的達到了目的，那麼……

喀　站起來 你瞧一瞧，尼古拉，請你自己瞧一瞧

巴　別忙，別忙，費拉潘，你也不要忙，安娜！我請你們先聽我這一次話吧。我今天高高興興的把你們二位請到這兒來，就是想了結你們的事情的，不料你們又吵起來了。這像什麼樣子，你們自己想想：哥哥妹妹，都是一個母親養的：

伯　我請問你，尼古拉。……

亞　伯紫潘丁先生，請不要打斷他的話。

伯　你來教訓我的嗎？

亞　我不是來教訓你的，我是尼古拉把我請來的……

巴　是的，費拉潘，他是我請來同葉格尼做調停人的。……費拉潘！安娜！我告訴你們……哥哥妹妹都是一個母親養的，難道都不能在一塊兒和和氣氣，親親熱熱的嗎！……費拉潘！安娜！你們自己醒一醒，我給你們說！我說這些話是

爲什麼？我說這些是完全爲着你們的好處……你們自己想想，我何苦來呢？我完全是爲着你們的好處？

伯 可是尼古拉，你不知道她是那樣的女人！你沒有聽一聽她；誰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眞豈有此理！

喀 你自己是什麼東西？你買通我的車夫，打發小丫頭給我送毒藥，你常常想害死我。我也實在想不到我還能活到現在！

伯 我買通那一個車夫……你說什麼話？你說什麼話？

喀 是的，先生！他賭着咒都給我說了。這不是，這幾位先生都是證人。

伯 （向其餘的人）她怎麼這樣的胡說八道？

亞 （向喀烏洛瓦）別瞎扯了，別瞎拉了，你枉拉我作證人的。我實在一點也不明白剛才你的車夫說的什麼話。這似乎又同我的山羊差不多。

喀 你的山羊嗎？難道我的車夫同你的山羊一樣嗎？只怕你是同山羊一樣：

巴 別提這些了，諸位，我請求你們！安娜！費拉潘！爲什麼都來互相謾罵呢？……你們把過去的事情忘了不好嗎？實在，你們一聽聽我的話吧，你們和睦一點吧！你們相親一點吧！你們不答應我嗎？

伯 什麼……對不起！怎麼能這樣呢！如果我知道是這樣，我無論如何不來了！

喀 我也一定不來了。

巴 你剛才給我說的你統統都願意嗎？

喀 都願意，就是這一點不願意。

蘇 唉，尼古拉，請你別要這樣，你勸他們和睦，親愛……難道你沒有看一看這幾位是什麼人？

巴 葉格尼，可是你的意見怎樣呢？

蘇 你爲什麼把他們請來？……爲的分家嗎？你沒有見因爲這個他們又鬧起糾葛來了。現在他們家也分不成功，無論你，無論我，無論誰也不能安生，這樣熱的天氣。我們坐車到路上走，還不如坐在家裏呢。如果你希望勸他們，就請去給他分家好了……地圖在那裏？

巴 好吧，去給他們分分。（按鈴。）

（格拉史入。）

格 要什麼？

巴 叫魏薇次基來。

伯 我預先要告訴你，我一切都答應；尼古拉說怎麼辦就怎麼好。

喀 我也是如此。

蘇 我們看一看吧。

梅 這眞可贊成，眞可贊成。（未完）

婦女雜誌新年號

民國十四年一月一日發行

婦女解放時代的到來

婦女雜誌的黃金時代

民國十三年的歲月，又將如飛的駛去，婦女雜誌也將送十年的殘臘而迎第十一年的新春了．在最近的幾年，婦女雜誌從我國的雜誌界中，表示空前的活躍，其發達的迅速，大有使人驚心駭目的奇觀，所加於青年男女的重大影響，自不必說．現在世界的大勢和國內的時局，都在促進婦女與新的機運，今後有識的青年男女，應該如何勇往邁進，達到婦女解放的最終目的，以共同完成改進新中國的重要工作，想都在大家的顧慮中．婦女雜誌在過去的十年間，對於婦女思想的改革，知識的啓發，趣味的增進，曾經盡過極大的勞力，嘗過不少的艱苦，今後對於我們所已經開拓的地盤和外界所受到的影響，愈不能不自覺所負使命的重大．我們深信婦女解放時代不久即可到來，婦女雜誌黃金時代的出現，已經近在目前了．

新年特號與新性道德

在歡迎這黃金時代的第一年的新春時，我們將用什麼與讀者諸君共同慶祝呢？這便是「新性道德」了．舊來奴隸的，束縛的性道德，已經錮蔽了無量數可貴的心靈，吞噬了無量數有爲的男女，我們應該

參攷資料

奉俄協定草案

華俄通信社所發表之譯本

華俄通訊社云：奉俄協定內容，與外間所傳者不同，本社日前已有報告。現本社覓得協定草案一件，內容較全文只缺少署名及少數詳細之點。爰譯錄如左：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政府，中華民國東三省自治省政府，願促進兩方友誼及解決與兩方利益有關之問題，協同訂定兩方協定，爲此派定全權代表如左：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政府特派……

中華民國東三省自治省政府特派……

兩全權代表，互相校閱所奉全權證書，均屬妥洽，議定各條如後：

第一條　中東鐵路

兩締約政府允按下列各項解決中東鐵路問題：

（一）兩締約政府聲明：中東鐵路純係商業性質；並聲明：除該路本身營業事務直轄於該路外，所有關係中國國家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如司法，民政，軍務，警務，市政，稅務，地畝（除鐵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國官府辦理。

（二）俄歷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西歷一八九六年九月八日所訂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合同第十二條中所規定之期限，由八十年減至六十年。期滿後，中國政府即無條件享有該路及其附帶財產之主權。兩締約政府允許所定期限（即六十年）之再行縮減問題，可以討論。自本協定簽訂日起，蘇聯政府承認中國有贖回

中東鐵路之權。贖回時兩締約政府估定中東鐵路之實價，由中國以中國資本按公道價格贖回。

(三)蘇聯政府允由雙方組織委員會，根據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北京締結之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中第九條第四項，解決中東鐵路公司之責任問題。

(四)兩締約政府承認對於中東鐵路之前途，祗能由中俄兩國取決，不許第三者干涉。

(五)兩締約方自本協定簽訂日起，在四個月內組織委員會，根據本協定所定之條款，完全修訂俄歷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西歷一八九六年九月八日所訂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合同。在未修訂之前，兩國政府根據該合同所有之權利，與中國主權不相抵觸者，仍爲有效。

(六)中東鐵路設董事會，由中俄各派董事五人組織之，以討論及議定關於中東鐵路之一切事務。

中國派華董事一人爲總董兼督辦；

蘇聯派俄董事一人爲副董兼會辦；

董事會以七人爲法定人數，一切議決案件，在實施之前，須得六人以上之同意；

督辦會辦協同管理董事會事務，該會一切文件，亦由督辦會辦協同簽字；

督辦會辦離職時，由各該政府派其他董事代理之。督辦由華董事代理，會辦由俄董事代理。

(七)中東鐵路設檢察會，由蘇聯派員三人，中國派員二人組織之。

檢察長應由中國檢察員中選出。

(八)中東鐵路設總辦一人，由俄人担任；幫辦二人，中俄各佔其一。

總辦幫辦由董事會派任，由各該政府批准。總辦幫辦職權由董事會規定之。

(九)中東鐵路各部正副部長由董事會派任。各部之部長如爲俄人，則華人任副部長；部長如爲華人，則俄人任副部長。

(十)各部任用人員，根據平等代表華人俄人之原則。

(附註)實行平等代表之原則時，不得有礙中東鐵路事務之進行，此意卽任用兩國人民，須以經驗，個人資格，及稱任職務爲根

據。

（十一）除本協定第一條第十項所規定預算案外，其他凡董事會不能解決之一切事務，交兩締約政府公平解決之。

（十二）董事會須將預算案提交董事檢察聯席會議中審查批准。

（十三）中東鐵路所得實利，由董事會保管之；未經聯合委員會規定兩締約方間分派辦法前，不得動用。

（十四）董事會須從速根據本協定改訂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四日俄皇政府批准之中東鐵路公司章程，不得遲於董事會成立後四個月之期限；章程未改訂之前，上述章程與本協定及中國主權不相抵觸者，仍須遵守。

（十五）一俟中國贖回中東鐵路之條件由兩締約方解決，或本協定第一條第二項所規定之期限滿期，中東鐵路交還與中國後，本協定中涉及中東鐵路之各部卽歸無效。

第二條　航權

兩締約政府允將兩國邊界之江湖及其他流域上之一切船艘航行問題，按照平等相互之原則解決。關於此問題之詳細各點，由雙方在本協定簽訂兩個月內組織委員會規定之。

兩締約方因中國在黑龍江下游至海洋及蘇聯在松花江至哈爾濱以及在哈爾濱之商旅利益之重大，允按平等互讓原則，在上述委員會中討論保護上述利益問題。

第三條　疆界

兩締約政府允由雙方組織之委員會重行劃定彼此疆界；在未劃定以前，仍維持現有疆界。

第四條　稅則及商約

兩締約政府允在雙方組織之委員會中，按照平等互讓原則，規定關稅稅則及訂立商約。

第五條　宣傳

兩締約政府互相在各該國境內，不准有爲圖謀反對對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種機關或團體之存在及舉動；並允諾彼此不

為與對方國公共秩序社會組織反對之宣傳。

第六條 委員會

本協定各條中之委員會，須在本協定簽訂日起一個月內開始進行其職務；並須從速完竣至遲不得過六個月。

此項不適用於本約各條已規定期限之委員會。

第七 本協定自簽字日起卽生效力

為此兩全權將本協定中俄英等文各兩份簽字蓋印，如有爭論，以英文本為準。

一千九百二十四
中華民國十三 年 月 日 訂於奉天

直奉兵力之比較

自直奉戰起，兩軍實力之比較時復見於報端；然多無統系之研究，且對於編制分佈時多錯誤，殆皆得之傳聞，未可據為信史也。作者自民國十年以後，對於吾國軍隊，略有調查。茲就其所知，參以雙方之公告，略述其梗概如下。雖見聞不無缺略，而所言均有根據，或亦留心時局者之所樂聞也。

一 戰局未起以前直軍之分佈（各軍防地）

在直隸者	中央第十一師馮玉祥	北京
	中央第七混成旅張之江	北京（屬馮玉祥）
	第八混成旅李鳴鐘	北京（屬馮玉祥）
	第二十五混成旅宋哲元	北京（屬馮玉祥）
	中央第九師董政國	北京
	第二十三師王維城	廊房 滄州
	第二十六師曹瑛	馬廠 德州
	第十五師彭壽莘	灤州
	中央第十二混成旅葛樹屏	保定
	第十三混成旅馮玉榮	蘆臺
	第十四混成旅時全勝	保定 涿州
	第十五混成旅孫岳	大名
	第十六混成旅曹士傑	保定（原為衛隊旅）

陝軍暫編第一師胡景翼　順德（一部分在豫）
中央第一混成團程希聖　灤州
第二混成團張維良　北京

在河南者

第三師吳佩孚　洛陽
中央第二十四師楊清臣　開封　豫東
第十四師靳雲鶚　鄭州
第二十師閻治堂　潼關
陝軍暫編第二師張治公　觀音堂一帶（原鎮嵩軍第二路）
陝軍第二混成旅曹士英　確山禹縣（屬胡景翼）
中央第二十六混成旅田維勤　西平遂平（原屬胡景翼）
河南第一混成旅李治雲　沁陽（豫北鎮守使舊奉軍先鋒隊）
第二混成旅林起鵬　豫南（曾與湘岳之戰）
第三混成旅馬燦林　淇縣
第一混成團丁香玲　陝州（豫西鎮守使毅軍改編）
第二混成團馬志敏　南陽（豫南鎮守使毅軍改編）
第三混成團郭振才　豫西（新調援蘇）

此外尚有步兵四團混成營三營。

在山東者

中央第五師孫宗先　濟南　膠東
第一混成旅潘鴻鈞　濟寧
第二十混成旅吳長植　濟寧
山東第二混成旅張懷斌　煙台
第三混成旅徐鴻賓　曹州
第四混成旅張建功　東昌
第五混成旅李森　臨沂
第六混成旅張培榮　兗州（調駐徐州）
第七混成旅胡翊儒　平度
第四十七混成旅施從濱　濟南　膠東
第一混成團（名未詳）　曲阜

在熱河者

中央第十三師王懷慶　朝陽　凌源
直隸第四路巡防營龔漢治　朝陽（約二千人）
毅軍米振標　赤峯　開魯（約七千人）
熱河第一混成旅張林　林西　朝陽（約二千人）

熱河游緝隊張運同　開魯　綏東（約二千人）

熱河巡防營　唐統領　平泉　李統領　豐寧　（約千餘人）

在察哈爾者　中央第四混成旅張金標　張家口

察哈爾第一混成旅王玆棟　張家口

騎兵第一旅喬建才　獨石

騎兵第二旅丁長發　多倫

在綏遠者　中央第五混成旅馬鴻逵　綏遠

綏遠第一混成旅鄭金聲　包頭

第一混成團倪蔭福

第二混成團劉子誠

暫編步兵營李西峯

補充營第一營蘇玉生（西路匪改編）

第二營趙有祿（同上）

二　直軍能加入戰爭之人數

以上共計十三師，二十七混成旅，兩騎兵旅，八混成團。照北洋編制，一師連官長應為一萬二千五百十二人；其中兵士為一萬零四百三十六人。上列各師人數多寡，至為不齊：如十一師，第三師，二十四師，均在一萬五千人以上；二十三師，十四師，十五師，二十師，則不過萬人；第九師，二十六師，十三師，第五師，陝軍第一，第二師平均當不足八千；故十三師共計約十三萬人。一混成旅應有步兵兩團計三千零二十四人；騎兵一營，二百二十四人；砲兵一營三百七十八人；工兵一連，一百二十六人；輜重兵一連，一百二十六人；機關槍至少一連，一百二十六人；共計為四千零一十四人。然上列各混成旅，不足人數者為多，在直隸之八混成旅每旅或有四千；河南山東之十四旅，平均不過三千；察哈爾綏遠熱河之五旅，不過二千；故二十七混成旅，約八萬餘人。中央第一混成團新改編為暫編第一混成旅，連上合計，當不下九萬人。一混成團約一千八百人，然額數亦多不足，七混成團連補充營不過萬五六千人。二騎兵旅共三千人。故直系之兵力為：

十三師	十三萬人
二十八混成旅	九萬人
二騎兵旅	三千人

在熱河之毅軍巡防軍等　一萬五千人
七混成團及補充暫編各營　一萬五千人
共計　二十五萬餘人

此外尚有直魯豫三省之游擊隊巡防營，至少有二萬人；因多分防各縣，且編制不同，未經戰陣，故不在統計之列。

然此乃直魯豫三省三特別區駐兵之全數，非直軍能加入戰爭之實數也。直隸熱河察哈爾之兵，與戰線近，勢必全軍加入。綏遠則至多能出兵一混成旅。山東駐兵雖多，然東防海濱，內憂土匪，南填防於徐州，北填防於德州，且軍隊與吳佩孚無直接之關係，信用較差，故能出之兵至多亦不過三混成旅。河南則至少須留二至三旅為省防之用，故能直接間接加入戰爭之兵，為原駐直隸察哈爾熱河之全數，河南之五師八至九混成旅，山東之兩至三混成旅，綏遠之一混成旅，總計當不過二十萬人。

直魯豫三省及三特別區之外，尚有在陝西湖北之直軍。然在陝西者，吳新田之第七師，遠在陝南，劉鎮華之鎮嵩軍，未必能為吳用，惟中央第三十五師憨玉琨，雖為鎮嵩軍之嫡系，然近日頗與吳近；胡景翼尚有馮子明之補充旅五混成團，其一部或可供最後之調遣。湖北雖擁兵三師九混成旅之多，然省軍第四第五混成旅，已奉令援蘇；中央第二混成旅，第二十五師，均在湘邊；第十八與第八師，第十八與第二十一混成旅，均在川邊。其能為最後之援助者，至多不過二旅。要之，陝鄂之兵，縱臨時能供調遣，亦不過供隊省填防之用，決不能加入前線也。

三　直軍戰時之分佈

直軍戰時分佈之真相，自不易知；然觀近日公布之命令，在前敵者分四軍，任後援者分十路，就其司令之人選，不難知其軍隊之概略。茲分列如下：

第一軍　總司令彭壽莘兼一路司令。（第十五師師長）馮玉榮一路副司令。（第十三混成旅旅長）副司令王維城兼二路司令。（第二十三師師長）葛樹屏二路副司令。（第十二混成旅旅長）副司令董政國兼三路司令（第九師師長）時全勝三路副司令。（第十四混成旅旅長）

第一軍戰地在山海關，是為直軍最重要之防地；故副司令均以師長兼任，為他軍所無。十五，二十三，及第九師之外，尚有葛

樹屏之十二混成旅，馮玉榮之十三混成旅，時全勝之十四混成旅；以葛旅與二十三師馮旅與第九師時旅與十五師，均有歷史上之關係也以上約四萬餘人。

第二軍　總司令王懷慶。（第十三師師長）副司令米振標。（毅軍統領）前敵總指揮劉富有。（第十三師二十六旅旅長）副指揮龔漢治。（朝陽鎮守使兼四路巡防營統領）

第二軍戰地在朝陽，爲開戰以來戰事最烈之區。近復有朝陽失守之傳報，北京免劉富有龔漢治職，改以陶經武張林爲前敵總指揮。陶爲十五師二十五旅旅長，原駐凌源，張爲熱河混成旅旅長。蓋在朝陽各軍必將退守凌源，（舊建昌府）與熱河之巡防營合，在阜新開魯之毅軍是否能同時退却，尙爲疑問。此外尙有王懷慶所統之四游緝隊，其戰鬬能力自不如陸軍。故以人數兵力言，均不如第一第三兩軍。蓋連毅軍計算亦不過二萬二三千人，而性質複雜，訓練不同，指揮不易，惟巡防營毅軍駐防多年，熟於地勢，亦不無優點耳。

第三軍　總司令馮玉祥。（第十一師師長）第一路司令張之江。（第七混成旅旅長）第二路司令李鳴鐘。（第八混成旅旅長）

第三軍目的地傳聞爲開魯綏東，其軍隊由古北口出承德赤峯，除第十一師第七第八兩混成旅外，尙有宋哲元之二十五混成旅，皆隨馮戰爭多年之兵，合計不下二萬五千人，直軍中之勁旅也。

第四軍　總司令曹鍈。（第二十六師師長）副司令殷本浩。（薊榆鎮守使）副司令曹士傑。（第十六混成旅旅長）

曹瑛原爲第一路援軍司令，其任爲第四軍司令，在一二三軍之後。其目的地雖無明文，然殷本浩爲薊榆鎮守使，原駐開平，玆被任爲副司令，防地距開平不遠可知。以意度之，第二第三兩軍雖出喜峯口，然皆應開赴前敵，後防空虛，第四軍之任務當在喜峯口附近，爲二三兩軍之策應，名爲前敵，實在後防。蓋二十六師缺額頗多，與十六旅均以親貴爲統帥，（曹士傑即曹瑛之姪）合以殷本浩之巡防營，亦不過一萬餘人也。

獨立騎兵隊　總司令張殿如。（開赤護軍使）前敵總指揮譚慶林。（口北鎮守使）副指揮丁長發。（察東鎮守使兼察哈爾第二騎兵旅旅長）副指揮馬鴻逵。（第五混成旅旅長）

張殿如原爲林西鎮守使，戰事起後，始改任爲開赤護軍使。其所屬有張連同之游擊隊二千餘人，在開魯赤峯之毅軍亦歸其指揮。察東鎮守使署原駐多倫，馬鴻逵原在綏遠，譚慶林則原駐宣化。以意度之，蓋欲以駐兵由多倫援赤峯也。綜計其兵力，若察哈爾之第一騎兵旅，及張金標之第四混成旅加入戰線，則共爲一萬餘人。是爲察綏二區與熱河北部之兵。

以上四軍一獨立騎兵隊，共約有十一萬人。原在直隸及三特別區之軍隊，幾盡於是。此外孫岳之十五混成旅，將任北京衛戍，暫編第一混成旅程希聖部及第二混成團張維良部，共約一萬餘人，均供補充之用，尚不在上列各軍之內也。

援軍　總司令張福來。（督理河南軍務）第一路司令曹瑛。（第二十六師師長）第二路司令胡景翼（陝軍第一師師長）第三路司令張席珍（第三師第六旅旅長）副司令曹士英。（陝軍第二混成旅旅長）第四路司令楊清臣（第二十四師師長）副司令林起鵬（河南第二混成旅旅長）第五路司令靳雲鶚。（第十四師師長）副司令田維勤（第二十六混成旅旅長）第六路司令閻治堂（第二十師師長）第七路司令張治公。（陝軍第二師師長）第八路司令李治雲（豫北鎮守使兼河南第一混成旅旅長）第九路司令潘鴻鈞（第一混成旅旅長）副司令吳長植。（第二十混成旅旅長）第十路司令譚慶林（口北鎮守使）副司令張金標（第四混成旅旅長）

以上十路，除第一第十兩路已改任爲第四軍與獨立騎兵外，皆原在河南山東兩省可供調遣之兵，計六師六混成旅。而其中之第三師與第二十四師合計當不下三萬人。故其總數當不下八萬餘人。其中如胡景翼之第一師，吳佩孚之第三師，與閻治堂之二十師，均已發動，餘則多僅供塡防預備之用。

四　戰事未起以前奉軍之分佈（各軍防地）

在奉天者　第二十七師張學良　錦州
暫編第一師李景林　北鎮　義州
第一混成旅闞朝璽　鄭家屯（洮遼鎮守使）
第二混成旅郭松齡　瀋陽
第三混成旅張宗昌　海龍
第四混成旅斐春生　興城

第五混成旅于芷山 義州
第六混成旅宋九齡 瀋陽
第七混成旅湯玉麟 鳳凰（東邊鎮守使）
第十二混成旅趙恩臻 新民
第十四混成旅楊德生 彰武
第十六混成旅齊恩銘 綏中
第十九混成旅高維嶽 錦州
第二十三混成旅李爽愷 北鎮
第二十四混成旅邢士廉 北鎮
第二十五混成旅蔡平本 梨樹
第二十七混成旅溫玉瓚 瀋陽
騎兵第一旅穆春 康平
騎兵第三旅蘇錫麟 瀋陽

在吉林者
第八混成旅丁超 長春（吉長鎮守使）
第九混成旅陳玉琨 依蘭（依蘭鎮守使）
第十混成旅于深澂 吉林
第十三混成旅吉興 局子街（延吉鎮守使）
第十八混成旅張煥相 哈爾濱（濱江鎮守使）
第二十混成旅楊遇春 農安 伊通
第二十一混成旅李振聲 寧古塔
第二十六混成旅李桂林 雙城

在黑龍江者 第二十九師吳俊陞 龍江
第十一混成旅巴英額 璦琿（黑河鎮守使）
第十五混成旅萬福麟 滿洲里
第十七混成旅張明九 海拉爾（呼倫貝爾鎮守使）
第二十二混成旅石得山 綏芬河（綏海鎮守使）
騎兵第二旅李冠英 安達（安泰鎮守使）
騎兵第四旅彭金山 泰來
騎兵第五旅陳輔陞 海倫

以上三師，二十七混成旅，五騎兵旅。第二十七師與第一師編制與中央相同，約共二萬人。二十九師則步兵騎兵各一旅，實數不過八千。奉天之混成旅，原定三團制，第二第六兩旅原爲張學良郭松齡部，步三團之外，砲兵亦有一團，故每旅幾六千人。其他各旅，在吉黑者人數多不足。在奉天較優，平均計算每旅亦不

過四千餘人。騎兵每旅約二千餘人，故以上共計爲十六萬人。

五　戰時奉軍之實力及其分佈

奉軍雖有三師二十七旅五騎兵旅之衆，然其在吉黑者，固不能盡數調奉。以意度之，吉林出兵不過三旅；黑龍江則二十九師一混成旅與三騎兵旅；在奉天之兵，有游擊隊可以塡防，且東南爲日本人勢力範圍，本無駐防之可能，故東邊一道，地方千里，平時僅有東邊鎭守使之一旅，其餘各師旅完全在南滿鐵路以西。戰事旣起，此種軍隊，皆在前敵，故綜計其兵力，有三師十九混成旅五騎兵旅，合計當不下十二萬人。奉軍戰時之分佈，頗不易知。茲據奉天官報及各軍平日之關係，駐防之遠近，略述其梗概如下：

第一軍　軍長姜登選。（興綏駐軍統監）副軍長韓春麟。（前任兵工廠督辦）

第四旅裘春生。（原駐興城）第五旅李振聲。（原駐義州）第十六旅齊恩銘。（原駐綏中）第十九旅高維嶽。（原駐錦州）以上共計一萬六七千人。

第二軍　軍長李景林。（第一師師長）副軍長張宗昌。（第三混成旅旅長）

第一師李景林。（原駐北鎭義州）第三旅張宗昌。（原駐海龍）第一旅闞朝璽。（原駐鄭家屯）第二十三旅李爽愷。（原駐北鎭）第二十四旅邢士廉（原駐北鎭）以上共計二萬六千餘人。

第三軍　軍長張學良。（第二十七師師長）副軍長郭松齡。（第二混成旅旅長）

第二十七師張學良。（原駐錦州）第二旅郭松齡。（原駐瀋陽）第六旅宋九齡。（原駐瀋陽）第二十七旅溫玉瓚。（原駐瀋陽）以上共計約二萬六千餘人。

第四軍　軍長張作相。（吉林督軍）副軍長丁超。（吉長鎭守使兼第八旅旅長）

第八旅丁超。（原駐長春）第十旅于深澂。（原駐吉林）第二十六旅李桂林。（原駐雙城）第十二旅趙恩臻。（原駐新民）第十四旅楊德生。（原駐彰武）以上約一萬七八千人。

第五軍　軍長吳俊陞。（黑龍江督軍兼二十九師師長）

第二十九師吳俊陞（原駐龍江）騎兵第五旅陳輔臣（原駐海倫）以上約一萬餘人。

第六軍　軍長許蘭洲。副軍長吳光新。

騎兵第一旅穆春（原駐康平）騎兵第二旅李冠英（原駐安達）騎兵第三旅蘇錫麟（原駐瀋陽）騎兵第四旅彭金山（原駐泰來）以上約八千人。

此外尚有湯玉麟之第七旅；蔡平本之二十五旅，及黑龍江之第十七混成旅（張明九）不知所屬；殆以供第一第三軍之後援。至於各軍之防地，第一，第三軍在山海關；第二軍在朝陽；後路皆有鐵道，運輸甚便，彼此援助甚易，所屬各旅，隨時可以變更，故三軍實不啻一軍。第四軍大半來自吉林，聞已由彰武攻入阜新；第五第六兩軍，純爲騎兵；（二十九師原有騎兵一旅）第六軍穆旅有佔領開魯之說，第五軍或將攻綏東，以與第六第四兩軍相聯絡。綜計奉軍十一二萬，在山海關朝陽者不下七萬，而至少當有三混成旅，可爲後援，其爲主要防地，於是可知。

以上爲戰事初起時之佈置。據最近報告，湯玉麟之第七旅，已調回東邊，且將以第十旅于深徵部第二旅之一部，第四騎兵旅與蒙古馬隊，編爲第七第八軍，以第十七混成旅張明九爲第七軍軍長，第一混成旅闞朝璽爲第八軍軍長。要之，戰時軍隊之分佈，瞬息千變，未可以一時之情況爲標準也。

六　兩軍形勢之優劣

與軍隊優劣有關者：曰人數，曰訓練，曰軍械，曰地利。以人數言：在前敵者兩軍大約相等，而直軍後援較多。以訓練言：奉軍以二十七師，第一師，第二，第六，第二十七各旅爲最精；第一，第四各旅次之；在奉各旅又次之；吉黑兩省之軍最劣。直軍以第三師，第十一師，第七第八，第二十五各旅爲最精；十五，二十三師，十三混成旅次之；其餘各師旅又次之。以軍械言：則兩方情形，均甚複雜。茲將供給兩軍之兵工廠，分列爲表如左：

廠名	步槍	槍彈	砲	砲彈	機關槍	無煙火藥
奉天	一年一萬	一晝夜二十萬	一年二百尊	一晝夜三百	?	一晝夜一千磅
漢陽	一晝夜一百五十枝	一晝夜十萬	一年六尊	一晝夜二百	一月五枝	一晝夜六百磅
鞏縣	一晝夜一百枝	不造	不造	一晝夜二百	一月二枝	不造

開封	不造	一晝夜一萬	不造	不造	一月三枝	不造
德州	不造	一晝夜六萬	不造	不造	一月一枝	一晝夜五百磅
濟南	不造	一晝夜三萬	不造	不造	一月四枝	不造
大沽	不造	不造	不造	不造	一月二十四枝	不造

觀上表所列，兩方供給之能力，似無大差別。（奉廠砲之數目，係預定之計畫，設備至今未完。）然奉廠能造手擲炸彈，飛機炸彈，戰壕短砲，機器較新，又有外國技師為之造作，其能力實出直軍各廠之上。且直軍各廠須兼供蘇軍之用，開戰以來，消耗在二千萬彈以上，其儲蓄恐不若奉軍之富。至能從大連輸入日本軍火，其便利亦非直軍所能與比。惟今春直軍實輸入軍械大宗，計有：

步槍	四萬枝
槍彈	五千萬枝
七生的五大砲	三十六尊
砲彈	五萬枝
手擲炸彈	數千
機關槍	六架

以之抵償蘇軍之消耗，當然有餘。故槍砲子彈之準備，必不弱於奉軍。至於飛機，則至民國十二年止，奉天有三十五架，其中有十二架為新式之布利凱機，宜於攻擊。本年且必有增加；駕駛技師，或有外人。直軍方面，北京有五十七架，保定四十架，數目較奉軍為多；然其中舊式小機為多，未必全能適用，其戰鬪之能力，或不及於奉軍。

以地利言：奉軍之六軍，除第五第六兩軍悉係騎兵外，其餘各軍，後方均有鐵路，供給較易，然利於守，不利於攻；如朝陽阜新開魯，縱為奉佔，而進攻凌源赤峯，則距根據日遠，孤軍陷敵，接濟日難。山海關方面則直軍後方援軍無窮，處處有險可守，非可倖勝。直軍經濟較窘，利在速戰，然攻亦至為不易。山海關為奉軍精銳所在，綏中興城錦城錦州防禦守具，經營有年。開魯阜新距鐵路千餘里，朝陽亦且八百，第二軍與騎兵隊，均非勁旅，不甚耐戰，故勝敗亦正難言。要之軍隊之訓練，軍械之供給，兩軍相等，後方組織之不備，偵探之不靈，兩軍亦相等；軍餉之豐裕，直不如奉；統帥之威信，奉不如直；勝敗之數，半在地勢之利用，半在攻守之得

宜，國人之希望戰事速了，俾爲苟安者，恐未必能如願以償也。

南方孫文系之兵力調查

——申報——

一　雲南軍

總司令楊希閔

第一軍軍長　楊希閔

第一師　趙成梁　第一旅曾萬鐘　第二旅韋村

第二師　廖行超　第三旅師長兼　第四旅朱淮

獨立旅　朱世貴

第二軍軍長　范石生

第三師　王三珩　第五旅師長兼　第六旅楊民

獨立第一旅　李文僅

警衛聯隊　華封治

第三軍軍長　胡思舜

第四師（缺）　第七旅楊靑圃　第八旅（缺）

第五師　胡思舜　第十旅羅定標

第六師　胡思淸　第十一旅祝鴻基

第七師　李根澐　第十三旅温繼盛　第十四旅蔡丙寅

第一獨立旅　何克夫　總司令部直屬憲兵隊

二　湖南軍

總司令譚延闓

第一軍軍長　宋鶴庚

第一師　方鼎英　第二旅汪磊　第十三旅王鉞

第九師　張輝瓚　第一旅朱耀華

獨立旅　黃輝祖

第二軍軍長　魯滌平

第二師　戴岳　第三旅師長兼　第四旅（缺）

第三軍軍長　謝國光

第三師　譚道源　第五旅師長兼　第六旅成光耀

第六師　王得慶　第十二旅師長兼（已降林虎）

第四軍軍長　吳劍學

第四師軍長兼　第七旅吳家銓　第八旅楊傳烈

第五軍軍長　陳嘉祐
第十五旅陳宙　第十六旅張以祥　總司令部直屬
隊警衛隊岳森
第一縱隊廖家棟　第二縱隊李韞珩　第四路陳方
度　第五路蔣隆芬　第六路唐支廈

三　河南軍

總司令樊鍾秀
第一混成旅閻鳳岡　第二混成旅任右岐
第三混成旅陳雲青

四　山陝討賊軍

司令路孝忱
第一獨立旅楊伯康　第二獨立旅劉英
第一路蕭文　第二路丁衆益　混成護衛團(缺)

五　中央直轄第一軍

雲南軍軍長　朱培德
第一師　王均　第一旅顧德恆　第二旅師長兼

六　廣東軍

東路討賊軍總司令許崇智　由第四軍張國楨代理
第二軍軍長　許崇智
第二旅陳得平　第五旅許濟　第七旅莫雄　第
八旅張民達
第一獨立團馮軼裴　第二獨立團陸瑞榮
第一路吳鐵城　第二路吳澤理　第三路梁士鋒
第十二旅鄧耀　江門警備隊鄧剛　暫編第一統領
李福林
第三軍軍長　朱世科
第九旅余定中　第十旅陳又山　第十一旅李羣
第十二旅(缺)
獨立旅李輝　梯隊李兆楨　第十一路黃相　第
四支隊朱廣勝
第四軍軍長　張國楨
第十三旅梁若谷　第一獨立旅楊錦龍
中央直轄廣東討賊軍　第四軍軍長　梁鴻楷
第一師　李濟琛　第一旅卓仁機　第二旅陳濟棠

獨立第一旅梁振楷　同第四旅張振武
第一師　周子貞　第三旅師長兼　第四旅陳照和
第三師　鄭潤琦　步兵第五旅李雄韋　第六旅張淑榮

七　中央直轄第二軍
軍長　黃明堂　僅足一千人

八　中央直轄第三軍
軍長　盧師諦
第一旅饒勳　第二旅王天佐　第三旅明德恆

九　中央直轄第七軍
軍長　劉玉山
第二師軍長兼　第三旅徐頌平　第四旅龍小鳳
第三師　陳天太　第九團覃沛霖　第十團韓鳳球
第四師（新編尚未完成）

十　江西軍
司令李明楊
警衛團李長江　步兵第一師李愬　步兵第二團黃承乾　第三支隊何光夫　第二路梁冠三　第二梯團劉琨

十一　廣西軍
西路討賊軍總司令劉震寰
第一師　韋冠英　第一旅王達才　第二旅曾玉珠
第二師　嚴兆豐　第三旅熊鎬　第四旅覃德
第三師　黎鼎鑑　第五旅師長兼　第六旅胡迪銷
第四師　伍毓瑞　第七旅師長兼　第八旅陳肇英
第一獨立旅葉楚潘　第二獨立旅陸蘭培　第十三獨立旅李海雲　獨立砲兵團馮悼勳
廣西討賊軍司令黃紹雄
第一軍軍長　楊愿雄
第四軍軍長　鍾明楷

以上孫文之軍隊號稱七省十一軍，惟軍數多而人數少。滇軍三軍七師，人數不過四萬。廣西軍人數未詳，約不逾三萬。湖南軍四軍亦在二萬人以內。河南山陝及各軍每軍不過數千人。合計人數在十萬左右。海軍尚有永豐及江防各艦，約在十艘以內。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三年九月一日

◉農商部在北京召集全國實業會議，假教育部大會場舉行開會式各省及華僑代表到會者一百二十餘人。

◉中東鐵路督辦王景春於兩月前因與東三省當局發生意見託病出洋現由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張作霖函聘鮑貴卿繼任。

同 二日

◉捷克斯洛伐克派全權代表哈拉來北京，磋議中捷通好及通商條約。

◉法使照會取消前次拒交匯理銀行所存鹽餘之抗議，德債案內之匯理經手款項卽可交付。

同 三日

◉盧永祥通電就任浙滬聯軍總司令，任何豐林爲第一軍總司令，臧致平爲第一軍副司令，陳樂山爲第二軍總司令，楊化昭爲第二軍副司令，張載陽爲第三軍總司令，潘國綱爲第三軍副司令，應付四省攻浙。齊燮元陳調元亦到崑山，指揮前敵軍事。蘇浙兩軍卽於距離上海二十英里之滬寧鐵路安亭車站附近接觸。外國艦隊之陸戰隊六百人在上海登岸，分任防護租界事宜。

◉湖北教育界曾派代表赴北京，與交通部磋商撥還米鹽公債款項以充教育基金，在部頗受窘辱，省教育會等六團體集議應付。

同 四日

◉外交部答覆五使上月三十日請劃上海爲中立地之照會，聲明在滬外僑安全當盡力注意。

◉張作霖通電響應盧永祥，奉直兩方

進行軍事之準備。

◉日使照會中國，如在國際聯盟提出關於魯案之議案，須先徵日本同意。

同　五日

◉孫文發表宣言，赴日移師北指。

◉國際聯盟會出席代表唐在復電告被舉爲該會副議長。

同　六日

◉北京公使團因東南戰事影響，照會外交部，請緩辦海關附加賑捐。

◉北京拘捕新聞記者多人，因該記者等曾發布關於金佛郎案之謠傳及傳播張作霖之函件而改變其語意。

同　七日

◉本日爲簽字辛丑和約日，由反帝國主義運動之結果，國內各地舉行紀念式者頗多。

◉北京政府據齊燮元吳佩孚王承斌蕭耀南王懷慶馮玉祥等電呈，褫盧永祥何豐林官勳，並免本兼各職，令齊燮元督部剿辦。

◉張作霖宴駐奉各國領事，聲明奉天因直軍之壓迫將開戰。

◉浙滬聯軍之第二軍陳樂山向蘇屬宜興進攻。

同　八日

◉英美法日意五使請實行劃上海附近爲中立地之要求。

同　九日

◉中國興業銀行成立，孫丹林被舉爲總理。

◉廣東桂軍劉震寰部在東莞與民商團衝突。

同　十日

◉唐繼堯代表但懋辛在粵運動滇粵聯合，並竭力調和孫陳。

◉浙軍陳樂山攻宜興甚急，安徽分兩路出兵：一攻泗安，一入宜興助蘇軍防守。山東河南湖北援蘇軍隊亦開到。

同　十一日

◉俄大使加拉亨向使團接收前俄使館，由荷使館派員點交。

◉廣州排字工人罷工要求加薪，報界拒絕，停止出版，派報工人助報館，廖仲愷令排字工人無條件上工。

同　十二日

◉衆議院顏閣同意案第六次列入議程，結果以二百九十一票對一百票通過。

◉令各省軍民長官暨師旅等嚴飭所屬保護鹽務稅款。

◉上海附近瀏河，嘉定，黃渡，青浦等地

自三日起蘇浙兩軍劇戰未息，現因大雨不能作戰，兩軍各據壕休息。

同　十三日

◉孫文率吳鐵城等軍隊，由廣州進駐韶關，指揮北伐軍隊，以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兼任廣東省長，廖仲愷改任中央軍需總監，兼任財政總長及廣東財政廳長，李福林任廣州市長，兼任警務處長，孫科代表孫文赴日本。

同　十四日

◉兼代國務總理顧維鈞辭職，特任顏惠慶為國務總理。外交總長顧維鈞，內務總長程克，財政總長王克敏，陸軍總長陸錦，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張國淦，農商總長顏惠慶，交通總長吳毓麟辭職；特任顧維鈞為外交總長，顏惠慶兼內務總長，王克敏為財政總長，陸錦為陸軍總長，李鼎新為海軍總長，張國淦為司法總長，黃郛為教育總長，高凌霨為農商總長，吳毓麟為交通總長。任命孫潤宇兼國務院祕書長。

◉廣東商團因當局久未遵約還械，緒發宣言，攻擊當局失信，準備二次罷市，調人范石生促當局下還械布告以和緩人心。

◉孫傳芳率福建軍聯合江西軍隊攻浙江，占領慶元。

同　十五日

◉奉天張作霖軍隊進迫朝陽，全軍共分六路：張作霖自任總司令，姜登選為第一路司令，李景林為第二路司令，張學良為第三路司令，張作相為第四路司令，吳俊陞為第五路司令，許蘭洲為第六路司令。

◉唐繼堯與孫文接洽之結果，通電就川滇黔三省聯合軍總司令職，與孫取一致行動。

外國之部

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

◉國際聯盟會第五次大會開幕。

◉英國工團大會開幕，與會者七百人，代表四百五十萬人。

◉賠償委員會正式紀錄德國頒布道斯計畫之法律，恢復德國在魯爾之經濟主權，均自今日起算。

◉日本舉行大震災週年紀念，福田大將為社會主義者所刺，但僅受微傷。

◉喬治亞行政委員會公報稱喬治亞近有人謀推翻蘇俄制度，係社會民主黨及國民黨所發起。

◉第十屆國際合作大會在干的開會。

同 二日

◉國際聯盟中國代表唐在復被舉爲聯盟副議長。

◉西班牙對摩洛哥之戰事仍在進行。

同 三日

◉英法總揆均出席國際聯盟大會。

◉法當道發出命令，自九月十日起，佔領地內車輛恢復自由入境者無須通行證，貨物免繳貨稅。

同 四日

◉英國工團大會議決授權總行政會運動國際工團大會設法謀世界勞工運動聯合一致。

同 五日

◉海牙國際法庭推舉瑞士胡白爲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之主任。

同 六日

◉國際聯盟大會通過裁減軍備之議案。

◉占領當道大赦政治犯。

同 七日

◉英國工團大會閉幕。

◉德國有發通告否認大戰責任之意，本日駐德法使奉首相命令向德政府提出警告。

同 八日

◉埃及首相柴魯爾近照會英相，願與英相會商各事。

同 九日

◉洪都拉斯革命軍領袖費里拉率軍隊向京城進發。

◉日俄北海漁業問題，經雙方讓步解決。

◉印度柯赫特印度教徒與回教徒發生騷擾事件，因印度教徒詆毀回教徒聖地所致。

同 十一日

◉高加索革命蔓延，紅軍屢次失利。

同 十二日

◉意大利棒喝團祕書加薩里尼爲共產黨員柯爾維刺死，係爲麥台第復仇。

◉葡萄牙起共產黨革命，但未成事。

◉南美智利內閣更迭，總理爲羅爾丹。

同 十四日

◉法兵逐漸退出道特芒區域。

同 十五日

◉意國與埃及刻起嚴重交涉。意國提出要求，欲埃及退讓索倫及熱拉布白兩處。現將軍隊集中埃及邊界之附近，若要求不遂，有即用武力之意。

原文献残缺